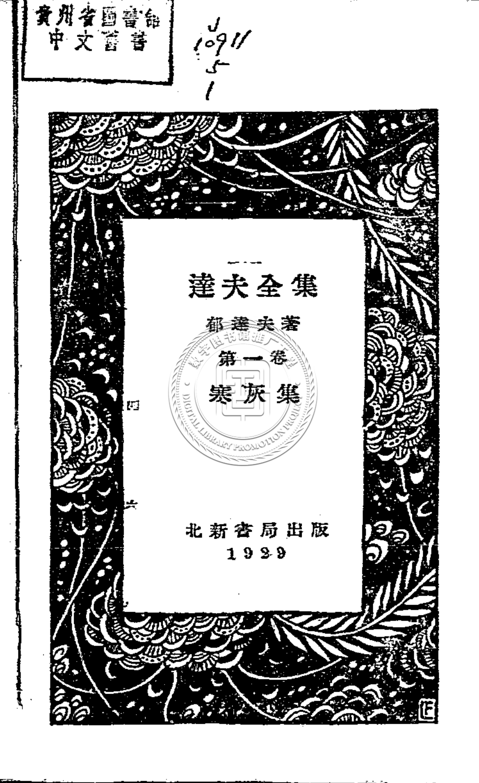
達夫全集

第一卷

寒灰集



上海
北新書局出版
1929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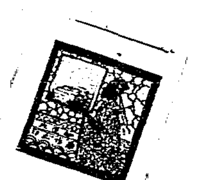
達夫全集

郁達夫著

第一卷

寒灰集

北新書局出版
1929



1927 6 1 初版

1——4000册

1928 6 1 再版

4001—7000册

1928 9 1 三版

7001—8000册

以上北新書局發行

1928 11 1 四版

8001—11000册

1929，3，1 五版

11001——14000

1929，9，1 六版

14001—17000

每冊實價六角五分

目　錄

寒灰集





自　序

男子的三十歲，是一箇最危險的年齡。大抵的有心人，他的自殺，總在這前後實行的。而更有痛於自殺者，就是「心死」。自家以爲有點精神，有點思想的人，竟默默無言地，看着他自己的精神的死滅，思想的消亡！試問天下的痛心事，甚於此者，更有幾多宗？

自家今年三十歲了，這一種內心的痛苦，精神毀滅的痛苦，兩三年來，沒有一刻遠離過我的心意。並且自從去年染了肺疾以來，肉體也日見

消瘦了，衰老了，若有人笑罵我的，這一箇笑罵者自己，遲早總有知道他謬誤的一日，勇敢的笑罵者呀！你們也大約必定要經過這一箇心的過程的，不過我在這裏却在私祝你們的康健，私祝你們的永不至於經驗到這一種心身的變遷！

在人世的無常裏，死滅本來是一件常事，對於亂離的中國人，死滅且更是神明的最大的恩賚，可是肉體未死以前的精神消滅的悲感啊，却是比地獄中最大的極刑，還要難受。

在未死之前，出什麼全集，說來原有點可笑，但是自家却覺得是應該把過去的生活結一箇總賬的時候了。自家的精神生活，以後能不能再繼續過去？只有天能知道，不過縱使死灰有復燃的時候，我想牠的燃法，一定是和從前要大異，並且，並且隨伴着我的這一種乾喀，這一種衰弱，誰能說牠們不是回光返照的一剎那，而明日的生涯，又誰能知道更將羈棲於何地？

This is the night when I must die,
And great Orion walketh high

In silent glory overhead:
He'll set just after I am dead.

A week this night, I'm in my grave,
Orion walketh o'er the wave:
Down in the dark damp earth I lie,
While he doth march in majesty.

A few weeks hence and Spring will
come;
The earth will bright array put on
Of daisy and of primrose bright,
And everything which loves the light.

And some one to my child will say.
'You'll soon forget that you could
play
Beethoven; let us hear a strain
From that slow movement once

again."

And so she'll play that melody,
While I among the worms do lie;
Dead to them all, for ever dead;
The churchyard clay dense over-
head.

I once did think there might be
mine
One friendship perfect and devine;
Alas! that dream dissolved in tears
Before I'd count twenty years.

For I was ever commonplace;
Of genius never had a trace;
My thoughts the world have never
fed,
Mere echos of the book last read.

Those whom I knew I cannot blame;
If they are cold, I am the same;
How could they ever show to me
More than a common courtesy?

There is no deed which I have done;
There is no love which I have won,
To make them for a moment grieve
That I this night their earth must
leave.

Thus, moaning at the break of day,
A man upon his death-bed lay;
A moment more all was still;
The morning star came o'er the hill.

But when the dawn lay on his face,

It kindled an immortal grace:
As if in death that Life were shown
Which lives not in the great alone.

Orion sank down in the west
Just as he sank into his rest;
I closed in solitude his eyes,
And watched him till the sun's uprise.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k Rutherford)

自己的半生，實在是白白地浪費去了。對人類，對社會，甚而至於對自己，有益的事情，一點兒也沒有做過。自己的死滅，精神的死滅，在這大千世界裏，又值得一箇什麼？

自己的在過去浪費了的精神，不信有一點一滴可以永生。自己死了之後，那一層臉上的"永生的靈輝"，是决也希望不到的。自己權且當作一箇也是孤獨的流人，對於過去的自己的孤獨的屍骸，將他的死眼閉上，勉強使他裝成一個

瞑目而終的人，也許是目下的最有意義的一點工作，全集的編製，就發源於此了。

回憶起來，在過去的三十年中間，飢寒孤苦，經歷也是不少。感情的起伏，更有甚大的浪波痕跡可尋。自己在過去，雖則沒有做過一點可以記錄的事情，然而這一種孤淒的感覺，却是我自己一箇人的。或者有人要說，"將這些無聊的夢跡攝留住，不只是增加一些煩惱世界中的更煩惱的波浪而已麽，於世何補？"不過我也要說，"這一點淡淡的波紋，於我却有切膚之痛！"

* * *

自家的作品，自家沒有一篇是滿意的。藏拙删煩，本來是有良心的藝術家的最上法門，可是老牛舐犢，也是人之常情，所以這全集裏，又把我過去的作品全部收起來了。

* * *

自家今年滿了三十歲，當今年的誕生之日，把過去的汚點回視回視，也未始不是潔身修行的一種好法，這又是此際出全集的一箇原因。但

是許多勸我的朋友們却向我說"可以做一箇很好的紀念!"啊啊,紀念?紀念什麼?人類中那有把他的恥辱,拿來作光榮的歷史看的愚夫?

✲ ✲ ✲

編訂的次序,不是編年,也不是按文中的內容體裁。偶而在故舊的雜紙堆中翻着的,就拿來付印,有手民和校對者侮辱我的地方,也不過隨便的改正改正,這又是我的病懶的一箇證明。

✲ ✲ ✲

作品寫完的年月,大抵記在後面,有不寫的,是出於當時的疏忽,現在瀏記憶所及,都把牠們補上了。

✲ ✲ ✲

諸君若再能寬恕我一次,容我的 Egotism 再顯發一回,我想對諸君將目下正在此地作此序時的周圍境狀來說一說。

昨天自極南的廣東回到了上海,便接到寄住在北京的箝戕殺的惡勢力下的妻兒的危急之報。電報上雖祇說是'病篤速回',然而電後的來

信，隱約說是兒子的病，已經是沒有餘望，我的女人，在悲痛之餘，也已病倒了好多天了。火車不通，明日又只好趕海輪奔回京去。到京之日，只希望不至有更惡的凶聞，被我發見！

痛定思源，這交通的阻絕，這生活的不安，這中國人的流離慘死，又是誰爲之階？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殺賊。我只希望讀我此集的諸君，讀後能夠昂然興起，或竟讀到此處，就將全書丟下，不再將有用的光陰，虛廢在讀這些無聊的囈語之中，而馬上就去挺身作戰，殺盡那些比禽獸還相差很遠的軍人。那我的感謝，比細細玩讀我的作品，更要深誠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舊曆端午節

序於上海的一家小旅館內

寒灰集題辭

全集的第一卷，名之曰寒灰。

寒灰的復燃，要借吹噓的大力。

這大力的出處，大約是在我的朋友王映霞的身上。

假使這樣無聊的一本小集，也可以傳之久遠；

那麼讓我的朋友映霞之名，也和牠一道的傳下去吧！

作者

茫茫夜

（一）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晚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麽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

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沈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脚步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沈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于君，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你的酒完全醒了麼？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

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作“于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爲酒喝多了，頰上有一層紅潮，同薔薇似的罩在那裏。眼睛裏紅紅浮着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酔意，總之他的眉間，仔

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着，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是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藤青的的嗶嘰洋服，與剛纔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却成了一個巧妙的對稱。他的面貌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蓮式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邊笑着回答說：

"謝謝，遲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真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

講到這裏，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于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于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說：

"質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夠用了麼？"

姓于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着的遲生的手，用右手指着遲生回答說：

"吳君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着，大約總夠用了，謝謝你。"

他們四個人——于質夫吳遲生在前，後面跟着二個于質夫的同學，是剛從于質夫的寓裏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

橫過了電車路沿了灘外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的輪船碼頭了。江裏停着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幾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裏。從黑闇的堆棧外的碼頭走上了船，招了一個在那里假睡的茶房，開了艙裏的房門，在第四號官艙裏坐了一會，于質夫就對吳遲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謝不勝謝了。"

吳遲生也對另外的兩個人說：

"那麼你們請先回去，我就替你們做代表罷。"

于質夫又拍了遲生的肩說：

"你也請回去了罷。使你一個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遲生笑着回答說：

"我有什麼要緊，只是他們兩位，明天還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睡遲了。"

質夫也接着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那麼請你們兩位先回去，我就留吳君在這兒談罷。"

送他的兩個同學上岸之後，于質夫就拉了遲生的手回到艙裏來。原來今晚開的這隻輪船，已經舊了，並且船身太大，所以航行頗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于質夫的第四號官艙，雖有兩個艙位，單只住了他一個人。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裏，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秘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裏經過了。

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儘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裏。質夫看着遲生的同蠟人似的臉色，感情覺壓止不住了，就站起來緊緊的捏住了他的兩手，對面對的對他幽幽的說：

"遲生，你同我去罷，你同我上A地去罷。"這話還沒有說出之先，質夫正在那裏想：

"二十一歲的青年詩人蘭勃 Arthur Rimbaud，一八七二年的佛爾蘭 Paul Verlaine。白兒其國的田園風景。兩個人的純潔的愛。……"

這些不近人情的空想，竟變了一句話，表現了出來。質夫的心裏實在想邀遲生和他同到A地去住幾時；一則可以慰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則可以看守遲生的病體。遲生聽了質夫的話，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忽，好像心裏有兩個主意，在那裏戰爭，一霎時解決不下的樣子。質夫看了他這一副形容，更加覺得有一種熱情，湧上他的心來，便不知不覺的逼進一步說：

"遐生你不必細想了，就答應了我罷。我們就同乘了這一隻船去。"

聽了這話，遐生反恢復了平時的態度，便含着了他固有的微笑說：

"賀夫，我們後會的日期正長得很，何必如此呢？我希望你到了A地之後，能把你日常的生活，和心裏的變化，詳詳細細的寫信來通報我，我也可以一樣的寫信給你，這豈不和同住在一塊一樣麼？"

"話原是這樣說，但是我只怕兩人不見面的時候，感情就要破冷下去。到了那時候我對你和你對我的目下的熱情，就不得不被第三者奪去了。"

"要是這樣，我們兩個便算不得眞朋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難道還不能了解我的心麼？"

聽了這話，看看他那一雙水汪汪的眼人，賀夫忽然覺得感情激動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擱在他的肩上說：

"你說什麼話，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就不勸你同我去了。"

講到這裏，他的語聲同小孩悲咽時候似的發起顫來了。他就停着不再說下去，一邊却把他的眼睛，伏在遲生的肩上。遲生覺得有兩道同熱水似的熱氣浸透了他的魚白大衫和藍綢夾襖，傳到他的肩上去。遲生也覺得忍不住了，輕輕的舉起手來，在面上揩了一下，只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那十燭光的電燈。這夜裏的空氣，覺得沈靜得同在墳墓裏一樣。船外舷上忽有幾聲水手呼喚聲和起重機滚船索的聲音傳來，質夫知道船快開了，他想馬上站起來送遲生上船去，但是心裏又覺得這悲哀的甘味是不可多得的，無論如何總想多嘗一忽。照原樣的頭靠在遲生的肩上，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幾分鐘，質夫聽見房門外有人在那裏敲門。他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誰，門外的人便應聲說：

"船快開了。送客的先生請上岸去罷。"

遲生聽了，就慢慢的站了起來，質夫也默默

的不作一聲跟在遲生的後面，同他走上岸去。在灰黑的電燈光下同游水似的走到船側的跳板上的時候，遲生忽然站住了。質夫搶上了一步，又把遲生的手緊緊的捏住。遲生臉上起了兩處紅暈，幽幽揚揚的說：

"質夫，我終究覺得對你不起，不能陪你在船上安慰你的長途的寂寞，……"

"你不要替我擔心思了，請你自家保重些。你上北京去的時候，千萬請你寫信來通知我。"

質夫一定要上岸來送遲生到碼頭外的路上。遲生怎麽也不肯，質夫只能站在船側，張大了兩眼，看遲生回去。遲生轉過了碼頭的堆棧，影子就小了下去，成了一點白點，向北在街燈光裏出沒了幾次。那白點漸漸遠了，更小了下去，過了六七分鐘，站在船舷上的質夫就看不見遲生了。

質夫呆呆的在船舷上站了一會，深深的呼了一口空氣，仰起頭來看見了幾顆明星在深藍

的天空裏搖動，胸中忽然覺得悲慘起來。這種悲哀的感覺，就是質夫自身也不能解說，他自幼在日本留學，習慣了飄泊的生活，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知身嘗了幾多，照理論來，這一次與相交未久的吳遲生的離別，當然是沒有什麼悲傷的，但是他看看黃浦江上的夜景，看看一點一點小下去的吳遲生的瘦弱的影子，覺得將亡未亡的中國，將滅未滅的人類，茫茫的長夜，耿耿的秋星，都是傷心的種子。在這茫然不可捉摸的思想中間，他覺得他自家的黑闇的前程和吳遲生的纖弱的病體，更有使他淚落的地方。在船舷的灰色的空氣中站了一會，他就慢慢的走到艙裏去了。

（二）

長江輪船裏的生活，雖然沒有同海洋中間那麼單調，然而與陸地隔絕後的心境，到底比平時平靜。況且開船的第二天，天又降下了一天黃霧，長江兩岸的風景，如夢如夢的帶起傷慘的顏色來。在這悲哀的背景裏，質夫把他過去幾個月

的生活，同手卷中的畫幅一般回想出來了。

三月前頭住在東京病院裏的光景，出病院後和那少婦的關係，同汙泥一樣的他的性慾生活，向善的焦躁與貪惡的苦悶，逃往鹽原温泉前後的心境，歸國的决心。想到最後這一幕，他的憂鬱的面上，忽然露出一痕微笑來，眼看着了江上午後的風景，背靠着了甲板上的欄杆，他便自言自語的說：

"泡影呀，曇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唉！"

這也是質夫的一種迷信，當他决計想把從來的腐敗生活改善的時候，必要搬一次家，買幾本新書或是旅行一次。半月前頭，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也下了一次絕大的决心。他心裏想：

"我這一次回國之後，必要把舊時的惡習，改革得乾乾淨淨。戒煙戒酒戒女色。自家的品性上，也要加一段煅煉，使我的朋友全要驚異說我是與前相反了。……"

到了上海之後，他的生活仍舊是與從前一樣，煙酒非但不戒下，並且更加加深了。女色雖

然還沒有去接近，但是他的性慾，不過變了一個方向，依舊在那裏伸張。想到了這一個結果，他就覺得從前的決心，反成了一段諷刺，所以不覺嘆氣微笑起來。嘆聲還沒有發完，他忽聽見人在他的左肩下問他說：

"Was Seufzen Sie, Monsieur?"

（你為什麼要發嘆聲？）

轉過頭來一看，原來這船的船長含了微笑，站在他的邊上好久了，他因為儘在那裏想過去的事情，所以沒有覺得。這船長本來是丹麥人，在德國的留背克住過幾年，所以德文講得很好。質夫今天早晨在甲板上已經同他講過話，因此這身材矮小的船長也把質夫當作了朋友。他們兩人講了些閒話，質夫就回到自己的船艙裏來了。

吃過了晚飯，在官艙的起坐室裏看了一回書，他的思想又回到過去的生活上去，這一回的回想，卻集中在吳遲生一個人的身上。原來質夫這一次回國來，本來是為轉換生活狀態而來，但是他正想動身的時候，接着了一封他的同學鄺

海如的信說：

"我住在上海覺得苦得很。中國的空氣是同癩病院的空氣一樣，漸漸的使人腐爛下去。我不能再住在中國了。你若要回來，就請你來替了我的職，到此地來暫且當幾個月編輯罷。萬一你不願意住在上海，那麼A省的法政專門學校要聘你去做教員去。"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學在那裏當編輯的T書局的編輯所裏。有一天晚上，他同鄺海如在外邊吃了晚飯回來的時候，在編輯所裏遇着了一個瘦弱的青年，他聽了這青年的同音樂似的話聲，就覺得被他迷住了。這青年就是吳遲生呀！過了幾天，他的同學鄺海如要回到日本去，他和吳遲生及另外幾個人在匯山碼頭送鄺海如的行，船開之後，他同吳遲生就同坐了電車，回到編輯所來。他看看吳遲生的蒼白的臉色和他的纖弱的身體，便問他說：

"吳君，你身體好不好？"

吳遲生不動神色的回答說：

"我是有病的，我害的是肺病。"

質夫聽了這話，就不覺張大了眼睛驚異起來。因為有肺病的人，大概都不肯說自家的病的，但是吳遲生對了幾遇見過兩次的新友，竟如舊交一般的把自家的秘密病都講了。質夫看了遲生的這種態度，心裏就非常愛他，所以就勸他說：

"你若害這病，那麼我勸你跟我上日本去養病去。"

他講到這裏，就把喬其慕亞的一篇詩想了出來，他的幻想一霎時的發展開來了。

"日本的郊外雜樹叢生的地方，離東京不遠，坐高架電車不過四五十分鐘可達的地方，我願和你兩個人去租一間草舍兒來住。草舍的前後，要有青青的草地，草地的周圍，要有一條小小的清溪，清溪裏要有幾尾游魚。晚春時節，我好和你拿了鋤耙，把花兒向草地裏去種。在蔚藍的天蓋下，在和暖的薰風裏，我與你躺在柔軟的草上，好把那

西洋的小曲兒來朗誦。初秋晚夏的時候，在將落未落的夕照中間，我好和你緩步逍遙，把落葉兒來數。冬天的早晨你未起來，我便替你做早飯，我不起來，你也好把早飯先做。我禮拜六的午後從學校裏回來，你好到冷靜的小車站上來候我。我和你去買些牛豚香片，便可作一夜的清談，談到禮拜的日中。書店裏若有外國的新書到來，我和你省幾日油鹽，可去買一本新書來消那無聊的夜永。……”

質夫坐在電車上一邊作這些空想，一邊便不知不覺的把遲生的手捏住了。他捏捏遲生的柔軟的小手，心裏又起了一種別樣的幻想，面上紅了一紅，把頭搖了一搖，他就對遲生問起無關緊要的話來：

“你的故鄉是在什麼地方？”

“我的故鄉是直隸鄉下，但是現在住在蘇州了。”

“你還有兄弟姊妹沒有？”

"有是有的，但是全死了。"

"你住在上海幹什麼？"

"我因爲北京天氣太冷，所以休了學，打算在上海過冬。並且這裏朋友比較得多一點，所以覺得住在上海比北京更好些。"

這樣的問答了幾句，電車已經到了大馬路外灘了。換了靜安寺路的電車在跑馬廳盡頭處下車之後，質夫就邀遲生到編輯所裏來閒談。從此以後，他們兩人的交際，便漸漸兒的親密起來了。

質夫的意思以爲天地間的情愛，除了男女的真真的戀愛外，以友情爲最美。他在日本飄流了十來年，從未曾得着一次滿足的戀愛，所以這一次遇見了吳遲生，覺得他的一腔不可發洩的熱情，得了一個可以自由灌注的目標，說起來雖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淪落未曾遇着一個真心女人的哀史的證明。有一天晴朗的晚上，遲生到編輯所來和他談到夜半，質夫忽然想去洗澡去。邀了遲生和另外的兩個朋友

出編輯所走到馬路上的時候，質夫覺得空氣冷涼得很。他便問遲生說：

"你冷麼？你若是怕冷，就鑽到我的外套裏來。"

遲生聽了，在蒼白的街燈光裏，對質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纖弱的身體倒在質夫的懷裏。質夫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從遲生的肉體傳到他的身上去。

他們出浴堂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走到三叉路口，要和遲生分手的時候，質夫覺得怎麼也不能放遲生一個人回去，所不他就把遲生的手捏住說：

"你不要回去了，今天同我們上編輯部去睡罷。"

遲生也像有遲疑不忍回去的樣子，質夫就用了強力把他拖來了。那一天晚上他們談到午前五點鐘纔睡着。過了兩天，A地就有電報來催，要質夫上A地的法政專門學校去當教員。

（三）

質夫登船後第三天的午前三點鐘的時候，船到了A地。在昏黑的輪船碼頭上，質夫辨不出方向來，但看見有幾顆淡淡的明星印在清冷的長江波影裏。離開了碼頭上的嘈雜的羣衆，跟了一個法政專門學校裏托好在那裏招待他的人上岸之後，他覺得晚秋的涼氣，已經到了這長江北岸的省城了。在碼頭近傍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裏住下之後，他心裏覺得孤寂得很。他本來是在大都會裏生活慣的人，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了這一處不闃熱的客舍內，從微明的洋燈影裏，看看這客室裏的粗略的陳設，心裏當然是要驚惶的。一個招待他的睡眼未醒的人，對他說了幾句話，從他的房裏出去之後，他眞覺得是闖入了龍王的水牢裏的樣子，他的臉上不覺有兩顆珠淚滾下來了。

“要是遲生在這裏，那我就不會這樣的寂寞了。啊，遲生，這時候怕你正在電燈底下

在床上橫躺了一忽，質夫看見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來，遠遠的雞鳴聲也聽得見了。過了一會，有一步運載貨物的單輪車，從窗外推過了，這車輪的吱獨吱獨的響聲，好像是在那裏報告天晴的樣子。

侵旦旅館裏有些動靜的時候，從學校裏差來接他的人也來了。把行李交給了他，質夫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裏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質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車並着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的時候，他就覺得元氣恢復起來了。看看東邊，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那裏。西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着長溝，遠近祇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崗和幾排鵝黃 瑣淡的楊柳點綴在那裏。他抬起頭來遠遠見了幾家如裝在盆景假山上似的草舍。看看城牆上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和電綫，又看看遠處的地平線和一湖蒼茫無際的碧落，覺得在這自然的懷抱裏，他的將來的成就

定然是不少的。不曉是什麽原因，不知不覺他竟起了一種感謝的心情。過了一忽，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這謙虛的情！這謙虛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淮爾特 Wilde呀，佛爾蘭 Verlaine呀！你們從獄裏叫出來的"要謙虛" Be humble!的意思我能了解了。"

車到了學校裏，他就通名刺進去。跟了門房，轉了幾個灣，到了一處門上掛着"教務長"牌的房前的時候，他心裏覺得不安得很。進了這房他看見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務長迎了出來。這教務長帶着一副不深的老式近視眼鏡，口角上有兩叢微微的鬍鬚黑影，講一句話，眼睛必開閉幾次。質夫因為是初次見面，所以應對非常留意，格外的拘謹。講了幾句尋常套話之後，他就領質夫上正廳上去吃早飯。在早膳席上，他為質夫介紹了一番。質夫對了這些新見的同事，胸中感得一種異常的壓迫，他一個人心裏想：

"新媳婦初見姑嫂的時候，她的心理應該

同我一樣的。唉，在山泉水淸，出山泉水濁，我還不如什麼事也不幹，一個人回到家裏去貧儉的好。”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頓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務長就把功課時間表拿了過來。却好那一天是禮拜，質夫就預備第二日去上課。倪教務長把編講義上課的情形講了一遍之後，便輕輕的對質夫說：

“現在我們校裏正是五風十雨的時候，上課時候的講義，請你用全副精神來對付。禮拜三用的講義，是要今天發才趕得及，請你快些預備罷。”

他出去停了兩個鐘頭，又跑上質夫那邊來，那時候質夫已有一頁講義編好了。倪教務長拿起這頁講義來看的時候，神經過敏而且又是自尊心頗強的質夫，覺得被他侮辱了。但是一邊心裏又在那裏恐懼，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怕沒有就過事的人是不能了解的。他看了講義之後，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但是質夫的纖細的神經却

告訴質夫說：

“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經滿足了。”

恐懼的心思去了之後，質夫的自尊心又長了一倍，被侮辱的心思比從前也加一倍抬起頭來，但是一種自然的勢力，把這自尊心壓了下去，教他忍受了。這教他忍受的心思，大約就是卑鄙的行為的原動力，若再長進幾級，就不得不變成奴隸性質。現在社會上的許多成功者，多因為有這奴隸性質，纔能成功，質夫初次的小成功，大約也是靠他這時候的這點奴隸性質而來的。

這一天晚上質夫上床的時候，却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胸中來往。一種是恐懼的心思，就是怕學生不能贊成他。一種是喜悅的心思，就是覺得自家是專門學校的教授了。正在那裏想的時候，他覺得有一個人鑽進他的被來。他閉着眼睛，伸手去一摸，却是吳遲生。他和吳遲生顛顛倒倒的講了許多話。到第二天的早晨，齋夫進房來替他倒洗面水，他被齋夫驚醒的時候，

誰知道是一場好夢，他醒來的時候，兩隻手還緊緊的抱住在那裏。

第二次上課鐘打後，質夫跟了倪教務長去上課去。倪教務長先替他向學生介紹了幾句，出課堂門去了，質夫就踏上講壇去講。這一天因爲沒有講義稿子，所以他祇空說了兩點鐘。正在那裏講的時候，質夫覺得有一種想博人歡心的虛僞的態度和言語，從他的面上口裏流露出來。他心裏一邊在那裏鄙笑自家，一邊却怎麼也禁不住這一種態度和這一種言語。大約這一種心理和前節所說的忍受的心理就是揣成奴隸性質的基礎罷?

好容易破題兒的第一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倪教務長的蒼黄的臉上浮着了一臉微笑，跑上質夫房裏來。質夫匆忙站起來讓他坐下之後，倪教務長便用了日本話，笑嘻嘻的對質夫說：

"你成功了。你今天大成功。你所教的幾班，都來要求加鐘點了。"

質夫心裏雖然非常喜歡，但是面上却祇裝着一種淡不相關的樣子。倪教務長到了這時候，也沒有什麼隱瞞了，便把學校裏的內情全講了出來。

"我們學校裏，因爲陸校長今年夏天同軍閥李星狼麥連邑打了一架，並反對違法議員和驅逐李麥的走狗韓省長的原因，沒有一天不被軍閥所仇視。現在李麥和那些議員出了三千元錢，買收了幾個學生，想在學校裏搗亂。所以你沒有到的幾天，我們是一夕數驚，在這裏防備的。今年下半年新聘了幾個先生，又是招怪，都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所以要是你再受他們學生的攻擊，那我們在教課上就站不住了。一個學校中，若聘的教員，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教課上不能銅牆鐵壁的站住，風潮起來的時候，那你還有什麼法子？現在好了，你總站得住了，我也大可以放心了。呵呵呵呵（底下又用了一句日本話）你成功了呀！"

質夫聽了這些話，因爲不曉得這A省的情形，所以也不十分明瞭，但是倪教務長對質夫是很滿足的一件事情，質夫明明在他的言語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從此質夫當初所懷着的那一種對學生對教務長的恐懼心，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了。

（四）

學校內外浮還着的暗雲，一層一層的緊迫起來。本來是神經質的倪教務長和態度從容的陸校長常常在那裏作密談。質夫因爲不諳那學校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什麽懼怕，儘在那裏幹他自家一個人的事。

初到學校後二三天的緊張的精神，漸漸的弛緩下去的時候，質夫的許久不抬頭的性慾，又露起頭角來了。因爲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吳遲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的腦裏裏消失下去。於是代此而興，支配他的全體精神的慾情，便分成了二個方向起起作用來。一種是純一的愛情，集中

在他的一個年輕的學生身上。一種是間斷偶發的衝動。這種衝動發作的時候，他竟完全成了無理性的野獸，非要到城裏街上，和學校附近的鄉間的貧民窟裏去亂跑亂跳走一次，像看幾個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慾的衝動壓制下去。有一天晚上，正是這衝動發作的時候，倪教務長不聲不響的走進他的房裏來忠告他說：

"質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們得着了一個消息，說是幾個被李麥買取了的學生，預備今晚起事，我們教職員還是住在一處，不要出去的好。"

質夫在房裏電燈下坐着，守了一個鐘頭，覺得苦悶了。他對學校的風潮，還未曾經驗過，所以並沒有什麼害怕，並且因為他到這學校不久，總總在這學校周圍的空氣，不能明白，所以更無危懼的心思。他聽了倪教務長的話之後，祇覺得有一種看熱鬧的好奇心起來，並沒有別的觀念。同西洋小孩在聖誕節的晚上盼望聖誕老人到來的樣子，他反而一刻一刻的盼望這搗亂事件快

些出現．等了一個鐘頭，學校裏仍沒有什麼動靜，他的好奇心，竟被他原有的衝動的發作壓倒了。他從坐位裏站了起來，在房裏走了幾圈，又坐了一忽，又站起來走了幾圈，覺得他的獸性，終究壓不下去。換了一套中國衣服，他便悄悄的從大門走了出去。濃藍的天影裏，有幾顆遊星，在那裏開閉。學校附近的郊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虧這一條路是沿着城牆濠渠的，所以黑暗中的城牆的輪廓和黑沈沈的城池的影子，還當作了他的行路的目標。他同瞎子似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幾腳，踏了幾次空，走到北門城門外的時候，忽然想起城門是快要閉了。若或進城去，他在城裏又無熟人，又沒有法子弄得到一張出城券，事情是不容易解决的。所以在城門外遲疑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脚，一直沿了向北的那一條鄉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處狹的街上了。他以爲這樣的城外市鎮裏，必有那些奇形怪狀的最下流的婦人住着，他的衝動的目的物，正是這一流婦人。但是他在黃昏的小市上，跑來跑

去跑了許多時候，終究尋不出一個婦人來。有時候雖有一二個蓬頭的女子走過，却是人家的未成年的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會，又穿到漆黑的側巷裏去走了一會，終究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一條無人通過的漆黑的側巷裏站着，他仰起頭來看看幽遠的天空，便輕輕的嘆着說：

"我在外國苦了這許多年數，如今到中國來還要吃這樣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憐我一生還未曾得着女人的愛情過。啊，戀愛呀，你若可以學識來換的，我情願將我所有的知識，完全交出來，與你換一個有血有淚的擁抱。啊，戀愛呀，我恨你是不能糊塗了事的。我恨你是不能以資格地位名譽來換的。我要滅這一層煩惱，我只有自殺……"

講到了這裏，他的面上忽然滾下了兩粒粗淚來。他覺得站在這裏，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就又同餓犬似的走上街來了。垂頭喪氣的正想回到校裏來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家小小的賣香烟洋貨的店裏，有一個二十五六的女人坐在灰

黄的电燈下，對了賬簿算盤在那裏結賬。他遠遠的站在街上看了一忽，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次，便不聲不響的踱進了店去。那女人見他進去，就丟下了賬目來問他：

"要買什麼東西?"

先買了幾封香烟，他便對那女人呆呆的看了一眼。由他這時候的眼光看來，這女人的容貌却是商家所罕有的。其實她也只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不過身材生得小，所以俏得很。衣服穿得還時髦，所以覺得有些動人的地方。他如餓犬似的貪看了一二分鐘，便問她說：

"你有針賣沒有?"

"是縫衣服的針麼?"

"是的，但是我要一個用熟的針，最好請你賣一個新針給我之後，將伞新針與你用熟的針交换一下。"

那婦人便笑着回答說：

"你是拿去煮在藥裏的麼?"

他便含糊的答應說：

“是的是的，你怎麽知道?”

“我們鄉下的仙方裏，老有這些頑意兒的。”

“不錯不錯，這針倒還容易辦得到，還有一件物事，可眞是難辦。”

“是什麽呢?”

“是婦人們用的舊手帕，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又無朋友，所以這物事是怎麽也求不到的，我已經決定不再去求了。”

“這樣的也可以的麽?”

一邊說，一邊那婦人從她的口袋裏拿了一塊洋布的舊手帕出來。賀夫一見，覺得胸前就亂跳起來，便漲紅了臉說：

“你若肯讓給我，我情願買一塊頂好的手帕來和你換。”

“那請你拿去就對了，何必換呢。”

“謝謝，謝謝，眞眞是感激不盡了。”

賀夫得了她的用舊的針和手帕，就跌來碰去的奔跑回家。路上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上他的微紅的臉來，那時候他覺得爽快極了。

回到了校內，他看看還是未曾熄燈。幽幽的回到房裏，閂上了房門，他馬上把騙來的那用舊的針和手帕從懷中取了出來。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兩件寶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聞了一回香氣。他又忽然注意到了桌上立在那裏的那一面鏡子，心裏就馬上想把現在的他的動作一一的照到鏡子裏去。取了鏡子，把他自家的癡態看了一忽，他覺得還用舊的針子，還沒有用得適當。呆呆的對鏡子看了一二分鐘，他就狠命的把針子向頰上刺了一針。本來爲了興奮的原故，變得一塊紅一塊白的面上，忽然滾出了一滴同瑪瑙珠似的血來。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後，看見鏡子裏的面上又滾了一顆圓潤的血珠出來。對着了鏡子裏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腥紅的血跡，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不多一忽，電燈熄了，他因爲怕他現在所享受的快感，要被打斷，所以動也不動的坐在黑暗

的房裏，還在那裏貪嘗那變態的快味。打更的人打到他的窗下的時候，他纔同從夢裏頭醒來的人一樣，抱着了那針子和手帕摸上他的床上去就寢。

（五）

清秋的好天氣一天一天的連續過去，A地的自然景物，與質夫生起情感來了。學生對質夫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吃過晚飯之後，在學校近傍的菱湖公園裏，與一羣他所愛的青年學生，看看夕陽返照在殘荷枝上的暮景，談談異國的流風遺韻，確是平生的一大快事。質夫覺得這一般智識慾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親愛的兄弟了。

有一天也是秋高氣爽的晴朗的早晨，質夫與雀鳥同時起了床，盥洗之後，便含了一枝伽利克，緩緩的走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東天角上，太陽剛纔起程，銀紅的天色漸漸的向西薄了下去，成了一種淡青的顏色。遠近的泥田裏，還有

許多荷花的枯幹同魚柵似的立在那裏。遠遠的山坡上，有幾隻白色的山羊同神話裏的風景似的在那裏吃枯草。他從學校近傍的山坡上，一直沿了一條向北的田塍細路走了過去，看看四圍的田園清景，想想他目下所處的境遇，質夫覺得從前在東京的海岸酒樓上，對着了夕陽發的那些牢騷，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也可以滿足了，照目下的狀態能夠持續得一二十年，那我的精神，怕更要發達呢。"

穿過了一條紅橋，在一個空亭裏立了一會，他就走到公園中心的那條柳蔭路上去。回到學校之後，他又接着了一封從上海來的信，說他著的一部小說集已經快出版了。

這一天午後他覺得精神非常爽快，所以上課的時候竟多講了十分鐘，他看看學生的面色，也都好像是很滿足的樣子。正要下課堂的時候，他忽聽見前面寄宿舍和事務室的中間的通路上，有一陣搖鈴的聲音和學生喧鬧的聲音傳了

過來。他下了課堂，拿了書本跑過去一看，只見一羣學生圍着了一個青臉的學生在那裏吵鬧。那青臉的學生，面上帶着一味殺氣。他的額下的一條刀傷痕更形容得他的猙惡。一羣圍住他的學生都磨拳擦掌的要打他，質夫看了一會，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正在疑惑的時候，看見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從包圍在那裏的學生叢中，踢開了一條路，擠到那被包圍的青臉學生面前，不問皂白，把那學生一把拖了到教員的議事廳上去。一邊質夫又看見他的同事的監學唐伯名溫溫和和的對一羣激憤的學生說：

"你們不必動氣，好好兒的回到自修室去罷，對於江杰的搗亂，我們自有辦法在這裏。"

一半學生回自修室去了，一半學生跟在那青臉的學生後面叫着說：

"打！打！"

"打！打死他。不要臉的，受了李麥的金錢，你難道想賣同學麼？"

賀夫跟了這一羣學生，跑到議事廳上，見他的同事都立在那裏。同事中的最年長者，帶着一副墨眼鏡，頭上有一塊禿的許明先，見了那青臉的學生，就對他說：

"你是一個好好的人，家裏又還可以，何苦要幹這些事呢？開除你的是學校的規則，並不是校長。錢是用得完的，你們年輕的人還是名譽要緊。李麥能利用你來搗亂學校，也定能利用別人來殺你的，你何苦去幹這些事呢？"

許明先還沒有說完，門外站着的學生都叫着說：

"打！"

"李麥的走狗！"

"不要臉的，搖一搖鈴三十塊錢，你還買賣真好啊。"

"打打！"

許明先聽了門外學生的叫喚，便出來對學生說：

“你們看我面上，不要打他，只要他能悔過就對了。”

許明先一邊說一邊就招那青臉的學生—名叫江杰—出來，對衆謝罪。謝罪之後，許明先就護送他出門外，命令他以後不准再來，江杰就垂頭喪氣的走了。

江杰走後，賀夫從學生和同事的口頭聽來，纔知道這江杰本來也是校內的學生，因爲鬧事的緣故，在去年開除的。現在他得了李麥的錢，以要求復校爲名，想來搗亂，與校內八九個得錢的學生約好，用搖鈴作記號，預備一齊鬧起來的。賀夫聽了心裏反覺得好笑，以爲像這樣的鬧事，便鬧死也沒有什麽。

過了三四天，也是一天晴朗的早晨十點鐘的時候，賀夫正在預備上課，忽然聽見幾個學生大聲哄號起來。賀夫出來一看，見議事廳上有八九個長大的學生，喫得酒醉醺醺頭向了天，帶着了笑容，在那裏哄號。不過一二分鐘，教職員全體和許多學生都跑向議事廳來。那八九個學生

中間的一個最長的人便高聲的對衆人說：

"我們幾個人是來搬校長的行李的.他是一個過激黨，我們不願意受過激黨的教育。"

八九個中的一個矮小的人也對衆人說：

"我們既然做了這事，就是不怕死的。若有人來攔阻我們，那要對他不起。"

說到這裏，他在馬褂袖裏，拿了一把八寸長的刀出來。賀夫看着門外站在那裏的學生起初同蜂巢裏的雄蜂一樣，還有些喃喃吶吶的聲音，後來看了那矮小的人的小刀，就大家靜了下去。賀夫心裏有點不平，想出來講幾句話，但是被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拖住了。王先生對他說：

"事情到了這樣，我與你立出去也壓不下來了。我們都是外省人，何苦去與他們爲難呢？他們本省的學生，尙且在那裏旁觀."

那八九個學生一霎時就打到議事廳間壁的校長房裏去，却好這時候校長還不在家，他們就把校長的鋪蓋捆好了。因爲那一個拿刀的人在門口守着，所以另外的人一個人也不敢進到校

長房裏去擱阻他們。那八九個學生同做新戲似的笑了一聲，最後跟着了那個拿刀的矮子，抬了校長的皮篋，就慢慢的走出門去了。等他們走了之後，倪教務長和幾個教員都指揮其餘的學生，不要紊亂秩序，依舊去上課去。上了兩個鐘頭課，喫午膳的時候，教職員全體主張停課一二天以觀大勢。午後質夫得了這閒空時間，倒落得自在，便跑上西門外的大觀亭去玩去了。

大觀亭的前面是汪洋的江水。江中靠右的地方，有幾個沙渚浮在那裏。陽光射在江水的微波上，映出了幾條反射的光線來。洲渚上的蘆草，也有頭白了的，也有作青黃色的，遠遠望去，同一片平沙一樣。後面有一方湖水，映着了青天，靜靜的躺在太陽的光裏。沿着湖水有幾處小山，有幾處黃牆的寺院。看了這後面的風景，質夫忽然想起在洋畫上看見過的瑞士四林湖的山水來了。一個人逛到傍晚的時候，看了西天日落的景色，他就回到學校裏來。一進校門，遇着了幾個從裏面出來的學生，質夫覺得那幾個學生

的微笑的目光，都好像在那裏哀憐他的樣子。他胸裏感着一種不快的情懷，覺得是回到了不該回的地方來了。

喫過了晚飯，他的同事都皺着了眉頭，議論起那八九個學生擁校長鋪蓋時候的情形和解決的方法來。質夫脫離了這議論的團體，私下約了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亦安，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太陽剛纔下山，西天還有半天金赤的餘霞留在那裏。天蓋的四周，也染了這餘霞的返照，映出一種紫紅的顏色來。天心裏有大半規月亮白洋洋地掛着，還沒有放光。田塍路的角裏和枯荷枝的脚上，都有些薄莽的影子看得出來了。質夫和亦安一邊走一邊談，亦安把這次風潮的原因細細的講給了質夫聽：

“這一次風潮的歷史，說起來也長得很。但是他的原因，却伏在今年六月裏，當李星狠麥連邑殺學生蔣可奇的時候。那時候陸校長講的幾句話是的確厲害的。因爲議員和軍閥殺了蔣可奇，所以學生聯合會有澄清

選舉反對非法議員的舉動。因爲有了這舉動，所以不得不驅逐李孩的走狗想來召集議員的省長韓士成。因這幾次政治運動的結果，軍閥和議員的怨恨，都結在陸校長一人的身上。這一次議員和軍閥想趁新省長來的時候，再開始活動，所以首先不得不去他們的勁敵陸校長。我聽見說這幾個學生從議員處得了二百元錢一個人。其餘守中立的學生，也有得着十元十五元的。他們軍閥和議員，連警察廳都買通了的，我聽見說，今天北門站崗的巡警一個人還得着二元賄賂呢。此外還有想奪這校長做的一派人，和同陸校長倪教務長有反感的一派人也加在內。你說這風潮的原因複雜不複雜？”

穿過了公園西北面的空亭，走上園中大路的時候，質夫邀亦安上東面水田裏的純陽閣裏去。

夜陰一刻一刻的深了起來，月亮也漸漸的

放起光來了。天空裏從銀紅到紫藍從紫藍到淡青的變了好幾次顏色。他們進純陽閣的時候，屋內已經漆黑了。從黑闇中摸上了樓。他們看見有一盞菜油燈點在上首的桌上。從這一粒微光中照出來的紅漆的佛座，和桌上的供物，及兩壁的聯對之類，都帶着些神秘的形容。亦安向四周看了一看，對質夫說：

“純陽祖師的籤是非常靈的，我們各人求一張罷。”

質夫同意了，得了一張三十八籤中吉。

他們下樓 走到公園中間那條大路的時候，星月的光輝，已經把道旁的楊柳影子印在地上了。

鬧事之後，學校裏停了兩天課。到了禮拜六的下午，教職員又開了一次大會，決定下禮拜一暫且開始上課一禮拜，若說官廳沒有適當的處置，再行停課。正是這一天的晚上八點鐘的時候，質夫剛在房裏看他的從外國寄來的報，忽聽見議事廳前後，又有哄號的聲音傳了過來。他跑

出去一看，只見有五六個穿農夫衣服，相貌猙惡的人，跟了前次的八九個學生，在那裏亂跳亂叫。當賀夫跑近他們身邊的時候，八九個人中最長的那學生就對賀夫拱拱手說：

“對不起，對不起，請老師不要驚慌，我們此次來，不過是爲搬教務長和監學的行李來的。”

賀夫也着了急，問他們說：

“你們何必這樣呢？”

“實在是對老師不起！”

那一個最長的學生還沒有說完，賀夫看見有一個農夫似的人跑到那學生身邊說：

“先生，兩個行李已經搬出去了，另外還有沒有？”

那學生却回答說：

“沒有了，你們去罷。”

這樣的下了一個命令，他又回轉來對賀夫拱了一拱手說：

“我們實在也是出於不得已，只有請老師

原諒原諒。"

又拱了拱手，他就走出去了。

這一天晚上行李被他們搬去的倪教務長和柳監學二人都不在校內。鬧了這一場之後，校內同暴風過後的海上一樣，反而靜了下去。王亦安和賀夫同幾個同病相憐的教員，合在一處談議此後的處置。賀夫主張馬上就把行李搬出校外，以後絕對的不再來了。王亦安光着眼睛對賀夫說：

"不能不能，你和希聖怎麼也不能現在搬出去。他們學生對希聖和你的感情最好。現在他們中立的多數學生，正在那裏開會，決計留你們幾個在校內，仍復繼續替他們上課。並且有人在大門口守着，不准你們出去。"

中立的多數學生果真是像在那裏開會似的，學校內瀰漫着一種緊迫沈默的空氣，同重病人的房裏沈默着的空氣一樣。幾個教職員大家合議的結果，議決方希聖和于賀夫二人，於晚上

十二點鐘乘學生全睡着的時候出校，其餘的人一律於明天早晨搬出去。

天濛濛的下起雨來了.質夫回到房裏,把行李物件收拾了一下，便坐在電燈下連連續續的吸起烟來.等了好久,王亦安輕輕的來說：

"現在可以出去了.我陪你們兩個人出去，希聖立在桂花樹底下等你."

他們三人輕輕的走到門口的時候，門房裏忽然走出了一個學生來問說：

"三位老師難道要出去麽？我是代表多數同學來求三位老師不要出去的。我們總不能使他們幾個學生來破壞我們的學校，到了明朝,我們總要想個法子,要求省長來解決他們."

講到這裏,那學生的眼睛已有一圈紅了.王亦安對他作了一揖說：

"你要是愛我們的,請你放我們走罷;住在這裏怕有危險."

那學生忽然落了一顆眼淚，咬了一咬牙齒

說：

"既然這樣，請三位老師等一等，我去尋幾位同學來陪三位老師進城，夜深了，怕路上不便."

那學生跑進去之後，他們三人馬上叫門房關了門，在黑暗中冒着雨就走了。走了三五分鐘，他們忽聽見後面有脚步聲在那裏追逐，他們就放大了脚步趕快走來，同時後面的人却叫着說：

"我們不是壞人，請三位老師不要怕，我們是來陪老師們進城的."

聽了這話，他們的脚步便放小來。質夫回頭來一看，見有四個學生拿了一盞洋油行燈，跟在他們的後面。其中有二個學生，却是質夫教的一班裏的。

(六)

第二天的午後，從學校裏搬出來的教職員全體，就上省長公署去見新到任的省長。那省長

本來是質夫的胞兄的朋友，質夫與他亦曾在西湖上會過的。歷任過交通司法總長的這省長，講了許多安慰教職員的話之後，却作了一個"總有辦法"的回答。

質夫和另外的幾個教職員，自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便同喪家之犬一樣，陷到了去又去不得留又不能留的地位。因爲連續的下了幾天雨，所以質夫只能蟄居在一家小客棧裏，不能出去閒逛。他就把他自已與另外的幾個同事的這幾日的生活，比作了未決囚的生活。每自嘲自慰的對人說：

"文明進步了，目下教員都要蒙塵了。"

性慾比人一倍強盛的質夫，處了這樣的逆境，當然是不能安分的。他竟瞞着了同住的幾個同事，到娼家去進出起來了。

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約有一禮拜的光景。他恨省長不能速行解决學校的風潮，所以那一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就多喝了幾杯酒。這興奮劑一下喉，他的獸性又起起作用來，就獨自一個

走上一位帶有家眷的他的同事家裏去。那一位同事本來是質夫在A地短時日中所得的最好的朋友。質夫上他家去，本來是有一種漠然的預感和希望懷着，坐談了一會，他竟把他的本性顯露了出來，那同事便用了英文對他說：

"你既然這樣的無聊，我就帶你上班子裏逛去。"

穿過了幾條街巷，從一條狹而又黑的巷口走進去的時候，質夫的胸前又跳躍起來，因爲他雖在日本經過這種生活，但是在他的故國，却從沒有進過這些地方。走到門前有一處賣香烟橘子的小鋪和一排人力車停着的一家牆門口，他的同事便跑了進去。他在門口仰起頭來一看，門楣上有一塊白漆的馬口鐵寫着鹿和班的三個紅字，掛在那裏，他遲了一步，也跟着他的同事進去了。

坐在門裏兩傍的幾個奇形怪狀的男人，看見了他的同事和他，便站了起來，放大了喉嚨叫着說：

"引路!荷珠姑娘房裏。吳老爺來了!"

他的同事吳風世不慌不忙的招呼他進了一間二丈來寬的房裏坐下之後，便用了英文問他說：

"你要怎麼樣的姑娘？你且把條件講給我聽，我好替你介紹。"

質夫在一張紅木椅上坐定後，便也用了英文對吳風世說：

"這是你情人的房麼?陳設得好精緻，你究竟是一位有福的嫖客。"

"你把條件講給我聽罷，我好替你介紹。"

"我的條件講出來你不要笑。"

"你且講來罷。"

"我有三個條件，第一要她是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紀大一點，第三要客少。"

"你倒是一個老嫖客。"

講到這裏，吳風世的姑娘進房來了。她頭上梳着辮子，皮色不白，但是有一種婉轉的風味。穿的是一件蝦青大花的緞子夾衫，一條玄色素

緞的短脚袴。一進房就對吳風世說：

“說什麼鬼話，我們懂的呀！”

“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來的，他是外國人，不懂中國話。”

賈夫站起來對荷珠說：

“假的假的，吳老爺說的是謊，你想我若不懂中國話，怎麼還要上這裏來呢？”

荷珠笑着說：

“你究竟是不是中國人？”

“你難道還在疑惑麼？”

“你是中國人，你何以要穿外國衣服？”

“我因爲沒有錢做中國衣服？”

“做外國衣服難道不要錢的麼？”

吳風世聽了一忽，就叫荷珠說：

“荷珠，你給于老爺薦舉一個姑娘罷。”

“于老爺喜歡怎麼樣的？碧玉好不好？春紅？香雲？海棠？”

吳風世聽了海棠兩字，就對賈夫說：

“海棠好不好？”

賈夫回答說：

"我又不曾見過，怎麼知道好不好呢？海棠與我提出的條件合不合？"

風世便大笑說：

"條件悉合，就是海棠罷。"

荷珠對她的假母說：

"去請海棠姑娘過來。"

假母去了一忽來回說：

"海棠姑娘在那裏看戲，打發人去叫去了。"

從戲院到那鹿和班來回總有三十分鐘，這三十分鐘中間，賈夫覺得好像是被懸掛在空中的樣子，正不知如何的消遣纔好。他講了些閒話，一個人覺得無聊，不知不覺，就把兩隻手抱起膝來。吳風世看了他這樣子，就馬上用了英文警告他說：

"不行不行，抱膝的事，在班子裏是大忌的。因爲這是閒空的象徵。"

賈夫聽了，覺得好笑，便也用了英文問他說：

"另外還有什麽禮節沒有？請你全對我說了罷，免得被她們姑娘笑我。"

正說到這裏，門簾開了，走進了一個年約二十二三，身材矮小的姑娘來。她的青灰色的額角廣得很，但是又低得很，頭髮也不厚，所以一眼看來，覺得她的容貌同動物學上的原始猴類一樣。一雙眉鈍掛下的眼睛，和一張比較長狹的嘴，一見就可以知道她的性格是忠厚的。她穿的是一件明藍花緞的夾襖，上面罩着一件雪色大花緞子的背心，底下是一條雪灰的牡丹花緞的短腳袴。她一進來，荷珠就替她介紹說：

"對你的是這一位于老爺，他是新從外國回來的。"

質夫心裏想，這一位大約就是海棠了。她的面貌却正合我的三個條件，但是她何以會這樣一點兒嬌態都沒有。海棠聽了荷珠的話，也不做聲，只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眼。荷珠問她今天晚上的戲好不好，她就顯出了一副認真的樣子，說今晚上的戲不好，但是新上臺的小放牛却好得

很，可惜祇看了半晌，沒有看完。質夫聽了她那慢慢的無嬌態的話，心裏覺得奇怪得很，以爲她不像妓院裏的姑娘。吳風世等她講完了話之後，就叫她說：

"海棠！到你房裏去罷，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人，你可要待他格外客氣纔行。"

質夫風世和荷珠三人都跟了海棠到她房裏去。質夫一進海棠的房，就看見一個四十上下的女人，鼻上起了幾條縐紋，笑嘻嘻的迎了出來。她的青青的面色，和角上有些吊起的一雙眼睛，薄薄的淡白的嘴唇，都使質夫感着一種可怕可惡的印象，她待質夫也很殷勤，但是質夫總覺得她是一個惡人。

在海棠房裏坐了一個多鐘頭，講了些無邊無際的話，質夫和風世都出來了。一出那條狹巷，就是大街，那時候街上的店鋪都已閉門，四圍靜寂得很，質夫忽然想起了英文的 "Dead City" 兩個字來，他就幽幽的對風世說：

"風世！我已經成了一個 Living Corpse.

了。”

走到十字路口，質夫就和風世分了手。他們兩個各聽見各人的脚步聲漸漸兒的低了下去，不多一忽，透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黑闇的夜氣吞沒下去了。

一九二二年二月

秋　柳

（一）

一間黑漆漆的不大不小的地房裏，擱着幾張縱橫的床鋪。與房門相對的北面壁上有一口小窗，從這窗裏射進來的十月中旬的一天晴朗的早晨的光線，在小窗下的床上照出了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的睡容來。這青年的面上帶有疲倦的樣子，本來沒有血色的他的睡容，因爲房內的光線不好，更蒼白得怕人。他的頭上的一頭漆黑粗長的頭髮，便是他的唯一的美點，蓬蓬的

散在一個白布的西洋枕上。房內還有兩張近房門的床舖，被褥都已折疊得整整齊齊，每日早起慣的這兩張床的主人，不知已經往什麼地方去了。這三張床舖上都是沒有蚊帳的。

房裏有兩張桌子，一張擺在北面的牆壁下，靠着那青年睡着的床頭；一張係擺在房門邊上的。兩張桌子上擺着些肥皂盒子，鏡子，紙烟罐，文房具，和幾本定盦全集唐詩選之類。靠着北面牆壁的那張桌子，大約是睡在床上的青年專用的，因爲在那些雜亂的罐盒書籍的中間有一册紅皮面的洋書和一册淡綠色的日記，在那黑闇的室內放異樣的光彩。日記上面記着兩排橫字，"一九二一年日記""于質夫。"洋書的名目是"The Earthly Paradise""By William Morris"

這地房只有一扇朝南的小門，門外就是堦檐，檐外便是天井。

從天井裏射進來的太陽光線，漸漸的照到地房裏來，地房裏浮動着的塵埃在太陽光線裏

看得出來了。

床上睡着的青年開了半雙眼睛，向門外一望，覺得陽光強烈，射得眼睛開不開來。朝裏翻了一轉身，他又漸漸的睡着了。正是早晨九點三五十分的樣子，在僻靜的巷內的這家小客棧裏，現在却當最靜寂的時候，所以那青年得盡意貪他的安睡。

過了半點多鐘，一個體格壯大，年約四十五六，戴一副墨色小眼鏡，頭上有一塊禿的紳士跑了進來，走近青年的床邊叫着說：

"質夫！你昨晚上到什麼地方去了？睡到此刻還沒有起？"青年翻過身，擦擦眼睛，一邊打呵欠，一邊說：

"噢！明先！你怎來得這樣早！"

"已經快十點鐘了，還要說早哩！你昨晚在什麼地方？"

"我昨晚在吳風世家裏講閒話，一直坐到十二點鐘纔回來的。省長說開除鬧事的幾個學生，究竟怎麼樣了？"

"怕還有幾天好等呢!"

聽了這一句話，質夫就從他那藍色紡綢被裏坐了起來。披了一件留學時候做的大袖寢袍，他跑出了房門，便上後面廚房裏去洗面刷牙去。

質夫眼看着了高爽的青天，一面刷牙，一面在那裏想昨晚上和吳風世上班子裏去的冒險事情。他洗完了面，回到房裏來換洋服的時候，明先正坐在房門口的桌上看唐詩選。質夫換好了洋服，便對明先說：

"明先!我真等得不耐煩起來了，我們是來教書，並不是來避難的。這樣在空中懸掛着的狀態，若再經過一兩個禮拜，怕我要變成極度的神經衰弱症呢!"

依質夫講來，這一次法政專門學校的風潮，是很容易解决的。開除幾個鬧事的學生，由省長或教育廳長迎接校長教職員全體回校上課，就沒有事了。而這一次風潮竟延宕至一星期多，還不能解决，都是因爲省長無决斷的緣故。他一邊

雖在這樣的氣憤，一邊心裏却有些希望這事件再延長幾天的心思。因爲法政學校遠在城外，萬一事件解決，搬回學校之後，白天他若要進城上班子裏去，頗非容易，晚上進城，因城門早閉，進出更加不便。昨天晚上，吳風世替他介紹的那姑娘海棠，臉兒雖則不好，但是她總是一個女性。目下斷絕女人有兩三月之久的質夫，祗求有一個女性，和她談談就夠了，還要問什麼美醜。况且昨晚上看見的那海棠，又好像非常忠厚似的，質夫已動了一點憐惜的心情，此後若海棠能披心瀝胆的待他，他也想盡他的力量，報效她一番。

質夫和明先談了一番閒話，便跑上大街上去閒逛去了。

（二）

長江北岸的秋風，一天一天的涼冷起來。法政學校風潮解決以後，質夫搬回校內居住又快一禮拜了。鬧事的幾個學生，都已開除，陸校長

因爲軍閥李麥，總不肯仍復讓他在那裏做教育界的領袖，所以爲學校的前途計，他自家便辭了職。那一天正是陸校長上學校最後的一日。

陸校長自到這學校以來，事事整頓，非但A地的教育界裏的人都仰慕他，便是這一次鬧事的幾個學生，心裏也很佩服的。一般中立的大多數的學生，當風潮發生的時候，雖不出來力爭，但對陸校長却個個都畏之若父，愛之若母，一聽他要辭職，便都變成失了牧童的迷羊，正不知道怎麼纔好。這幾日來，學校的寄宿舍裏，正同冷灰堆一樣，連閑來講話的時候，都沒有一個發高聲的人了。教職員中，大半都是陸校長聘請來的人，經了這一次風潮，並且又見陸校長去了，也都有點兔死狐悲的哀感。大家因爲繼任的校長，是同事中最老實的許明先的緣故，不能辭職，但是各人的心裏都無熱意，大約離散也不遠了。

陸校長這一天一早就上了兩個鐘頭課，把未完的講義分給了一二兩班的學生，退堂的時

候對學生說：

"我爲學校本身打算，還不如辭職的好，你們此後應該刻意用功，不要使人家說你們不成樣子，那就是你們愛戴我的最好的表示。我現在雖已經辭職，但是你們的榮辱，我還在當作自家的榮辱看的。"

說了這幾句話，一二兩班裏的學生眼圈都紅了。

敲十點鐘的時候，全校的學生齊集在大講堂上，聽陸校長的訓話。

從容閒適的陸校長，不改常時的態度，挺着了五尺八寸長的身體，放大了洪鐘似的喉音對學生說：

"這一次風潮的始末，想來諸君都已知道，不要我再說了。

但是我在這裏，李麥總不肯甘休。與其爲我個人的緣故，使李麥來破壞這學校，倒還不如犧牲了我個人，保全這學校的好。我當臨去的時候，三件事情，希望諸君以後能够守

着，第一就是要注意秩序。沒有秩序是我們中國人的通病，以後我希望諸君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維持秩序。秩序能維持，那無論什麼事情都能幹了。第二是要保重身體，我們中國不講究體育，所以國民大抵未老先衰，不能成就大事業，以後希望諸君能保重身體，使健全的精神得有健全的依附之所，那我們中國就有希望了。第三是要尊重學問。我們在氣憤的時候，雖則說學問無用，正人君子，反遭毒害，但是九九歸原，學問究竟是我們的根基，根基不固，終究不能成大事創大業的。"

陸校長這樣簡單的說了幾句，悠悠下來的時候，大講堂裏有幾處啜泣的聲音，聽得出來了。質夫看了陸校長的神色不動的臉色，看了他這一種從容自在的殉教者的態度，又被大講堂內靜肅的空氣一壓，早就有一種感傷的情懷存在了，及聽了學生的暗泣聲音，他立刻覺得眼睛裏酸…起來。不待大家散會，質夫却一個人先跑

回了房裏。

陸校長去校的那一天，質夫心裏只覺得一種悲憤，無處可以發洩，所以下半天他也請了半天假，跑進城來。他在大街上走了一會，總覺得無聊之極，不知不覺，他的兩脚就向了官娼聚集着的金錢巷走去。到了鹿和班的門口，正在遲疑的時候，門內站着的幾個男人，却大聲叫着說：

"引路！海棠姑娘房裏！"

質夫聽了這幾聲叫聲，就不得不馬上跑進去。海棠的矮小的假母，鼻上打了幾條縐紋笑嘻嘻的走了出來。質夫進房，看見海棠剛在那裏吃早飯的樣子。她手裏捏了飯碗，從桌子上站了起來。今天她的裝飾與前次不同。頭上梳了一條辮子，穿的是一件藍緞子的棉襖，罩着一件青灰竹布的單衫。底下穿的是一條猩青湖縐的褲子。她大約是剛纔起來，臉上的血色還沒有流通，所以比前次更覺得蒼白，新梳好的光澤澤的辮子，添了她一層可憐的樣子。質夫走近她的身邊問她說：

"你喫的是早飯還是中飯?"

"我們天天是這時候起床，沒有什麽早飯中飯的。"

這樣講了一句，她臉上露了一臉悲寂的微笑，賀夫忽而覺得她可愛起來，便對她說：

"你喫你的罷，不必來招呼我。"

她把飯碗收起來後，又微微笑着說：

"我吃好了。今天吳老爺爲什麽不來?"

"他還有事情，大約晚上總來的。"

假母拿了一枝三砲台來請賀夫吸，賀夫接了過來就對她說：

"謝謝!"

賀夫在床沿上坐下之後，假母問他說：

"于老爺，海棠天天在等你，你怎麽老是不來?吳老爺是天天晚上來的。"

"他住在城裏，我住在城外，我當然是不能常同他同來的。"

海棠在旁邊只是呆呆的聽賀夫和她假母講閒話。既不來插嘴，也不朝賀夫看一眼。她歇住

了一雙倒掛下的眼睛，儘在那裏吃一枝紙煙。

假母講得沒有話講了，就把班子裏近來生意不好，一月要開銷幾多，海棠不會待客的事情，斷斷續續的說了出來。質夫本來是不喜歡那假母，聽了這些話更不快活了。所以他就丟下了她，走近海棠身邊去，對海棠說：

“海棠，你在這裏想什麼？”

一邊說一邊質夫就伸出手向她面上摘了一把。海棠慢慢舉起了她那遲鈍的眼睛，對質夫微微的笑了一臉，就也伸出手來把質夫的手捏住了。假母見他兩人很火熱的在那裏玩，也就跑了出去。質夫拉了海棠的手，同她上床去打橫睡倒。兩人臉朝着外面，頭靠在床裏疊好的被上。質夫對海棠看了一眼，她的兩眼還是呆呆的在看床頂。質夫把自家的頭靠上了她的胸際，她也只微微的笑了一臉。質夫覺得沒有話好同她講，便輕輕的問她說：

“你媽待你怎麼樣？”

她只回他說：

"沒有什麼。"

正這時候，一個長大肥胖的乳母抱了一個七八個月大的小娃娃進來了。海棠就從床上站起來，走上去看那小娃娃，海棠也跟了過來，賀夫問她說：

"是你的小孩麼？"

她搖着頭說：

"不是；是我姊姊的。"

"你姊姊上什麼地方去了？"

"不知道。"

這樣的問答了幾句，賀夫把那小孩抱出來看了一遍，乳母就走往後間的房裏去了。後間原來就是乳母的寢室。

賀夫坐了一回，說了幾句閒話，就從那裏走了出來。他在狹隘的街上向南走了一陣，看看時間已經不早，便一個人走上一家清眞菜館裏去吃夜飯。這家姓楊的教門館，門面雖則不大，但是當櫃的一個媳婦兒，生得俊俏得很，所以賀夫每次進城，總要上那菜館去吃一次。

質夫一進店門，他的一雙靈活的眼睛就去尋那媳婦兒，但今天不知她上那裏去了，樓下總尋不出來。質夫慢慢的走上樓的時候，樓上聽差的幾個同子一齊招呼了他一聲，他抬頭一看，門頭却遇見了那媳婦兒。那媳婦兒對他笑了一臉，質夫倒紅起臉來。因為他是穿洋服的，所以店裏的人都認識他，他一上樓，幾個聽差的人就讓他上那一間裏邊角上的小屋裏去了。一則今天早晨的鬱悶未散，二則午後去看海棠，又覺得她冷落得很，質夫心裏總覺得怏怏不樂。得了那同回的女人的一臉微笑，他心裏雖然輕快了些，但總覺得有點寂寞。寫了一張請單，去請吳風世過來共飲的時候，他心裏只在那裏追想海外咖啡店裏的情趣：

“要是在外國的咖啡店裏，那我就可以把那媳婦兒拉了過來，抱在膝上。也可以口對口的接送幾杯葡萄酒，也可以摸摸她的上下。唉，我托生錯了，我不該生在中國的。”

“請客的就要回來了，點幾樣什麼菜？”一個

中年同子又來問了一聲。

"等客來了再和你說!"

過了一刻，吳風世來了。一個三十一二，身材纖長的漂亮紳士，我們一見，就知道他是在花柳界有豔福的人。他的清秀多智的面龐，瀟灑的衣服，講話的清音，多有牽引人的迷力。質夫對他看了一眼，相形之下，覺得自家在中國社會上應該是不能占勝利的。風世一進質夫的那間小屋，就問說：

"質夫!怎麼你一個人便跑上這裏來?"

質夫就把剛纔上海棠家去，海棠怎麽怎麽的待他，他心裏想得沒趣，就跑到這裏來的情節講了一遍。風世聽了笑着說：

"你好大胆，在白日青天的底下竟敢一個人跑上班子裏去。海棠那笨姑娘，本來是如此的，並不是冷遇。因爲她不能對付客人，所以近來客少得很。我因爲愛她的忠厚，所以替你介紹的，你若不喜歡，我就同你上另外的班子裏去找一個罷。"

質夫聽了這話，回想了一遍，覺得剛纔海棠的態度確是她的愚笨的表現，並不是冷遇，且又聽說她近來客少，心裏却起了一種俠義心，便自家對自家起誓說：

“我要救世人，必須先從救個人入手。海棠旣是短翼差池的趕人不上，我就替她盡些力罷。”

質夫喝了幾杯酒對吳風世發了許多牢騷，爲他自家的悲涼激越的語氣所感動，倒滴落了幾滴自傷的淸淚。講到後來，他便放大了嗓子說：

“可憐那愚鈍的海棠，也是同我一樣，貌又不美，又不能媚人，所以落得淸苦得很。唉，儂未成名君未嫁，可憐俱是不如人。”

念到這裏，質夫忽拍了一下桌子叫着說：

“海棠海棠，我以後就替你出力罷，我覺得非常愛你了。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

點燈時候，吃完了晚飯，質夫馬上想回學校

去，但被風世勸了幾次，他就又去到鹿和班裏。那時候他還帶着些傲辞，所以對了海棠和風世的情人荷珠並荷珠的姪女清官人碧桃，講了許多義俠的話。同戲院裏唱武生的一樣，質夫胸前一拍，半眞半假的叫着說：

"老子原是仗義輕財的好漢，海棠！你也不必自傷孤冷，明朝我替你去貼一張廣告，招些有錢的老爺來對你罷了！"

海棠聽了這話，也對他笑了一聲，今年纔十五歲的碧桃，穿着男孩的長袍馬掛，看得質夫的神氣好笑，便跑上他的身邊來叫他說：

"喂，你瘋了麼？"

質夫看看碧桃的形狀，忽而想到了與他兩月不見的吳遲生的身上去。所以他便跑上他的後面，把身子伏在她背上，要她背了到床上去和風世荷珠說話。

今晚上風世勸質夫上鹿和班海棠這裏來原來是替質夫消白天的氣的。所以一進班子，風世就跟質夫走上了海棠房裏。風世的情人荷珠

和荷珠的姪女碧桃，因爲風世在那裏，所以也跑了過來。風世因爲質夫說今晚晚飯吃了太飽，不能消化，所以就叫海棠的假母去買了一塊錢鴉片煙，在床上燒着。質夫不能燒烟，就風世手裏吸了一口，便從床上站了起來，和海棠碧桃在那裏演那義俠的滑稽活劇。質夫伏在碧桃背上，要碧桃背上床沿之後，就拉了碧桃，睡倒在烟盤的這邊，對面是風世，打側睡在那裏燒烟，荷珠伏在風世的身上，在和他幽幽的說話。質夫拉碧桃睡倒之後，碧桃却騎在他的身上，問起種種不相干的事物來。質夫認眞的說明給她聽，她也認眞的在那裏聽着。靜了一忽，風世和荷珠的密語停止了。質夫聽得他們的密語停止後，倒覺得自家說的話說得太多了，便朝對面的荷珠看了一眼，荷珠也正呆呆的在那裏看他和碧桃。兩人的視線接觸的時候，荷珠便噴笑了出來。這是荷珠特有的愛嬌，質夫倒被她笑得臉紅了。荷珠一面笑着，一面便對質夫說：

“你們倒像是要好的兩弟兄！于老爺你也就

做了我的姪兒罷!”

質夫仰起頭來，對呆呆坐在床前椅子上的海棠說：

“海棠!荷珠要認我做姪兒，你願意不願意她做你的姑母?”

海棠聽了也只微微的笑了一臉，就走到床沿上來坐下了。

質夫這一晚在海棠房裏坐到十二點鐘打後纔出來，從溫軟光明的妓女房裏，走到黑闇冷清的外面街上的時候，質夫忽而打了一個冷痙。他仰起頭看看青天。從狹隘的街上只看見了一條長狹的蒼茫無底的天空，浮了幾顆明星，高高的映在清澄的夜氣上面。一種歡樂後的孤寂的悲感，忽而把質夫的心地占領了。風世要留質夫住在城裏，質夫怎麼也不肯。向風世要了一張出城劵，質夫就坐了人力車，從人家睡絕後的街上，跑向北門的城門下來。守城門的警察，看看質夫的洋裝姿勢，便默默的替他開了門。質夫下車出了城門，在一條高低不平的鄉下道上，跌來碰去

的走回學校裏去，他的四周都是黑沉沉的夜氣，仰起頭來祇見得一灣藍黑無窮的碧落，和幾顆明滅的秋星。一道城牆的黑影，和怪物似的蹲踞在他的右手城壕的上面，從遠處飛來的幾聲幽幽的犬吠聲，好像是在城下唱送葬的輓歌的樣子。質夫回到了學校裏，輕輕叫開了門。摸到自家房裏，點着了洋燭，把衣服換好睡下的時候，遠處已經有雞鳴聲聽得見了。

（四）

A城外的秋光老了。法政學校附近的菱湖公園裏，凋落成一片的蕭瑟景象。道傍的楊柳榆樹之類，在清冷的早上，雖然沒有微風，蕭蕭的黃葉也嗩啦嗩啦的飛墜下來。微寒的早晨，覺得溫輭的重衾可戀起來了。

天生的好惡性，與質夫的宣傳合作了一處，近來遊蕩的風氣竟在A地法政專門學校的教職員中間流行起來。

有一天質夫和倪龍庵許明先在那裏談東京

的浪漫史的時候，忠厚的許明先紅了臉，發了一聲嘆聲說：

"人生的聚散，眞奇怪得很！五六年前，我正在放蕩的時候，有一個要好的妓女，不意中我昨天在朋友的席上遇見了。那妓女在五六年前，總要算是A地第一個闊窰子，後來跟了一個小白臉跑走了，失了踪跡。昨天席上我忽然見了她那一種憔悴的形容，倒吃了一驚。她說那小白臉已經死了，現在她改名翠雲，仍在廣和班裏接客。她看了我的粗布衣服，好像也很爲我潦倒似的，問我現在怎麽樣，我故意垂頭喪氣的說"我也潦倒得不堪，"倒難爲她爲我灑了一點同情的眼淚，並且教我閒空的時候上她那裏去逛去。"

質夫聽了這話也長嘆了一聲，含了悲涼的微笑，對明先念着說：

"尙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許明先走開之後，質夫便輕輕的對龍庵說：“那鹿和班裏，我也有一個女人在那裏，幾時帶你去逛去罷，順便也可以探探翠雲皇后的消息。”

原來許明先接了陸校長的任，他們同事都比他作趙匡胤。這一次的風潮，他們叫作陳橋兵變。因此質夫就把許明先的眷好稱作了皇后。

這一次風潮之後，學校裏的空氣變得灰頹得很。教職員見了學生的面，總感着一種壓迫。

質夫上課的時候，覺得學生的目光裏都在那裏說——你還在這裏麼！我們都不在可憐你，你也要走了罷？——因此質夫一聽上課的鐘聲之後，心裏總覺得遲遲不進，與風潮前的勇躍的心思却成了一個反對，有幾天他竟有怕與學生見面的日子。一下課堂，他便覺得同從一種苦役放免了的人一樣，感得幾分輕快，但一想明天又要去上課，又要去看那些學生的不關心的臉色，心裏就苦悶起來。到這時候，他就不得不跑進城去，或上那姓楊的教門館去課一個醉飽，或到游

棠那裏去消磨半夜光陰。所以風潮結束，第二次搬進學校之後，質夫總每天不得不進城去。看看他的同事，他也覺得他們是同他一樣的在那裏受精神上的苦痛。

質夫聽了許明先的話，不知不覺對倪龍庵宣傳了遊蕩的福音，並促他也上鹿和班去探探翠雲的消息。倪龍庵聽了却裝出了一副驚恐的樣子來對質夫說：

"你眞好大的膽子，萬一被學生撞見了，你怎麼好？"

質夫回答他說：

"色胆天樣的大。我教員可以不做，但是我的自由却不願意被道德來束縛。學生能嫖，難道先生就嫖不得麼？那些想以道德來攻擊我們的反對黨，你若仔細去調查調查，恐怕更下流的事情，他們也在那裏幹哩！"

這幾句話說得倪龍庵心動起來，他那蒼黃瘦長的臉上，也露了一臉微笑說：

"但是總應該隱秘些。"

第二天是星期六，下午沒有課的。質夫吃完了午飯便跑進龍庵的房裏去，悄悄地對龍庵說：

"今晚上我約定在海棠房裏替她打一次牌，你也算一個搭子罷。一個是吳風世，一個是風世的朋友，我們叫他姪女壻的程叔和，你認得他不認得？現在我進城去了，在風世家裏等你，你吃過晚飯，馬上就進城來！"

日短的冬天下午六點鐘的時候，A城的市街上已完全呈出夜景來了。最熱鬧的大街上，兩面的店家都點上了電燈，掌櫃的大口裏呴呴的嚼着飯後的餘粒，呆呆的站在櫃台的周圍，在那裏看來往的行人。有一個女人走過的時候，他們就交頭接耳的談笑起來。從鄉下初到省城裏來的人，手裏捏了烟管，傻傻的在四五尺寬的街上東望西看的走。人力車夫接鈴接鈴的響着車鈴，一邊放大了嗓子叫讓路，罵人，一邊拚命的在那裏跑。車上坐的若是女人或妓女，他們叫得更加響，跑得更加快，可憐他們的變態性慾，除了這一刻能得着眞眞的滿足之外，大約只有向病毒

很多的土娼家去發洩的。狹斜的妓館巷裏，這時候正堆疊着人力車，在黃灰色的光線裏，呈出活躍的景象來。菜館的使者拿了小小的條子來之後，那些調和性慾的活佛，就裝得光彩耀人，坐上人力車飛也似的跑去。有飲食店的街上，兩邊停着幾乘雜亂的人力車，空氣裏散滿了油煎魚肉的香味，在那裏引誘遊惰的中產階級，進去喝酒調娼。有幾處菜館的窗裏，映着幾個男女的影蹤，有悲涼的胡琴弦管的聲音，和淸脆的肉聲傳到外邊寒冷灰黃的空氣裏來。底下站着一羣無產的肉慾追求者，在那裏隔水聞香。也有作了認眞的面色，站着容那肉聲的滋味的，也有叫一聲絕望的好，就慢慢走開的。

正是這時候，質夫和吳風世倪龍庵慢慢的走下了長街，在金錢巷口，向四面看了一回，便匆匆的跑進去了。他們進巷走了兩步，門頭遇着了一乘飛跑的人力車。質夫舉頭一看，却是碧桃荷珠兩人。碧桃穿着銀灰緞子的長袍，罩着一件黑色鑲摄緞的小背心，歪戴了一頂圓形的瓜皮

帽，坐在荷珠的身上。她那長不長方不方的小臉上，常有一層紅白顏色浮着，一雙目光射人的大眼睛，在這黑闇的夜色裏同梟鳥似的儘在那裏凝視過路的人。質夫一則因爲她年紀尚小，天眞爛熳，二則因爲她有些地方很像吳迎生，本來是比海棠還要喜歡她，在這地方遇着，一見了這種樣子，更加覺得痛愛，所以就趕上前去，一把拉住了那人力車叫着說：

"碧桃，你上什麼地方去？"

碧桃用了她的還沒有變濁的小孩的喉音說："哦，你來了麼？先請家去坐一坐，我們現在上第一春去出局去，就回來的。"

質夫聽了她那小孩似的清音，更舍不得放她走，便用手去拉着她說："碧桃你下來，叫荷珠一個人去就對了。你下來同我上你家去。"

"碧桃也伸出了一隻小手來把質夫的手捏住說：

"對不起，你先去吧，我就回來的，最多請你等十五分鐘。"

賀夫沒有方法，把她的小手拿到嘴邊上輕輕的咬了一口，就對她說：

"那麼你快回來，我有要緊的話要和你說。"

賀夫和倪吳二人到了海棠房裏，她的床上已經有一個烟盤擺好在那裏。他們三人在床上燒了一會煙，程叔和也來了。叔和的年紀約在三十內外，也是一個瘦長的人。臉上有幾顆紅點，帶着一副近視眼鏡，嘴角上似有若無的常含着些微笑。因爲他是荷珠的姪女清官人碧桃的客人，所以大家都叫他作姪女婿。原來這鹿和班裏最紅的姑娘就是荷珠。其次是碧桃，但是碧桃的紅不過是因荷珠而來的。賀夫看了荷珠那俊俏的面龐，似笑非笑的形容，帶些紅黑色的強壯的肉色，不長不短的身材，心裏雖然愛她，但是因她太紅了，所以他的劫富濟貧的精神，總不許他對荷珠援肴好感。吳風世是荷珠微賤時候的老客，進出已經有五六年了，非但荷珠對他有特別的感情，就是鹿和班裏的主人，對他也有些敬畏之心。所以荷珠是鹿和班裏最紅的姑娘，吳風世

是鹿和班裏最有勢力的嫖客，爲此二層原因，鹿和班裏的綽號，都是以荷珠爲世作中心點擬成的。這就是程叔和的綽號姪女婿的來歷。

程叔和到後，碧桃就命海棠擺好桌子來打牌。正在擺桌子的時候，門外忽發了一陣亂喊的聲音，碧桃跳進海棠的房裏來了。碧桃剛跳出來，賀夫同時也跑了過去，把她緊緊的抱住。一步一步的抱到床前，賀夫就把碧桃推在程叔和身上說：

"叔和，究竟碧桃是你的人，剛才我在路上撞見，叫她回來，她怎麼也不肯，現在你一到這裏，你看她馬上就跳了回來。"

程叔和笑着問碧桃說：

"你在什麼地方出局？"

"第一春。"

"是誰叫的？"

"金老爺。"

賀夫接着問說：

"荷珠回來沒有？"

碧桃光着眼睛，尖了嘴，装着了怒容用力回答說：

“不曉得！”

桌子擺好了，吳鳳世倪龍庵程叔和就了席坐了。賀夫本來不喜歡打牌，並且今晚想和碧桃講講閒話，所以就叫海棠代打。

他們四人坐下之後，賀夫就走上坐在叔和背後的碧桃身邊輕輕的說：

“碧桃，你還在氣我麼？”

這樣說着，賀夫就把兩手和身體伏上碧桃的肩上去。碧桃把身子向左邊一避，賀夫却接了一個空，倒在叔和的背上，大家都笑了起來。碧桃也笑得坐不住了，就站了起來逃，賀夫追了兩圈，才把她促住。拿住了她的一隻手，賀夫就把她拖上床去，兩個身體在壓着壓墊的一邊睡下之後，賀夫便輕輕的對她說：

“碧桃你是眞的發了氣呢還是假的？”

“眞的便怎麼樣？”

“眞的麼？”

"嗳！真的，由你怎麼樣來弄我罷！"

"是真的麼？那麼我就要死你了。"

這樣的說了一句，質夫就很命的把她緊抱了一下，並且把嘴拿近碧桃的臉上，重重的咬了一口，他臉上忽然掛下了兩滴眼淚來。碧桃被他咬了一口，想大聲的叫起來，但是朝他一看，見那靈活的眼睛裏，含住了一泓清水，並且有兩滴眼淚已經流在頰上，倒反而吃了一驚，就呆住了。質夫和她呆看了一忽，就輕輕的叫她說：

"碧桃，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但是總覺得說不出來。"

又停了一忽，質夫就一句一句幽幽的對她說：

"我三歲的時候，父親就死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沒有錢，窮得很。我在書房裏念書，因爲先生非常痛我的緣故，常要受學伴的欺，我呢，又沒有氣力，打他們不過，受了他們的欺之後，總老是一個人哭起來。我若去告訴先生呢，那麼先生一定要罰他們誰，好，

你若去告訴一次吧，下次他們欺侮我，一定得更厲害些。我若去告訴母親吧，那麼本來在傷心的可憐的我的娘，老要同我倆一道哭起來。為此我受了欺，也只能一個人把眼淚吞下肚子裏去。我從那時候起，就一天一天的變成了一個小膽，沒出息，沒力量的人。十二歲的時候我見了一個我們街坊的女兒，心裏我可是非常愛她，但是我怕，只能遠遠的看看她的影子，因為她一近我的身邊，我就同要死似的難過。我每天想每晚想的想了她二年，可是沒有面對面的看她過一次。和她說話的時候，不消說是沒有了，你說奇怪不奇怪？後來她同我的一位學伴要好了，大家都說她的壞話，我心裏還常常替她辯護。現在她又嫁了另外的一個男人，聽說有三四個小孩子生下了。十四歲進了中學校，又被同學欺得不得了。十八歲跟了我哥哥上日本去，只是跑來跑去的跑了七八年。他們日本人呀，欺我可更厲害了。

到了今年秋天我纔拖了這一個，你聽吧，半死的身體回中國來。在上海哩，不意中遇着了一個朋友，他也是姓吳，他的樣子同你不差什麼，不過人還要比你小些。他病了，他的臉兒蒼白得很，但是也很好看，好像透明的白玻璃似的。他說話的時候呀，聲音也和你一樣。同他在上海玩了半個月，我纔知道以後我是少他不來了。但是和他一塊兒住不上幾天，這兒的朋友又打電報來催我上這兒來，我就不得不和他分開。我上船的那一天晚上，他來送我上船的時候，你猜怎麼着，我們倆人哪，這樣的抱住了，整哭了半夜啊。到了這兒兩個月多，忙也忙得很，幹的事情也沒有味兒，我還沒有寫信去給他。現在天氣冷了，我怕他的病又要壞起來呢！半個月前頭由吳老爺替我介紹，我纔認得了海棠和你。海棠相貌又不美，人又笨，客人又沒有，我心裏雖在痛她，想幫她一點忙，可是我也沒有許多的錢，可以贖她出

去。你這樣的乖，這樣的可愛，我看見了你，就彷彿見我的朋友姓吳的似的，但是你呀，你又不是我的人。因爲你和海棠在一個班子裏，我又不好天天來找你說什麼話，你又是很忙的，我就是來也不容易和你時常見面，今天難得和你遇見了，你又是這樣的有氣了，你說我難受不難受？”

賀夫悠悠揚揚的訴說了一番，說得碧桃也把兩隻眼睛合了下去。賀夫看了她這副小孩似的悲哀的樣子，心裏更覺得痛愛，便又拚命的緊緊抱了一回。賀夫正想把嘴拿上她臉上去的時候，坐在打牌的四個人，忽而大叫了起來。碧桃和賀夫兩人也同時跳出了床，走近打牌的桌子邊上去。原來程叔和贏了一副三番的大牌，大家都在那裏喝采。

不多一忽荷珠回來了。吳鳳世就叫她代打，他同賀夫走上烟舖上睡倒了。賀夫忽想起了許明先說的翠雲，就問着說：

“鳳世，這班子裏有一個翠雲，你認識不認

識?"

吳風世呆了一呆說:

"你問她幹什麼?"

"我打算爲龍庵去叫她過來。"

"好極好極!"

吳風世 便命海棠 的假母 去請翠雲 姑娘過來。

翠雲半老了。臉色蒼黄，一副憔悴的形容，令人容易猜想到她的過去的浪漫史上去。纖長的身體，瘦得很，一雙狹長的眼睛裏常有盈盈的兩泓清水浮着，梳裝也非常潦草，有幾條散亂的髮絲掛在額上，穿的是一件天青花緞的綿襖，花樣已不流行了，底下是一條黑緞子的大脚褲。她進海棠房裏之後，賀夫就叫碧桃爲龍庵代了牌，自家作了一個介紹，讓龍庵和翠雲倒在煙舖上睡下。賀夫和翠雲龍庵風世講了幾句閒話，便走到碧桃的背後去看她打牌。海棠的假母拿了一張椅子過來讓他坐了。賀夫坐下看了一忽，漸漸把身體靠了過去。過了十五六分鐘，他却和碧桃

坐在一張椅子上了。他用一隻手環抱着碧桃的腰部，一隻手在那裏幫她拿牌，不拿牌的時候賀夫就把那隻手摸到她的身上去，碧桃只作不知，默默的不響。

打牌打到十一點鐘，大家都不願意再打下去。收了場擺好一桌酒菜，他們就坐攏來吃。賀夫因爲今天和碧桃講了一場話，心裏覺得淒涼，又覺得痛快，就拚命的喝起酒來。這也奇怪，他今天晚上愈喝酒愈覺得神經清敏起來，怎麼也喝不醉。大家喝了幾杯，就猜起拳來。今天賀夫是東家，所以先由賀夫打了一個通關。碧桃叫了三拳，輸了三拳，賀夫看她不會喝酒，倒替她喝了兩杯。海棠輸了兩拳，賀夫也替她代了一杯酒。喝酒喝得差不多了，賀夫就叫拿稀飯來。各人吃了一二碗稀飯，席就散了。躺在床上的煙盤邊上，抽了兩口煙，賀夫就說，

"今天龍庵第一次和翠雲相會，我們應該到翠雲房裏去坐一忽兒。"

大家贊成了，就一同上翠雲房裏去。說了一

陣閒話，程叔和走了。賀夫和龍鹿風世正要走的時候，荷珠的假母忽來對賀夫說：

"于老爺，有一件事情要同你商量，請你上海棠姑娘房裏來一次。"

賀夫莫名其妙，就跟了她上海棠房裏去。賀夫一走進房，海棠的假母就避開了。荷珠的假母先笑了一臉，傻傻的對賀夫說：

"于老爺，我今晚有一件事情要對你說，不曉得你肯不肯賞臉？"

"你說出來罷！"

"我想替你做媒，請你今晚上留在這裏過夜。"

賀夫正在詫異，沒有作答的時候，她就笑着說：

"你已經答應了，多謝多謝！"

聽了這話，海棠的假母也走了出來，匆匆忙忙的對賀夫說：

"于老爺，謝謝，我去對倪老爺吳老爺說一聲，請他們先回去。"

賀夫聽了這話，看她三脚兩步的走出門去了。心裏就覺得不快活起來。賀夫叫等一等，她却同不聽見一樣，逕自出門去了。賀夫就站了起來，想追出去，却被荷珠的假母一把拖住說：

"你何必出去，由他們回去就對了。"

賀夫心裏着起急來，想出去又難以爲情，想不去又覺得不好。正在苦悶的時候，龍庵却同風世走了進來。風世笑微微的問賀夫說：

"你今晚留在這裏麽？"

賀夫急得臉紅了，便格格的回答說：

"那是什麽話，我定要回去的。"

荷珠的假母便制着賀夫說：

"于老爺，你不是答應我了麽？怎麽又要變卦？"

賀夫又格格的說：

"什麽話，什麽話，我…我何曾答應你來。"

龍庵青了臉跑到賀夫面前，用了日本話對賀夫說：

"賀夫，我同你是休戚相關的，你今晚怎麽

也不應該在這裏過夜。第一我們的反對黨可怕得很。第二在這等地方，總以不過夜爲是，免得人家輕笑你好色。"

賀夫聽了這話，就同大夢初醒的一樣，決心要同去，一邊用了英文對鳳世說：

"這是一種侮辱，他們太看我不起了。難道我對海棠那樣的姑娘，還戀她的姿色不成?"

鳳世聽了便對賀夫好意的說：

"這倒不是這樣的，人家都知道你對海棠是一種哀憐。你要留宿也沒有什麼大問題的，你若不願意，也可以同我們一同回去的。"

龍庵又用了日本話對賀夫說：

"我是負了責任來勸你的，無論如何請你同我同去。

海棠的假母早已看出龍庵的樣子來了，便跑出去把翠雲叫了過來，托翠雲把龍庵叫開去。龍庵與翠雲跑出去後，賀夫一邊覺得被人家疑作了好色者，心裏感着一種侮辱，一邊却也有些

好奇心想看看中國妓女的肉體。他正臉漲得緋紅，決不定主意的時候，龍庵又跑了進來，這一次龍庵却變了態度。質夫舉眼對他一看，用了目光同他計策的時候，他便說：

"去留由你自家決定罷。但是你若要在這裏過夜，這事千萬要守秘密。"

質夫也含糊答應說：

"我只怕兩件事情，第一就是怕病，第二就是怕以後的糾葛。"

龍庵又用了日本話回答說：

"海棠病是沒有的，剛纔翠雲已經對我說過了。"

風世又用英文接着說：

"竹槓她是不敢敲的。你明天走的時候付她二十塊錢就對了。她以後要你買什麼東西，你可以不答應的。"

質夫紅了臉失了主意，遲疑不决的正在想的時候，荷珠的假母，海棠的假母和翠雲就把風世龍庵兩人拉了出去，一邊海棠走進了房，含着

了一臉忠厚的微笑，對着賀夫坐下了。

（六）

海棠房裏祇剩了賀夫海棠二人。賀夫因爲剛纔的去留問題，神經已被他們攪亂了，所以不願意說話。魯鈍的海棠也只呆呆的坐着，不說一句話。賀夫只聽見房外有幾聲脚步聲，和大門口有幾聲叫喚聲傳來。被這沈默的空氣一壓，賀夫的腦經覺得漸漸鎮靜下去。停了一忽，海棠的假母走進房來輕輕的對賀夫說：

"于老爺，對不起得很，間壁房裏有海棠的一個客人在那裏打牌，請你等一忽，等他去了再睡。"

賀夫本來是小胆，並且有虛榮心的人，聽了這話，故意裝了一種恬淡的樣子說：

"不要緊，遲一忽睡有什麼。"

賀夫默默地坐了三十分鐘，覺得無聊起來，便命海棠的假母去拿鴉片烟來燒。他一個人在燒鴉片烟的時候，海棠就出去了。燒來燒去，賀

夫終究燒不好，好容易裝好了一口，吸完之後，海棠跑了進來對假母幽幽的說：

"他去了。"

假母就催說：

"于老爺，請睡罷。"

"把烟盤收好，被褥舖好之後，那假母就帶上了門出去了"

質夫看看海棠，她是呆呆的坐在那裏，他心裏却覺得不快，跑上去對她說了一聲。他就一個人把衣服脫下來睡了。海棠只是不來睡，坐了一忽，却拿了一副骨牌出來，好像在那裏卜卦的樣子。質夫看了她這一種愚笨的迷信，心裏又好氣，又好笑。

"大約她是不願意的，否則何以這樣的不肯睡呢。"

質夫心裏這樣一想，就忽而想得她可憐起來。

"可憐你這皮肉的生涯！這皮肉的生涯！我真是以金錢來蹂躪人的禽獸呀！"

他就决定今晚上在這裏陪她過一夜，絕對不去蹂躪她的肉體。過了半點鐘，她也脫下衣服來睡了，質夫讓她睡好之後，用了絕巾替她頸項包得好好，把她愛撫了一回，就叫她睡。自家却把頭朝開了。過了三十分鐘的樣子，質夫心中覺得自家高尚得很，便想這樣的好好睡一夜，永不去侵犯她的肉體。但是他愈這樣的想愈睡不着，又過了一忽，他心裏却起起衝突來了。

"我這樣的高尚，有誰曉得。這事講出去，外邊的人誰能相信。海棠那蠢物，你在憐惜她，她那裏能夠了解你的心。這是傚俗人罷。"

心裏這樣一想，質夫就朝了轉來，對海棠一看，這時候海棠還開着眼睛向天睡在那裏。質夫覺得自家臉上紅了一紅，對她笑了一臉，就把她的兩隻手壓住了。她也已經理會了質夫的心，輕輕的把身體動了一動。

本來是變態的質夫，並且曾經經過滄海的他，覺得海棠的肉體，絕對不像個妓女。她的臉上仍舊是無神經似的在那裏向上呆看。不過到

後來她的眼睛忽然連接的開閉了幾次，微微的吐了幾口氣。那時窗外已經白灰灰的亮起來了。

（七）

久旱的天氣，忽下了一陣微雨。灰黑的天空，呈出寒冬的氣象來。北風吹到半空的電線上的時候，嗚嗚的鳴聲，刺入人的心骨裏去，無綿衣的窮民，又不得不起愁悶的時候到了。

質夫自從那一晚在海棠那裏過夜之後，覺得學校的事情，愈無趣味。一邊因爲怕人家把自己疑作色鬼，所以又不願再上鹿和班去，並且怕純潔的碧桃，見了他更看他不起，所以他同犯罪的人一樣，不得不在他那同牢獄似的房裏蟄居了好幾天。

那一天午後，天氣忽然開朗起來。悠悠的青天仍復蔚碧得同秋空一樣。他看看窗外的和煦的冬日，心裏覺得怎麼也不得不出去一次。但是一進城去，意志薄弱的他，又非要到金錢巷去不可。他正在那裏想得無聊的時候，忽聽見門房傳

進了幾個名片來。他們原來是城內工業學校和第一中學校的學生，正在發行一種文藝旬刊，前幾天曾與質夫通過兩次信的。質夫一看了他們的名片，覺得現在的無聊，可以消遣了，就叫門房快請他們進來，

幾個青年，都是很有精神，質夫聽了他們那些生氣橫溢的談話，覺得自家慚愧得很。及看到他們的一種向仰的樣子，質夫眞想跪了去，對他們懺悔一番：

"你們這些純潔的青年呀！你們何苦要上我這裏來。你們以為我是你們的指導者麼？你們錯了。你們錯了。我有什麼學問。我有什麼見識。啊啊，你們若知道了我的內容，若知道了我的下流的性癖，怕大家都要來打我殺我呢！我是違反道德的叛逆者，我是戴假面的知識階級，我是著衣冠的禽獸！"

他心裏雖在這樣的想，面上却裝了一副嚴正的樣子，和他們在那裏談文藝社會各種問題。談了一個鐘頭，他們去了。質夫總覺得無聊，所

以就換了衣服跑進城去。

原來A城裏有兩個研究文藝的團體，一個是剛纔來過的這幾個青年的一團，一個是質夫的幾個學生和幾個已在學校卒業在社會上幹事的人的團體。前者專在研究文藝，後者是帶有宣傳文化事業的性質的。質夫因爲學校的關係和個人的趣味上，與後者的一團人接觸的機會比較多些，所以他們的一團人，竟暗暗裏把質夫當作了一個指導者看。近來質夫因爲放蕩的結果，許久不把他們的一團人擺在心裏了，剛纔見了那幾個工業和一中的青年學生，他心裏覺得有些對那一團人不起的地方，所以就打算進城去看看他們。其實這也不過是他自家欺騙自家的口實，他的朦朧的意識裏，早有想去看看碧桃海棠的心想存在了。

到了城裏，上他們一團人的本部，附設在一高等小學裏的新文化書店裏去坐了一忽，他就自然而然的走上金錢巷去。

在海棠房裏坐了一忽，已經是上燈的時刻

了。賀夫問碧桃在不在家，海棠的假母說：

"她上遊藝會去唱戲去了。"

這幾天來華洋義賑會爲募集捐款的緣故，辦了一個遊藝會。

女校書唱戲，也是遊藝會裏的一種遊藝，年紀很輕，喜歡出出風頭的碧桃，大約對這事是一定很熱心的。

賀夫聽碧桃上遊藝會去了，就也想去看看熱鬧，所以對海棠說：

"今晚我帶你上遊藝會去逛去罷。"

海棠喜歡得了不得，便梳頭擦粉的準備起來。一邊假母却去做了幾碗菜來請賀夫吃夜飯。賀夫吃完了夜飯，與海棠約定了在遊藝會的舊戲場的左廊裏相會，一個人就先走了。

賀夫一路走進了遊藝會場，遇見了許多紅男綠女，心裏忽覺得悲寂起來。走到各女學校的販賣場的時候，他看見他的一個學生正在與一個良家女子說話。他呆呆的立了一忽，馬上就走開了，心裏却在說：

"年輕的男女呀，要快樂正是現在，你們却盡你們的力量去尋快樂去罷。人生値得什麽；不於少年時求些快樂，等得秋風凋謝的時候，還有什麽呢！你們正在做夢的青年男女呀，願上帝都成就了你們的心願。我半老了。我的時代過去了。但願你們都好，都美，都成眷屬。不幸的事，不美的人，孤獨，煩悶，都推上我的身來，我願意爲你們負擔了去。橫竪我是沒有希望的了。"

這樣的想了一遍，他每悔恨自家的青年時代白白的葬送在無情的外國。

"如今半老歸來，那些鶯鶯燕燕，都要遠遠地避我了。"

他的傷感的情懷，一時又征服了他的感情的全部，他便覺得自家是坐在一隻半破的航船上，在日暮的大海中飄泊，前面只有黑雲大浪，海的彼岸便是"死"。

在燦爛的電燈光裏，喧擾的男女中間，他一個人儘在自傷孤獨。

他先上女校書唱戲場去看了一回，却不見碧桃的影子。他的孤獨的情懷又進了一層，便慢慢的走上舊戲場的左邊去，向四邊一看，海棠還沒有來，他推進了坐位，坐下去聽了一忽戲，臺上唱的正是瓊林宴，他看到了姓范的什麼人醉倒，鬼怪出來的時候，不覺笑了起來，以爲中國人的神秘思想，却比西洋的還更合于實用。看得正出神的時候，他覺得肩上被人拍了一下。他回過頭來一看，見碧桃和海棠站在他背後對他在那裏微笑。他馬上站了起來問她們說：

"你們幾時來的？"

她們聽不淸楚，質夫就叫她們走出戲場來。在質夫周圍看戲的人，都對了她們和質夫側目的看起來了。質夫就俯了首，匆匆的從人叢中跑了出來。跑到寬曠的園裏，他仰起頭來看看寒冷的碧天，見有一道電燈光線紅紅的射在半空中。他頭朝着了天，深深的吐了一口氣，慢慢的跟在他後面的海棠碧桃也來了。海棠含了冷冷的微笑說：

"我和碧桃都還沒有吃飯呢!"

賀夫就回答說:

"那好極了,我正想陪你們去喝一點酒。"

他們三人上場內宴春樓坐下之後,賀夫偷看了幾次碧桃的臉色,因為賀夫自從那一晚在海棠那裏過夜之後,還是第一次遇見碧桃,他怕碧桃待他要與從前變起態度來。但是碧桃却仍是同小孩子一樣,與他要好得很。他看着碧桃那種無猜忌的天真,一邊感着一種失望,一邊却又有一種羞愧的心想起來。

他心裏似乎說:

"像這樣無邪思的人,我不該以小人之心待她的。"

賀夫因為剛才那孤獨的情緒,還沒有消失,並且又遇着了碧桃,心裏就起了一種特別的傷感,所以一時多喝了幾杯酒。吃完了飯,碧桃說要回去,賀夫留她不住,只得放她走了。

賀夫陪着海棠從菜館下來的時候,已覺得有些昏昏欲睡的樣子,胡亂的跟海棠在會場裏

走了一轉，覺得疲倦起來，所以就對海棠說：

"你在這裏逛逛，我想先回家去。"

"回什麼地方去？"

"出城去。"

"那我同你出去，你再上我們家去坐一會罷。"

質夫送她上車，自家也雇了一乘人力車上金錢巷去。一到海棠房裏他就覺得想睡，說了二句閒話，就倒在海棠牀上和衣睡着了。

質夫醒來，已經是十一點五十分的樣子。假母問他要不要什麼吃，他也覺得有些餓了，便托她去叫了兩碗雞絲粥來。質夫看看外面黑的很，一個人跑出城去有些怕人，便聽了假母的話，又留在海棠那裏過夜了。

（八）

妓家的冬夜漸漸地深起來了。質夫吃了粥，講了幾句閒話，與海棠對坐在那裏頑骨牌，忽聽見後頭房裏一陣哄笑聲和爆竹聲傳了過來。質

夫吃了一驚，問是什麽。海棠幽幽的說：

"今天是菊花的生日，她老爺替她在放竹爆。"

質夫聽了這話，看看海棠的悲寂的面色，倒替海棠傷心起來。

因爲這班子裏客最少的是海棠。現在只有一個質夫和另外一個年老的候差的人。那候差的人現在錢也用完了，聽說不常上海棠這裏來。質夫也是於年底下要走的。一年中間最要用錢的年終，海棠怕要變得一個客也沒有。質夫想到了這裏，就不得不爲海棠擔起憂來。將近二點的時候，假母把門帶上了出去，海棠質夫就脫衣睡了。

正在現實與夢寐的境界上浮遊的時候，質夫忽聽見牀背後有噼噼的響聲，和竹木的爆裂聲音傳過來。他一開眼睛，覺得房內帳內都充滿了烟霧，塞得吐氣不出，他知道不好了。用力把海棠一把抱起，將她衣褲伞好，質夫就以命令似的聲音對她說：

"不要着忙，先把褲子衣服穿好來，另外的一切事情，有我在這裏，不要緊，不要着忙！"

他話沒有講完，海棠的假母也從門裏跌了進來，帶了哭聲叫着說：

"海棠，不好了，快起來，快起來！"

賢夫把衣服穿好之後，問海棠說：

"你的值錢的物事擺在什麽地方的？"

海棠一邊指着那牀前的兩隻箱子，一邊發抖哭着說：

"我的小寶寶，我的小寶寶，小寶寶呢？"

賢夫一看海棠的樣子，就跳到裏間屋裏去，把那乳母和小寶寶拉了出來，那時的火焰已經燒到了裏間屋裏了，賢夫吩咐乳母把小孩抱出外面去。他就馬上到床上把一條被拿了下來攤在地板上，把海棠的幾件掛在那裏的皮襖和枕頭邊上的一條首飾箱丟在被裏，包作了一包，與一隻紅漆的皮箱一並拖了出去。外邊已經有許多雜亂的人衝來衝去的搶箱子包袱，賢夫出了

死力的奔跑，才把一隻箱子和一個被包搬到外面。他回轉頭來一看，看見海棠和她的假母一邊哭着，一邊抬了一床帳子跟在後面。質夫把兩件物事擺下，吐了一口氣，忽見邊上有一乘人力車走過，他就拉住人力車，把箱子擺了上去，叫海棠和一個海棠房外使用的男人跟了車子向空地裏去看着。

質夫又同假母回進房來，搬第二次的東西，那時候黑烟已經把房內包緊了。質夫和假母抬了第二次東西出來的時候，門外忽衝着了翠雲。她披散了頭髮在那裏哭喊。質夫問她，怎麼樣？她哭着說：

"菊花的房同我的連着，我一點東西也沒有拿出來，燒得乾乾淨淨了。"

質夫就把假母和東西丟下，再跑到翠雲房裏去一看，她房裏的屋椽已經燒着拼了下來，箱子器具都炎炎的燃着了。質夫不得已就空手的跑了出來，再來尋翠雲，又尋她不着。質夫跑到碧桃房裏去一看，見她房裏有四個男人坐着說：

"碧桃荷珠已經往外邊去了。她們的東西由我們在這裏守着，萬一燒過來的時候，我們會替她搬的，請于老爺放心。"

原來荷珠碧桃的房在外邊，與菊花翠雲的房隔兩個天井，所以火勢不大，可以不搬的，質夫聽了便放了心，走出來上空地裏去找海棠去。質夫到空地裏的時候，就看見海棠儘呆呆的站在那裏。

因爲她太出神了，所以質夫走上她的背後，她也並不知道。質夫也不去驚動她，便默默的站在她的背後。過了三五分鐘，一個四十五六，面貌短小，鼻頭紅紅的男人走近了海棠的身邊問她說：

"我們的小孩子呢？"

海棠被他一問，倒吃了一驚，一見是他，便含了笑容指着乳母說：

"你看！"

"你驚駭了麼？"

"沒有什麼。"

賀夫聽了，才知道這便是那候差的人，那小娃娃就是他與海棠的種子，賀夫看看那男人，覺得他的面貌，卑鄙得很，一聯想到他與海棠結合的事情，覺不覺打起冷瘧來。他搖了一搖頭，對海棠的背後丟了一眼輕笑的眼色，就默默的走了。

那一天因爲沒有風，並且因爲救火人多，賀夫出巷外的時候火已經滅了。東方已有一線微明，雞叫的聲音有幾處聽得出來。賀夫一個人冒了侵早的寒冷空氣，從灰黑清冷的街上一步一步的走上北門坡下去。他的頭惱，爲夜來的淫樂與搬火時候的雜鬧攪亂了，覺得思想混雜得很。但是在這混雜的思想裏，他只見一個紅鼻頭的四十餘歲的男子的身體和海棠的矮小灰白的肉體合在一處，浮在他的眼前。他在遊藝場中感得的那一種孤獨的悲哀，和一種後悔的心思混在一塊，籠罩上他的全心。

（九）

第二天寒空裏忽又蕭蕭的下起雨來。倪龍庵感冒了風寒，還睡在床上，質夫一早就跑上龍庵的房，將昨晚失火的事情講給了他聽，他也嘆着說：

"翠雲眞是不幸呀！可惜我又病了，不能去看她，並且現在身邊錢也沒有。不能爲她盡一點力。"

質夫接着說：

"我想要明先出五十元，你出五十元，我出五十元，送她。教她好做些更換的衣服。下半天課完之後，打算再進城去看她，海棠的東西我都爲她搬出了，大約損失也是不多的。"

這一天下午，質夫冒雨進城去一看，鹿和班祗燒去了菊花翠雲的兩間房子和海棠的裏半間小屋。海棠的房間，已經用了木板修蓋好，海棠一家，早已搬進去住好了。質夫想問翠雲的下落，海棠的假母只說不知道，不肯告訴質夫。質夫坐了一會出來的時候，却遇見了碧桃。碧桃紅

了一紅臉，笑質夫說：

"你昨晚上沒有鬧出病來麽？"

質夫跑上前去把她一把拖住說：

"你若再講這樣的話，我又要咬你的臂了。"

她討了饒，質夫才問她翠雲住在什麽地方。她領了質夫走上巷口的一間同豬圈似的屋裏去。一間潮濕不亮的丈五尺長的小屋裏坐滿了些假母妓女在那裏弔慰翠雲。翠雲披散了頭髮，眼睛哭得紅腫，坐在她們的中間。質夫進去叫了一聲，

"翠雲！"

覺得第二句話說不出來，鼻子裏也有些酸起來了。翠雲見了質夫，就又哭了起來。那些四圍坐着的假母妓女走散之後，翠雲才斷斷續續的哭着說：

"于老爺，我…我…怎麽，……怎麽好呢！現在連被褥都沒有了。"

質夫默坐了好久，才慢慢地安慰她說：

"偏是龍應這幾天病了，不能過來看你。但

我已經同他商量過，大約他與許明先總能幫你的忙的。”

質夫看着她的周圍，覺得連梳頭的鏡盒都沒有，就問她說：

“你現在有零用錢沒有？”

他又哭着搖頭說：

“還……還有什麼！我有八十幾塊的鈔票全擺在箱子裏燒失了。”

質夫開開皮包來一看，裏面還有七八張鈔票存在，便拿給了她說：

“請你收着，暫且當作零用罷。你另外還有什麼客人能幫你的忙？”

“另外還有一二個客人，都是窮得同我一樣。”

質夫安慰了她一番。約定於明天送五十塊錢過來，便走回學校內去。

（十）

耶穌的聖誕節近了。一九二一年所餘也無

幾了。晴不晴，雨不雨的陰天連續了幾天，寒空裏堆滿了灰黑的層雲。今年氣候說比往年暖些，但是A城外法政專門學校附近的枯樹枝桿，已在寒風裏發起顫來了。

質夫的學校裏，爲考試問題與教職員的去留問題，空氣緊張起來。學生向校長許明先提出了一種要求，把某某某某的幾個教員要去，某某某某的幾個教員要留的事情，非常強硬的說了，質夫因爲是陸校長聘來的教員，並且明年還不得不上日本去將卒業論文提出，所以學生來留的時候，確實的拒絕了。

其中有一個學生，特別與質夫要好，大家推他來留了幾次，質夫只講了些傷心的話，與他約了後會，宛轉的將不能再留的話說給他聽。

那純潔的學生聽了質夫的殷殷的別話，就在質夫面前哭了起來，質夫的灰頹的心，也被他打動了。但是最後質夫終究對他說：

"要答應你再來也是不難，但現在雖答應了你，明年若不能來，也是無益的。這去留的問題，

我們暫且不講罷。"

同事中間，因爲明年或者不能再會的緣故，大家輪流請起酒來，這幾日質夫的心裏，爲淡淡的離情充滿了。

有一晚星期六晚上，質夫喝醉了酒，又與龍庵風世上鹿和班去，那時候翠雲的房間也修蓋好了。燒燒鴉片煙，講講閒話，已經到了十二點鐘，質夫想同海棠再睡一夜，就把他今晚不回去的話說了。龍庵風世走後，海棠的假母匆匆促促的對質夫說：

"今晚對不起得很，海棠要上別處去。"

質夫一時漲紅了臉，心裏氣憤得不堪，但是膽量很小虛榮心很大的質夫，也只勉強的笑了一臉，獨自一個人從班子裏出來，上寒風很緊的長街上走回學校裏去。本來是生的悶汰兒的他，因想嘗嘗那失戀的滋味，故意車也不坐，在冷清的街上走向北門城下去。他一路走一路在想：

"連海棠這樣醜的人都不要我了。啊啊，我眞是世上最孤獨的人了，眞成了世上最孤

獨的人了啊!"

這些自傷自悼的思想，他爲想滿足自家的感傷的懷抱，當然是比事實還更誇大的。

學校內考試也完了。學生都已回家去了，質夫因爲試卷沒有看完，所以不得不遲走幾天，約定龍庵於三日後乘船到上海去。

到了要走的前晚，他總覺得海棠人還忠厚；那一晚的事情，全是那假母弄的鬼。雖然知道天下最無情的便是妓女，雖然知道海棠還有一個同她生小孩的客在，但是生性柔弱的質夫，覺得這樣的別去，太是無情。況且同吳遲生一樣的那純潔的碧桃，無論如何，總要同她話一話別。況這一回別後，此生能否再見，事很渺茫，即便能夠再見，也不知更在何日。所以那一晚質夫就作了東，邀龍庵風世碧桃荷珠翠雲海棠在小蓬萊菜館裏吃飯。

質夫看看海棠那愚笨的樣子，與碧桃的活潑，荷珠的嬌嬈，翠雲的老練一比，更加覺得她可憐。喝了幾杯無聊的酒，質夫就招海棠出席

來,同她講話。他自家坐在一張籐榻上,教海棠坐在他懷裏。他拿了三張十元的鈔票,輕輕的塞在她的袋裏。把她那隻小的乳頭捏弄了一回,正想同她親一親嘴走開的時候,那紅鼻頭的卑鄙的面貌,又忽然浮在他的眼前。

質夫幽幽的向她耳跟前說了一句"你先回去罷,"就站了起來,走回到席上來了。海棠坐了一忽,就告辭了,質夫送了她到了房門口,想她再回轉頭來看一眼的,但是愚笨的海棠,竟一直的出去了。

海棠走後,質夫忽覺興致淋漓起來,接連喝了二三杯酒,他就紅了眼睛對碧桃說:

"碧桃,我眞愛你,我眞愛你那小孩似的樣子。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家太看輕了。並得要請你把你的天眞保持到老,"我因爲海棠的緣故,不能和你多見幾面,是我心裏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可是你給我的印象,比什麼人更深,我若要記起忘不了的人來,那麼你就是其中的一個。我這一次回上海後,不知

道能不能和我的姓吳的好朋友相見，我若見了他，定要把你的事情講給他聽。我那一天晚上對你講的那個朋友，你還想得起來麼？"

質夫又舉起杯來乾了一滿杯，這一次却對翠雲說：

"翠雲，你眞是糟糕。嫁了人，男人偏會早死，這一次火災你又燒在裏頭，但是……翠雲…我們人是很容易老的，我說，翠雲，你別怪我，還是早一點跟人吧！"

幾句話說得翠雲吊下眼淚來，一座的人都沉默了。吳風世覺得這沉默的空氣壓迫不過，就對質夫說：

"我們會少離多，今晚上應該快樂一點。我們請碧桃唱幾齣戲罷！"

大家都贊成了，碧桃還是呆呆的在那裏注視質夫，質夫忽對碧桃說：

"碧桃，你看癡了麼？唱戲呀！"

碧桃馬上從她的小孩似的悲哀狀態回復了

轉來，琴師進來之後，碧桃問唱什麼戲，質夫搖頭說：

"我不知道，由你自家唱罷！"

碧桃想了一想，就唱了一段打棍出箱，正是質夫在遊藝會裏聽過的那一段。質夫聽她唱了一句，就走上窗邊坐下。他聽聽她的悲哀的清唱，看看窗外沉沉的暗夜，覺得一種莫名其妙的哀思忽而湧上心來。不曉是什麼緣因，他今晚上覺得心裏難過得很。聽碧桃唱完了戲，胡亂的喝了幾杯酒，他就別了碧桃荷珠翠雲，跑回家來，龍庵硬世定要他上鹿和班去，他怎麼也不肯，竟一個人走了。

（十一）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晚上，A城中的招商碼頭上到了一隻最新的輪船，一點鐘後，要開往上海去的。在上船下船的雜闊的人叢中，在黃灰灰的燈影裏，質夫和龍庵立在碼頭船上和幾個來送的人在那裏講閒話，圍着龍庵的

是一羣學校裏的同事和許明先，圍着質夫的是一羣青年，其中也有他的學生，也有A地的兩個青年團體中的人。質夫一一與他們話別之後，就上艙裏去坐了。不多一忽船開了，碼頭上的雜亂的叫喚聲，也漸漸的聽不見了。質夫跑上船舷上去一看，在黑闇的夜色裏，只見A地的一排燈火，和許多人家的黑影，在一步一步的退向後邊去。他呆呆的了立了一會，見A省城祇剩了幾點燈影了。又看了一忽，那幾點燈影也看不出來了。質夫便輕輕的說："人生也是這樣的吧！吳遲生不知道在不在上海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初稿

一九二四年十月改作

采　石　磯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

Mein Leid ertoent der unbekannten Menge,

Ihr Beifall selbst macht meinem Herzen bang:

Und was sich sonst an meinem Lied erfreuet,

Wenn es noch lebt, irrt in der Welt zerstreuet.

(Goethe)

（一）

自小就神經過敏的黃仲則，到了二十三歲

的現在，也改不過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來。他本來是一箇負氣殉情的人，每逢興致激發的時候，不論講得講不得的話，都漲紅了臉，放大了喉嚨，抑留不住的直講出來。聽話的人，若對他的話有些反抗，或是在笑容上，或是在眼光上，表示一些不贊成他的意思的時候，他更要拚命的辯駁，講到後來他那雙黑晶晶的眼睛老張得很大，好像有火飛出來的樣子。這時候若有人出來說幾句迎合他的話，他必喜歡得要高跳起來，他那雙黑而且大的眼睛裏必有兩泓清水湧溢出來，再進一步，他的清瘦的頰上，就會有感激的眼淚流下來了。

像這樣的發洩一回之後，他總有三四天守着沈默，無論何人對他說話，他是噤口不作回答的。在這沈默期間內，他也有一箇人關上了房門，在那學使衙門東北邊的藩春園西室裏兀坐的時候，也有青了臉，一箇人上清源門外的深雲館懷古臺去獨步的時候，也有跑到南門外姑熟溪邊上的一家小酒館去痛飲的時候。不過在這

期間內他對人雖不說話，對自家却一箇人老在幽幽的好像講什麽似的．他一箇人，無論上什麽地方去，有時或輕輕的吟誦着詩或文章，有時或對自家嘻笑，有時或望着天空嘆惜，竟似忙得不得開交的樣子。但是一見着人，他那雙呆呆的大眼，舉起來看你一眼，他臉上的表情就變得同毫無感覺的木偶一樣，人在這時候遇着他，沒有一箇不被他駭退的。

學使的朱筠河，雖則非常愛惜他，但因爲事務煩忙的緣故，所以當他沈默幽鬱的時候，不能來爲他解悶。當這時候，學使左右上下四五十人中間，敢接近他，進到他房裏去與他談幾句話的，只有一箇他的同鄉洪稚存。與他自小同學，又是同鄉的洪稚存，很了解他的性格，見他與人論辯，憤激得不堪的時候，每出來爲他說幾句話，所以他對稚存比自家的弟兄還要敬愛。稚存知道他的脾氣，當他沈默起頭的一兩天，故意的不去近他的身，有時偶然同他在出入的要路上遇着的時候，稚存也裝成一副幽鬱的樣子，不過默默的

對他點一點頭就過去了。待他沈默過了一兩天，暗地裏看他好像有幾首詩做好，並且看他好像在市上酒肆裏醉過一次，或在城外孤冷的山林間痛哭了一場之後，稚存或在半夜或在清晨，方慢慢的走到他的房裏去，與他爭論離騷或批評韓昌黎李太白的雜詩，他的沈默也就此破了。

學使衙門裏的同事們，背後雖叫他黃瘋子，當他的面，却箇箇怕他得很。一則因爲他是學使朱公最鍾愛的上客，二則因爲他習氣太深，批評人家的文字，不顧人下得起下不起，只曉得順了自家的性格，直言亂駡。

他跟提督學政朱筠河公到太平，也有大半年了，但是除了洪稚存和朱公二人而外，竟沒有一箇第三箇人能同他講得上半箇鐘頭的話。凡與他見過一面的人，能了解他的，只說他恃才傲物，不可訂交，不能了解他的，簡直說他一點兒學問也沒有，只仗着了朱公的威勢要發脾氣，他的聲譽和朋友，一年一年的少下去，他的自小就有的憂鬱症，反一年一年的深起來了。

(二)

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也深了。長江南岸的太平府城裏,已吹到了涼冷的北風,學使衙門西面園裏的楊柳梧桐橡樹等雜樹,都帶起鵝黃的淡色來。園角上荒草叢中,在秋月皎潔的晚上,淒淒唧唧的候蟲的鳴聲,也覺得漸漸的幽下去了。

昨天晚上,因爲月亮好得很,仲則竟犯了風露,在園裏看了一晚的月亮。在疏疏密密的樹影下走來走去的走走,看看地上同嚴霜似的月光,他忽然感觸舊情,想到他少年時候的一次悲慘的愛情上去。

"唉唉!但願你能享受你家庭內的和樂!"

這樣的嘆了一聲,遠遠的向東天一望,他的眼前,忽然現出了一個十六歲的伶俐的少女來。那時候仲則正在宜興氿里讀書,他同學的陳某趙某都比他有錢,但那少女的一雙水盈盈的眼光,却只注視在瘦弱的他的身上。他過年的時候因爲要回常州,將別的那一天,又到她家裏去她,

不曉是什麼緣故，只是對他啼泣。同她痴坐了半箇鐘頭，他已經走到門外了，她又叫他回去，把一條當時流行的淡黃綢的汗巾送給了他。這一回當臨去的時候，却是他要哭了，兩人又抱擁着痛哭了一場，把他們的眼淚，都流在那條汗巾的上面。一直到航船要開的將晚時候，他纔把那條汗巾收藏起來，同她別去。這一回別後，他和她就再沒有談話的機會了。他第二回到宜興的時候，他的年少的悲哀，只成了幾首律詩，流露在紙上，

大道青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闌門外去來車，匆匆覺得揚州夢，檢點閒愁在鬢華。

喚起窗前尚宿酲，啼鵑催去又聲聲，丹青舊誓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細逐空香百遍行。

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浣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

再，愁過春水故鄉寬，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煙，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有青鳥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脫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祗自憐。

後三年，他在揚州城裏看城隍會，看見一個少婦，同一年約三十左右，狀似富商的男人在街上緩步。她的容貌絕似那宜興的少女，他晚上回到了江邊的客寓裏，又做了四首感舊的詩，

風亭月榭記綢繆，夢裏聽歌醉裏愁，牽袂幾曾終絮語，掩關從此入離憂，明燈錦幄珊珊骨，細馬春山翦翦眸，最憶頻行尚回首，此心如水只東流。

而今潘鬢漸成絲，記否羊車並載時，挾彈何心驚共命，撫柯底苦破交枝，如馨風柳傷思曼，別樣煙花惱牧之，莫把鵾弦彈昔昔，經秋憔悴為相思。

柘舞平康舊擅名，獨將青眼到書生，輕移錦

被添晨臥，細酌金卮遣旅情，此日雙魚寄公子，當時一曲怨東平，越王祠外花初放，更向何人綴綴行。

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幔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塚樹至今哀。

他想想現在的心境，與當時一比，覺得七年前的他，正同陽春暖日下的香草一樣，蓬蓬烈烈，剛在發育。當時新中了秀才，眼前尚有無窮的希望，在那裏等他。

"到如今還是依人碌碌！"

一想到現在的身世，他就不知不覺的悲傷起來。忽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到了園裏，月光裏的樹影索索落落的顫動了一下，他也打了一個冷痙，覺得毛細管，都竦豎起來了。

"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他稍微放大了聲音吟了一遍．走來走去走了幾步，一則想壯壯自家的膽，二則想把今夜所得的

這兩句詩，湊成一首全詩。但是他的心想，亂得同水流的線巢一樣，怎麽也湊不成上下的句子。園外的園隸街裏，打更的聲音和燈籠的影子過去之後，月光更潔淼得怕人。好像是秋霜已經下來的樣子，他只覺得身上一陣一陣的寒冷起來。想想窮冬又快到了，他箧裏只有幾件大布的棉衣，過冬若要去買一件狐皮的袍料，非要有四十兩銀子不可，並且家裏也許久不寄錢去了，依理而論，也該寄幾十兩銀子回去，爲老母添置幾件衣服，但是照目前的狀態看來，叫他何處去弄得到這許多銀子。他一想到此，心裏又添了一層煩悶。呆呆的對西斜的月亮看了一忽，他却順口念出了兩句詩來：

"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義和快著鞭，"

他念了兩遍，背後的園門裏忽而走了一個人出來，輕輕的叫着說：

"好詩好詩，仲則！你到這時候還沒有睡麽？"

仲則倒駭了一跳，回轉頭來就問他說，

"稚存！你也還沒有睡麽？一直到現在在那

裏幹什麼？"

"竹君要我爲他起兩封書稿，我現在剛擱下筆哩！"

"我還有兩句好詩，也念給你聽罷，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詩是好詩，可惜太衰颯了。"

"我想把他們湊成兩首律詩來，但是怎麼也做不成功。"

"還是不做成的好。"

"何以呢？"

"做成之後，豈不是就沒有興致了麼？"

"這話倒也不錯，我就不做了罷。"

"仲則，明天有一位大考據家來了，你知道麼？"

"誰呀？"

"戴東原。"

"我只聞諸葛的大名，却沒有見過這一位小孔子，你聽誰說他要來呀？"

"是北京紀老太史給竹君的信裏說及的，竹

君正預備着迎接他呢!"

"周秦以上並沒有考據學,學術反而昌明,近來大名鼎鼎的考據學家很多,僞書却日見風行,我看那些考據學家都是盜名欺世的。他們今日講詩學,明日弄訓詁,再過幾天,又要來談治國平天下,九九歸原,他們的目的,總不外乎一箇翰林學士的銜頭,我勸他們還是去參注酷吏傳的好,將來束帶立於朝,由禮部而吏部,或領理藩院,或拜內閣大學士的時候,倒好照樣去做。"

"你又要發痴了,你不怕旁人說你在妒嫉人家的大名麼?"

"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們的大言欺世,排斥異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賤的迎合世人。"

"仲則!你在哭麼?"

"我在發氣。"

"氣什麼?"

"氣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未來的酷吏!"

"戴東原與你有什麼仇?"

"戴東原與我雖然沒有什麼仇,但我是疾惡如仇的。"

"你病剛好,又憤激得這個樣子,今晚上可是我害了你了,仲則,我們為了這些無聊的人嘔氣也犯不着,我房裏還有一瓶紹興酒在,去喝酒去罷。"

他與洪稚存兩人,昨晚喝酒喝到雞叫纔睡,所以今朝早晨太陽射照在他窗外的花壇上的時候,他還未曾起來。

門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紺碧的天空,高得渺渺茫茫。窗前飛過的鳥雀的影子,也有些秋意,仲則窗外的幾株梧桐樹葉,在這浩浩的白日裏,也無風的自在凋落。

一直等太陽射照到他的朝西南的窗下的時候,仲則纔醒,從被裏伸出了一隻手,撩開帳子,向窗上一望,他覺得晴光射目,有些眩暈。仍復放下了帳子,閉了眼睛,在被裏睡了一忽,他的

昨天晚上的亢奮狀態，已經過去了，只有秋蟲的鳴聲，梧桐的疏影和雲月的光輝，成了昨夜的記憶，還印在他的今天早晨的腦裏。又開了眼睛呆呆的對帳頂看了一忽，他就把昨夜追憶少年時候的情緒想了出來。想到這裏，他的創作慾已經抬頭起來了。從被裏坐起，把衣服一披，他拖了鞋就走上書棹邊上去。隨便拿了一張棹上的破紙，和一枝墨筆他寫出了一首詩來：

絡緯啼歇疏梧煙，露華一白涼無邊，纖雲微蕩月沉海，列宿亂搖風滿天。誰人一聲歌子夜，尋聲宛轉空臺榭，聲長聲短雞鳴，曙色冷光相激射。

（三）

仲則寫完了最後的一句，就把筆擱下，反覆的吟誦了數遍。呆着向窗外的晴光一望，他又拿起筆來，伏下身去，在詩的前面填了"秋夜"的兩字，作了詩題。他一邊就俟從拿來的面水洗面，一邊眼睛還不能離開剛纔寫好的詩句，微微的

在吟着。

他洗完了面，飯也不吃，便一個人走出了學使衙門，慢慢的向南面的龍津門走去。十月中旬的和暖的陽光，不暖不熱的灑滿在冷清的太平府城街上。仲則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孰溪，儘沿了細草黃沙的鄉間的大道，向着東南前進。道旁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在秋風裏微顫。樹梢上有幾點烏鴉，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仲則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了中心，在晴空裏飛舞。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淨的白田，因爲稻已割盡，祗留了點點的稻草根株，靜靜的在享受陽光。仲則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走過了一塊乾淨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在樹下坐下了。靜靜地聽了一忽鴉噪聲音，他舉頭却見了前面的一帶秋山，劃在晴朗

的天空中間。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這樣的念了一句，他忽然動了登高望遠的心思。立起了身，他又回到官道上來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陽裏躺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仲則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箇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仲則因爲將近山麓了，想問一聲上謝公山是如何走法的，所以就對那跑出來的小孩問了一聲。那小孩把小手指頭含在嘴裏，好像怕羞似的跑進去了。白花犬因爲仲則站住不走了，叫得更加厲害，過了一會，草舍門裏又走出了一箇頭上包青布的老農婦來。仲則作了笑容恭恭敬敬的問她說：

"老婆婆，你可知道前面的是謝公山不是？"

老婦搖搖頭說。

"前面的是龍山。"

"那麽謝公山在那裏呢？"

"不知道，龍山左面的是青山，還有三里多路啦。"

"是青山麼？那山上有墳墓沒有？"

"墳墓怎麼會沒有！"

"是的，我問錯了，我要問的，是李太白的墳。"

"噢噢，李太白的墳麼？就在青山的半腳。"

仲則聽了這話，喜歡得很，便告了謝，放輕腳步，從一條狹小的歧路折向東南的謝公山去。謝公山原來就是青山，鄉下老婦只曉得李太白的墳，却不曉得青山一名謝公山，仲則一想，心裏覺得感激得很，恨不得想拜她一下。他的很易激動的感情，幾乎又要使他下淚了。他漸漸的前進，路也漸漸窄了起來，路兩傍的雜樹矮林，也一處一處的多起來了。又走了半箇鐘頭的樣子，他走到青山腳下了。在細草簇生的山坡斜路上，他遇見了兩箇砍柴的小孩，唱着山歌，挑了兩肩短小的柴擔，跑頭下來。他立住了腳，又恭恭敬敬的問說：

"小兄弟，你們可知道李太白的墳在那裏的?"

兩小孩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儘管向前的街來。仲則讓在路旁，一面又放聲發問了一次。他們因爲儘在唱歌，沒有注意到仲則，所以仲則第一次問的時候，他們簡直不知道路上有一個人在和他們閱頭的走來，及走到了仲則的身邊，看他好像在發問的樣子，他們就歇了歌唱，忽而向仲則驚視了一眼。聽了仲則的問話，前面的小孩把手向仲則的背後一指，好像求同意似的，回頭來向後面的小孩看着說：

"李太白?是那一個墳罷?"

後面的小孩也爭着以手指點說：

"是的，是那一個有一塊白石頭的墳。"

仲則回轉了頭，向他們指着的方向一看，看見幾十步路外有一堆矮林，矮林邊上有一穴前面有一塊白石的低墳。

"啊，這就是麼?"

仲則的這嘆聲裏，也有驚喜的意思，也有失望的

意思，可以聽得出來。他走到了墳前，只看見一個雜草生滿的荒塚。並且背後的那兩小孩的歌聲，漸漸的幽了下去，忽然聽不見了，山間的沈默，馬上就擴大了開來，包壓在他的左右上下。他爲這沈默一壓，看看這一堆荒塚，又想到這荒塚底下葬着的是一個他所心愛的薄命詩人，心裏的一種悲感，竟同江湖似的湧了起來。

"啊啊，李太白，李太白！"

不知不覺的叫了一聲，他的眼淚也同他的聲音同時滾下來了。微風吹動了墓草，他的模糊的淚眼，好像看見李太白的墳墓活起來的樣子。他在墳的周圍走了一圈，又回到墓門前跪下了。

他默默的在墓前草上坐了好久。看看四圍的山間透明的空氣，想想詩人的寂寞的生涯，又回想到自家的現在被人家虐待的境遇，眼淚只是落落索索的流下來。看看太陽已經低了下去，墳前的草影長起來了，他方把今天睡到了日中纔起來，洗面之後跑出衙門，一直還沒有取過食物的事情想了出來。他覺得饑餓極了。

(四)

他挨了餓,慢慢的朝着了斜陽,走回來的時候,短促的秋日,已將晚了. 他一面賞玩着日暮的秋郊野景,一面一句一句的在那裏想詩,跛過了城門,在燈火零星的街上,走回學使衙門去的時候,他的弔李太白的詩也想完全了:

"束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學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着處,即今遺躅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惟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 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灞橋驢背客,(賈島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真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街

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
拾遺，窆石却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衡
雲慘慘通九疑，即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
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
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
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仲則走到學使衙門裏，只見正廳上燈燭輝煌，好像在那裏張宴。他因爲人已疲倦極了，便悄悄的回到他住的壽春園西室去。命僕役搬了菜飯來，在燈下吃了，洗完手面之後，他就想上床去睡，稚存却青了臉，張了鼻孔，作了悲寂的形容，走進他的房來。

"仲則，你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我倦極了，我上李太白的墳前去了一次。"

"是謝公山麼?"

"是的，你的樣子何以這樣的枯寂，沒有一點兒生氣?"

"唉，仲則，我們沒有一點小名氣的人，簡直還是不出外面來的好。咽啊，文人的卑污

呀!"

"是怎麼一回事?"

"昨晚上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那大考據家的事情。"

"哦,原來是戴東原到了。"

"仲則,我眞佩服你昨晚上的議論。戴大家這一回出京來,拿了許多名人的薦狀,本來是想到各處來弄幾箇錢的。今晚上竹君辦酒替他接風,他在席上聽了竹君誇奬你我的話,就冷笑了一臉說"華而不實"。仲則,叫我如何忍受下去呢!這樣卑鄙的文人,這樣的只知排斥異己的文人,我眞想和他拚一條命。"

"竹君對他這話,也不說什麼麼?"

"竹君自家也在著"十三經文字同異",當然是與他志同道合的了。並且在盛名的前頭,那一箇能不爲所屈,啊啊,我恨不能變一箇秦始皇,把這些卑鄙的僞儒,殺箇乾淨。"

"僞儒另外還講些什麼?"

“他說你的詩他也見過，太少忠厚之氣，并且典故用錯得不少。”

“混蛋，這樣的胡說亂道，天下難道還有真是非麼？他住在什麼地方？去，去，我也去問他箇明白。”

“仲則，且忍耐着罷，現在我們是鬪他不贏的。如今世上盲人多，明眼人少，他們只有耳朵，沒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誰清誰濁，只信名氣大的人，是好的，不錯的。我們且待百年後的人來判斷罷！”

“但我終覺得忍耐不住，稚存，稚存。”

“……………”

“稚存，我我…我想…想回家去了。”

“……………”

“稚存，稚存，你…你…你怎麼樣？”

“仲則，你有錢在身邊麼？”

“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沒有川費，怎麼回去呢？”

（五）

仲則的性格，本來是非常激烈的，對于戴東原的辱罵，怎麼也忍受不過去，昨晚上和稚存兩人默默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走了半夜，打算回常州去，又因爲沒有路費，不能回去。當半夜過了，學使衙門裏的人都睡着之後，仲則和稚存還是默默的背着了手在房裏走來走去的走。稚存看看燈下的仲則的清瘦的影子，想叫他睡了，但是看看他的水汪汪的注視着地板的那雙眼睛，和他的全身在微顫着的憤激的身體，終說不出話來，所以稚存舉起頭來對仲則偸看了好幾眼，依舊把頭低下去了。到了天將亮的時候，他們兩人的憤激已消散了好多，稚存就對仲則說：

“仲則，我們的眞價，百年後總有知者，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戴東原不是史官，他能改變百年後的歷史麼？一時的勝利者未必是萬世的勝利者，我們還該自重些。”

仲則聽了這話，就舉起他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

對稚存看了一眼。呆了一忽，他纔對稚存說：

"稚存，我頭痛得很。"這樣的講了一句，仍復默默的俯了首，走來走去走了一回，他又對稚存說：

"稚存，我怕要病了。我今天走了一天，身體已經疲倦極了，回來又被那傖嚊這樣的辱罵一場，稚存，我若是死了，要你爲我復仇的呀！"

"你又要說這些話了，我們以後還是務其大者遠者，不要在那些小節上消磨我們的志氣罷！我現在覺得戴東原那樣的人，並不在我的眼中了。你且安睡罷。"

"你也去睡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稚存去後，仲則一個人還在房裏俯了首走來走去的走了好久，後來他覺得實在是頭痛不過了，纔上床去睡。他從睡夢中哭醒了好幾次。到第二天中午，稚存進他房去看他的時候，他身上發熱，兩頰緋紅，儘在那裏講譫語。稚存到他床邊，伸手到他頭上去一摸，他忽然坐了起來問稚存

說：

"京師諸名太史說我的詩怎麼樣?"

稚存含了眼淚勉強笑着說：

"他們都在稱讚你，說你的才在漁洋之上。"

"在漁洋之上？呵呵，呵呵，"

稚存看了他這病狀，就止不住的流下眼淚來，本想去通知學使朱笥河，但因為怕與戴東原遇見，所以只好不去。稚存用了濕手巾把他頭腦涼了一涼，他纔睡了一忽。不上三十分鐘，他又坐起來問稚存說：

"竹君，……竹君怎麼不來？竹君怎麼這幾天沒有到我房裏來過？難道他果眞信了他的話了麼？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誰願意住在這裏！"

稚存聽了這話，也覺得這幾天竹君對他們有些疏遠的樣子，心裏雖則非常悲憤，但對仲則只能裝着笑容說：

"竹君剛纔來過，他見你睡着在這裏，教我不要驚醒你來，就悄悄的出去了。"

"竹君來過了麼?你怎麼不講?你怎麼不教他把那大盜趕出去?"

稚存騙仲則睡着之後,自己也哭了一個爽快。夜陰侵入到仲則的房裏來的時候,稚存也在仲則的床沿上睡着了。

(六)

歲月遷移了。乾隆三十七年的新春帶了許多風霜雨雪到太平府城裏來,一直到了正月盡頭,天氣方纔晴朗。臥在學使衙門東北邊䜣春園西室的病夫黄仲則,也同陰暗的天氣一樣,到了正月盡頭却一天一天的強健起來。本來是消瘦的他,遭了這一場傷寒重症,更消瘦得可憐:但稚存與他的友情,經了這一番患難,倒是一天濃厚一天。他們二人各對各的天分,也更互相尊敬起來,每天晚上,各講自家的抱負,總要講到三更過後纔肯入睡,兩個靈魂,差不多將化作成一箇了。

二月以後,天氣忽而變暖了。仲則的病體也

一刻一刻的強壯起來。到了二月半，仲則已能起來往浮邱山下的廣福寺去燒香去了。

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經了這一番大病，並沒有什麽改變。他總覺得自從去年歲暮原來了一次之後，朱竹君對他的態度，不如從前的誠懇了。有一天日長的午後，他一個人在房裏翻開舊作的詩稿來看，看見去年初見朱竹君學使時候的一首"上朱笥河先生"的柏梁古體詩。他想想當時一見如舊的知遇，與現在的無聊的狀態一比，覺得人生事事，都無長局。拿起筆來，他又添寫了四首律詩到詩稿上去，

抑情無計總飛揚，忽忽行迷坐若忘，遁擬鑿坯因骨傲，吟還帶索為愁長，聽猿詎止三聲淚，繞指真成百鍊鋼，自傲一嘔休示客，恐將冰炭置人腸。

歲歲吹簫江上城，西園桃梗託浮生，馬因識路真疲路，蟬到吞聲尚有聲，長鋏依人遊未已，短衣射虎氣難平，劇憐對酒聽歌夜，絕似中年以後情。

鳶肩火色負輪囷，臣壯何曾不若人，文倘有光真怪石，足如可析是勞薪，但工飲啖猶能活，尚有琴書且未貧，芳草滿江容我采，此生端合付靈均。

似綺年華指一彈，世途惟覺醉鄉寬，三生難化心成石，九死空嘗膽作丸，出郭病軀愁直視，登高短髮愧旁觀，升沈不用君平卜，已辦秋江一釣竿。

（七）

天上沒有半點浮雲，淺藍的天色 受了陽光的蒸染，蒙上了一層淡紫的晴霞，千里的長江，映着幾點青螺，同逐夢似的流奔東去。長江腰際，青螺中一箇最大的采石山前，太白樓開了八面高窗，倒影在江心牛渚。山水，樓閣，和樓閣中的人物，都是似醉似痴的在那裏點綴陽春的煙景。這是三月上巳的午後，是安徽提督學政朱笥河公在太白樓大會賓客之日。翠螺山的峯前峯後，都來往着與會的高賓，或站在三台閣上，數

水平線上的來帆，或散在牛渚磯頭，尋前朝歷史上的遺蹟。從太平府到采石山，有二十里的官路。澄江門外的沙郊，平時不見有人行的野道上，今天差不多路空不過五步。八府的書生，正來當塗應試，聽得學使朱公的雅興，都想來看看朱公樂籠裏的人材。所以江山好處，蛾眉燃犀諸亭都為遊人佔領了去。

黃仲則當這青黃互競的時候，也不改他常時的態度。本來是纖長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餘，穿了一件白袷春衫，立在人叢中間，好像是怕被風吹去的樣子。清臞的頰上，兩點紅暈，大約是薄醉的風情。立在他右邊的一個肥矮的少年，同他在那裏看對岸的青山的，是他的同鄉同學的洪稚存。他們兩人在采石山上下走了一轉回，到太白樓的時候，柔和肥胖的朱笥河笑問他們說：

"你們的詩做好沒有？"

洪稚存含着了微笑搖頭說：

"我是閉門覓句的陳無已。"

萬事不肯讓人的黄仲則，就拍着笑說：

"我却做好了。"

朱笥河看了他這一種少年好勝的形狀，就笑着說：

"你若是做了這樣快，我就替你磨墨，你寫出來罷。"

黄仲則本來是和朱笥河說說笑話的，但等得朱笥河把墨磨好，横軸攤開來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寫了。他拿起筆來，往墨池裏擣了幾擣，就滴滴糊糊的寫了下去：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之樓樓百尺，笥河夫子文章伯，風流彷彿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同雲開，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然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坏土，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

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

一九二二十一月二十日午前

春風沉醉的晚上

（一）

在滬上閒居了半年，因爲失業的結果，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最初我住在靜安寺路南的一間同鳥籠似的永也沒有太陽晒着的自由的監房裏。這些自由的監房的住民，除了幾箇同強盜小竊一樣的兇惡的裁縫之外，都是些可憐的無名文士，我當時所以送了那地方一箇 Yellow Grub Street的稱號。在這Grub Street裏住了一箇月，房租忽漲了價，我就不得不拖了幾本破

香，搬上跑馬廳附近一家相識的棧房裏去。後來在這棧房裏又受了種種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橋北岸的鄧脫路中間，日新里對面的貧民窟裏，尋了一間小小的房間，遷移了過去。

鄧脫路的這幾排房子，從地上量到屋頂，只有一丈幾尺高。我住的樓上的那間房間，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伸一伸懶腰，兩隻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從前面的衖裏踱進了那房子的門，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鐵罐玻璃瓶舊鐵器堆滿的中間，側着身子走進兩步，就有一張中間有幾根橫檔跌落的梯子靠牆擺在那裏。用了這張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個二尺寬的洞裏一接，即能走上樓去。黑沈沈的這層樓上，本來只有貓額那麼大，房主人却把牠隔成了兩間小房。外面一間是一個某某烟公司的女工住在那裏，我所租的是梯子口頭的那間小房，因爲外間的住者要從我的房裏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間的便減幾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彎腰老人。他

的臉上的青黃色裏，映射着一層闇黑的油光。兩隻眼睛是一隻大一隻小，顴骨很高，額上頰上的幾條皺紋裏滿砌着煤灰。好像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樣子。他日日於八九點鐘的時候起來，咳嗽一陣，便挑了一雙竹籃出去，到午後的三四點鐘仍舊挑了一雙空籃回來有時挑了滿擔回來的時候，他的竹籃裏便是那些破布破鐵器玻璃瓶之類。像這樣的晚上，他必要去買些酒來喝喝，一個人坐在床沿上瞎罵出許多不可捉摸的話來。

我與間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來的那天午後。春天的急景已經快晚了的五點過的時候，我點了一枝蠟燭，在那裏安放幾本剛從棧房裏搬過來的破書。先把他們疊成了兩方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後把兩個二尺長的裝畫的畫架覆在大一點的那堆書上。因爲我的器具都賣完了，這一堆書和畫架白天要當寫字臺，晚上可當床睡的。擺好了畫架的板，我就朝着了這張由書疊成的桌子，坐在小一點的那堆

書上吸煙，我的背係朝着梯子的接口的。我一邊吸煙，一邊在那裏呆看放在桌上的蠟燭火，忽而聽見梯子口上起了響動，回頭一看，我只見了一箇我自家的擴大的投射影子，什麼也辨不出來，但我的聽覺分明告訴我說："有人上來了。"我向暗中凝視了幾秒鐘，一箇圓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纖細的女人的身體，方纔映到我的眼簾上來。——見了她的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間壁的同居者了。因爲我來找房子的時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訴我說，這屋裏除了他一箇人外，樓上祇住着一箇工女。我一則喜歡房價的便宜，二則喜歡這屋裏沒有別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纔站起來對她點了點頭說：

"對不起，我是今朝纔搬來的，以後要請你照應。"

她聽了我這話，也並不回答，放了一雙漆黑的大眼，對我深深的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門口去開了鎖，進房去了。我與她不過這樣的見了一

面，不曉是什麼原因，我只覺得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樑，灰白長圓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體，好像都是表明她是可憐的特徵，但是當時正爲了生活問題在那裏操心的我，也無暇去憐惜這還未曾失業的工女，過了幾分鐘我又動也不動的坐在那一小堆書上看蠟燭光了。

在這貧民窟裏過了一個多禮拜，她每天早晨七點鐘去上工和午後六點多鐘下工回來，只見我呆呆的對着了蠟燭或油燈坐在那堆書上。大約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痴不痴呆不呆的態度挑動了。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樓來的時候，我依舊和第一天一樣的站起來讓她過去。她走到了我的身邊，忽而停住了脚，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什麼似的問我說：

"你天天在這裏看的是什麼書?"

（她操的是柔和的蘇州音，聽了這一種聲音以後的感覺，是怎麼也寫不出來的，所以我祇能把她的言語譯成普通的白話。）

我聽了她的話，反而臉上漲紅了。因爲我天

天呆坐在那裏，面前雖則有幾本外國書擺着，其實我的腦筋昏亂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進去；有時候我祇用了想像在書的上一行與下一行中間的空白裏，填些奇異的模型進去。有時候我祇把書裏邊的插畫翻開來看看，就了那些插畫演繹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來。我那時候的身體因為失眠與營養不良的結果，實際上已經成了病的狀態了。況且又因為我的唯一的財產的一件綿袍子已經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裏全沒有光線進來，不論白天晚上，都要點着油燈或蠟燭的緣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縮了。在這樣狀態下的我，聽了她這一問，如何能夠不紅起臉來呢？所以我只是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並不在看書，不過什麼也不做呆坐在這裏，樣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這幾本書擺放着的。"

她聽了這話，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

種不了解的形容，依舊的走到她的房裏去了。

那幾天裏若說，我完全什麼事情也不去找什麼事情也不曾幹，却是假的。有時候，我的腦筋稍微清新一點，也曾譯過幾首英法的小詩，和幾篇不滿四千字的德國的短篇小說，於晚上大家睡熟的時候，不聲不響的出去投郵，寄投給某某書局。因為我的各方面就職的希望，早已經完全斷絕了，只有這一方面，還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腦筋，想想法子看。萬一中了他們編輯先生的意，把我譯的東西登了出來，也不難得着幾塊錢的酬報。所以我自遷移到鄧脫路以後，當她第一次同我講話的時候，這樣的譯稿已經發出了三四次了。

（二）

在亂昏昏的上海租界裏住着，四季的變遷和日子的過去是不容易覺得的。我搬到了鄧脫路的貧民窟之後，只覺得身上穿在那裏的那件破棉袍子一天一天的重起來，熱起來，所以我心

裏想：

"大約春光也已經老透了罷！"

但是囊中很羞澀的我，也不能上什麼地方去旅行一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燈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約是午後了，我也是這樣的坐在那裏，間壁的同住者忽而手裏拿了兩包用紙包好的物件走了上來，我站起來讓她走的時候，她把手裏的紙包放了一包在我的書桌上說：

"這一包是葡萄漿的麵包，請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還有一包香蕉買在這裏，請你到我房裏來一道吃罷！"

我替她拿住了紙包，她就開了門邀我進她的房裏去。共住了這十幾天，她好像已經信用我是一個忠厚的人的樣子。我見她初見我的時候臉上流露出來的那一種疑懼的形容完全沒有了。我進了她的房裏，纔知道天還未暗，因為她的房裏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陽返射的光線從窗裏射進來，照見了小小的一間房，由二條板鋪成的一張床，一張黑漆的半桌，一隻板箱，和一條圓

凳。床上雖則沒有帳子，但堆着二條潔淨的青布被褥。半桌上有一隻小洋鐵箱擺在那裏，大約是她的梳頭器具，洋鐵箱上已經有許多油汚的點子。她一邊把堆在圓凳上的幾件半舊的洋布綿襖，粗布褲等收在床上，一邊讓我坐下。我看了她那殷勤待我的樣子，心裏倒不好意思起來，所以就對她說：

"我們本來住在一處，何必這樣的客氣。"

"我並不客氣，但是你每天當我回來的時候，總站起來讓我，我却覺得對不起得很。"

這樣的說着，她就把一包香蕉打開來讓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隻，在床上坐下，一邊吃一邊問我說：

"你何以只住在家裏，不出去找點事情做做？"

"我原是這樣的想，但是找來找去總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麼？"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這樣的時候，他們

都不和我來往了。"

"你進過學堂麽?"

"我在外國的學堂裏曾經念過幾年書。"

"你家在什麽地方?何以不回家去?"

她問到了這裏，我忽而感覺到我自己的現狀了。因爲自去年以來，我只是一日一日的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麽人?""我現在所處的是怎麽一種境遇?""我的心裏還是悲還是喜?"這些觀念都忘掉了。經她這一問，我重新把半年來困苦的情形一層一層的想了出來。所以聽她的問話以後，我只是呆呆的看她，半晌說不出話來。她看了我這樣子，以爲我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臉上就立時起了一種孤寂的表情，微微的嘆着說：

"唉!你也是同我一樣的麽?"

微微的嘆了這一聲之後，她就不說話了。我看她的眼圈上有些潮紅起來，所以就想了一個另外的問題問她說：

"你在工廠裏做的是什麽工作?"

"是包紙煙的。"

"一天作幾個鐘頭工?"

"早晨七點鐘起,晚上六點鐘止,中上休息一個鐘頭,每天一共要作十個鐘頭的工。少作一點鐘就要扣錢的。"

"扣多少錢?"

"每月九塊錢,所以是三塊錢十天,三分大洋一個鐘頭。"

"飯錢多少?"

"四塊錢一月。"

"這樣算起來,每月一個鐘頭也不休息,除了飯錢,可省下五塊錢來。夠你付房錢買衣服的麼?"

"那裏夠呢!并且并且那管理人又要……啊啊!…　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廠的。你吃煙的麼?"

"吃的。"

"我勸你頂好還是不吃。就吃也不要去吃我們工廠的烟。我真恨死牠在這裏。"

我看看她那一種切齒怨恨的樣子，就不願意再說下去。把手裏捏着的半箇吃剩的香蕉咬了幾口，向四邊一看，覺得她的房裏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來道了謝，回到我自己的房裏來。她大約是作工倦了的緣故，每天回來大概是馬上入睡的，只有這一晚上，她在房裏好像是直到半夜還沒有就寢。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回來，總和我說幾句話。我從她自家的口裏聽得，知道她姓陳，名叫二妹，是蘇州東鄉人，從小係在上海鄉下長大的。她父親也是紙煙工廠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來和她父親同住在那間房裏，每天同上工廠去的，現在只剩了一箇人了。她父親死後的一箇多月，她早晨上工廠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回來也一路哭了回來的。她今年十七歲，也無兄弟姊妹，也無近親的親戚。她父親死後的葬殮等事，是他於未死之前把十五塊錢交給樓下的老人，托這老人包辦的。她說：

"樓下的老人倒是一箇好人，對我從來沒有起過壞心，所以我得同父親在日一樣的去

作工。不過工場的一個姓李的管理人却壞得很，知道我父親死了，就天天的想戲弄我。”

她自家和她父親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親是如何的一箇人？死了呢還是活在那裏？假使還活着，住在什麼地方？等等，她從來還沒有說及過。

（三）

天候好像變了。幾日來我那獨有的世界，黑暗的小房裏的腐濁的空氣，同蒸籠裏的蒸氣一樣，蒸得人頭昏欲暈，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發的神經衰弱的重症，遇了這樣的氣候，就要使我變成半狂。所以我這幾天來到了晚上，等馬路上人靜之後，每出去散步去。一箇人在馬路上從狹隘的深藍天空裏看看群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邊作些漫無涯涘的空想，倒是於我的身體很有利益。當這樣的無可奈何，春風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處亂走，走到天將明的時候纔回家去。我

這樣的走倦了回去就睡，一睡直可睡到第二天的日中，有幾次竟要睡到二妹下工回來的前後方纔起來。睡眠一足，我的健康狀態也漸漸的回復起來了。平時祇能消化半磅麵包的我的胃部，自從我的深夜遊行的練習開始之後，進步得幾乎能容納麵包一磅了。這事在經濟上雖則是一大打擊，但我的腦筋，受了這些滋養，似乎比從前稍能統一，我於遊行回來之後，就睡之前，做了幾篇Allan Poe式的短篇小說，自家看看，也不很壞。我改了幾次，抄了幾次，一一投郵寄出之後，心裏雖然起了些微細的希望，但是想想前幾回的譯稿的絕無消息，過了幾天，也便把牠們忘了。

鄰住者的二妹，這幾天來，當她早晨出去上工的時候，我總在那裏酣睡，只有午後下工回來的時候，有幾次有見面的機會，但是不曉是什麼原因，我覺得她對我的態度，又回到從前初見面的時候的疑懼狀態去了。有時候她深深的看我一眼，她的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裏，滿含[illegible]責

備我規勸我的意思。

我搬到這貧民窟裏住後，約莫已經有二十多天的樣子，一天午後我正點上蠟燭，在那裏看一本從舊書舖裏買來的小說，二妹急急忙忙的走上樓來對我說：

"樓下有一個送信的在那裏，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對我講這話的時候，她的疑懼我的態度更表示得明顯，她好像在那裏說："呵呵！你的事件是發覺了啊！"我對她這種態度，心裏非常痛恨，所以就氣急了一點，回答她說：

"我有什麼信？不是我的！"

她聽了我這氣憤憤的回答，更好像是得了勝利似的，臉上忽湧出了一種冷笑說：

"你自家去看罷！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時我聽見樓底下門口果真有一個郵差似的人在催着說：

"掛號信！"

我把信取來一看，心裏就突突的跳了幾跳，原來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譯稿，已經在某雜誌上發表了，信中寄來的是五圓錢的一張匯票。我的囊裏正是將空的時候，有了這五圓錢，非但月底要預付的來月的房金可以無憂，並且付過房金以後，還可以維持幾天食料，當時這五圓錢對我的效用的廣大，是誰也能推想得出來的。

第二天午後，我上郵局去取了錢，在太陽曬着的大街上走了一會，忽而覺得身上就淋出了許多汗來。我向我前後左右的行人一看，復向我自家的身上一看，就不知不覺的把頭低俯下去。我頸上頭上的汗珠，更同盛雨似的，一顆一顆的鑽出來了。因為當我在深夜遊行的時候，天上並沒有太陽，并且料峭的春寒，於東方微白的殘夜，老在靜寂的街巷中流着，所以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還覺得不十分與節季違異。如今到了陽和的春日曬着的這日中，我還不能自覺，依舊穿了這件夜遊的敝袍，在大街上闊步，與前後左右

的和節季同時進行的我的同類一比，我那得不自慚形穢呢？我一時竟忘了幾日後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來將盡的些微的積聚，便慢慢的走上閘路的估衣舖去。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來往的汽車人力車，車中坐着的華美的少年男女，和馬路兩邊的綢緞舖金銀舖窗裏的豐麗的陳設，聽聽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雜的人聲，脚步聲，車鈴聲，覺得是身到了大羅天上的樣子。我忘記了我自家的存在，也想和我的同胞一樣的歡歌欣舞起來，我的嘴裏便不知不覺的唱起幾句久忘了的京調來了。這一時的涅槃幻境，當我想橫越過馬路，轉入閘路去的時候，忽而被一陣鈴聲衝破了。我抬起頭來一看，我的面前正衝來了一乘無軌電車，車頭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機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的大聲罵我說：

"豬頭三！儂(你)艾(眼)睛勿散(生)咯！跌殺時，叫旺(黃)够(狗)來抵儂(你)命噢！"

我呆呆的站住了脚，目送那無軌電車尾後

捲起了一道灰塵，向北過去之後。不知從何處發出來的感情，忽而禁不住哈哈哈哈的笑了幾聲。等得四面的人注視我的時候，我纔紅了臉慢慢的走向閘路裏去。

我在幾家估衣舖裏，問了些夾衫的價錢，還了他們一個我所能出的數目，幾箇估衣舖的店員，好像是一箇師父教出的樣子，都擺下了臉面，嘲弄着說：

“儂(你)尋薩咯(什麼)凱(開)心！馬(買)勿起好勿要馬(買)咯！”

一直問到五馬路邊上的一家小舖子裏，我看看夾衫是怎麼也買不成了，纔買定了一件竹布單衫，馬上就把牠換上。手裏拿了一包換下的棉袍子，默默的走回家來。我心裏却在打算：

“橫豎是不夠用了，我索性來痛快的用牠一下罷。”同時我又想起了那天二妹送我的麵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想我就尋着了一家賣糖食的店，進去買了一塊錢巧格力香蕉糖雞蛋糕等雜食。站在那店裏，等店員在那裏替我包好來

的時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順便也去洗一個澡罷。

洗好了澡，拿了一包綿袍子和一包糖食，回到鄧脫路的時候，馬路兩旁的店家，已經上電燈了。街上來往的行人也很稀少，一陣從黃浦江上吹來的日暮的涼風，吹得我打了幾個冷痙。我回到了我的房裏，把蠟燭點上。向二妹的房門一照，知道她還沒有回來。那時候我腹中雖則饑餓得很，但我剛買來的那包糖食怎麼也不願意打開來。因爲我想等二妹回來同她一道吃。我一邊拿出書來看，一邊口裏儘在咽唾液下去。等了許多時候，二妹終不回來，我的疲倦不知什麼時候出來戰勝了我，就靠在書堆上睡着了。

（四）

二妹回來的響動把我驚醒的時候，我見我面前的一枝十二派司一包的洋蠟燭已經點去了二寸的樣子，我問她是什麼時候了？她說：

"十點的汽管剛剛放過。"

"你何以今天回來得這樣遲?"

"廠裏因爲銷路大了,要我們作夜工。"

"工錢是增加的,不過人太累了。"

"那你可以不去做的。"

"但是工人不夠,不做是不行的。"

她講到這裏,忽而滾了兩粒眼淚出來。我以爲她是作工作得倦了,故而動了傷感,一邊心裏雖在可憐她,但一邊看了她這同小孩似的脾氣,却也感着些兒快樂。把糖食包打開,請她吃了幾顆之後,我就勸她說:

"初作夜工的時候不慣,所以覺得困倦,作慣了以後,也沒有什麽的。"

她默默的坐在我的半高的由書疊成的桌上,吃了幾個巧格力,對我看了幾眼,好像是有話說不出來的樣子。我就催她說:

"你有什麽話說?"

她又沉默了一會,便斷斷續續的問我說:

"我……我……早想問你了,這幾天晚上,你每晚在外邊,可在與壞人作夥友麽?"

我聽了她這話，倒吃了一驚，她好像在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與小竊惡棍混在一塊，她看我呆了不答，便以爲我的行爲眞的被她看破了，便柔柔和和的連續着說：

"你何苦要吃這樣好的東西，要穿這樣好的衣服。你可知道這事情是靠不住的。萬一被人家捉了去，你還有什麼面目做人。過去的事情不必去說牠，以後我請你改過了罷。……"

我盡是張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呆呆的在看她，因爲她的思想太奇突了，使我無從辯解起。她沉默了數秒鐘，又接着說：

"就以你吸的烟而論，每天若戒絕了不吸，豈不可省幾個銅子。我早就勸你不要吸烟，尤其是不要吸那我所痛恨的××工廠的烟，你總是不聽。"

她講到了這裏，又忽而落了幾滴眼淚。我知道這是爲怨恨××工廠而滴的眼淚。但我的心裏，怎麼也不許我這樣的想，總要我把牠們當作

因規勸我而洒的 我靜靜兒的想了一回，等她的神經鎮靜下去之後，就把昨天的那封掛號信的來由說給她聽，又把今天的取錢買物的事情說了一遍。最後更將我的神經衰弱症和每晚何以必要出去散步的原因說了。她聽了我這一番辯解，就信用了我，等我說完之後，她頰上忽而起了兩點紅暈，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桌上，好像是怕羞似的說：

"噢，我錯怪你了，我錯怪你了。請你不要多心，我本來是沒有歹意的。因爲你行爲太奇怪了，所以我想到了邪路裏去。你若能好好兒的用功，豈不是很好麽？你剛纔說的那——叫什麽的——東西，能夠賣五塊錢，要是每天能做一個，多麽好呢？"

我看了她這種單純的態度，心裏忽而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我想把兩隻手伸出去擁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說：

"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現在處的是什麽境遇！你想把這純潔的處女毒殺了麽？惡

魔，惡魔，你現在是沒有愛人的資格的呀！"

我當那種感情起來的時候，曾把眼睛閉上了幾秒鐘，等聽了理性的命令以後，我的眼睛又開了開來，我覺得我的周圍，忽而比前幾秒鐘更光明了。對她微微的笑了一笑，我就催她說：

"夜也深了，你該去睡了罷！明天你還要上工去的呢！我從今天起，就答應你把紙煙戒下來罷。"

她聽了我這話，就站了起來，很喜歡的回到她的房裏去睡了。

她去之後，我又換上了一枝洋蠟燭，靜靜兒的想了許多事情：

"我的勞働的結果，第一次得來的這五塊錢已經用去了三塊了。連我原有的一塊多錢合起來，付房錢之後，只能省下二三角小洋來，如何是好呢！

就把這破綿袍子去當罷！但是當舖裏恐怕不要。

這女孩子真是可憐，但我現在的境遇，可是

還趕她不上，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強迫
她做，我是想找一點工作，終於找不到。
就去作筋肉的勞動罷！啊啊，但是我這一雙
弱腕，怕吃不下一部黃包車的重力。
自殺！我有勇氣，早就幹了。現在還能想到
這兩個字，足證我的志氣還沒有完全消磨
盡哩！
哈哈哈哈！今天的那無軌電車的機器手！他
罵我什麼來？
黃狗，黃狗倒是一個好名詞。
…………………………
…………………………"

我想了許多零亂斷續的思想，終究沒有一個好法子，可以救我出目下的窮狀來。聽見工場的汽笛，好像在報十二點鐘了，我就站了起來，換上了白天那件破綿袍子，仍復吹熄了蠟燭，走出外面去散步去。

貧民窟裏的人已經睡眠靜了。對面日新里的一排臨鄧脫路的洋樓裏，還有幾家點着了紅

綠的電燈，在那裏彈鄂拉拉衣加。一聲二聲清脆的歌音，帶着哀調，從靜寂的深夜的冷空氣傳到我的耳膜上來，這大約是俄國的飄泊的少女，在那裏賣錢的歌唱。天上罩滿了灰白的薄雲，同腐爛的屍體似的沈沈的蓋在那裏。雲層破處也能看得出一點兩點星來，但星的近處黝黝看得出來的天色，好像有無限的哀愁蘊藏着的樣子。

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零餘者

"Arm am Beutel, Krank am Herzen,

Schleppt ich meine langen Tage.

Armut ist die groessste Plage.

Reichtum ist das hoechste Gut"

不曉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看見過的這幾句詩，輕輕的在口頭念着，我兩腳合了做吟的拍子，又慢慢的在一條城外的大道上走了。

袋裏無錢，心頭多恨，

這樣無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時始盡。

所啊，貧苦是最大的災星，

富裕是最上的幸運。

詩的意思，大約不外乎此，實際上人生的一切，我想也盡於此了。"不過令人愁悶的貧苦，何以與我這樣的有緣？使人生快樂的富裕，何以總與我絕對的不來接近？"我眼睛呆呆的注視着前面空處，兩脚一步一步踏上前去，一面口中雖在微吟，一面於無意中又在作這些牢騷的想頭。

是日斜的午後，殘冬的日影，大約不久也將收斂光輝了，城外一帶的空氣，彷彿要凝結攏來的樣子。視野中散在那裏的灰色的城牆，冰凍的河道，沙土的空地荒田，和幾叢枯曲的疏樹，都披了淡薄的斜陽，在那裏伴人的孤獨。一直前面大約在半里多路前的幾個行人，因為他們和我中間距離太遠了，在我腦裏竟不發生什麼影響。我覺得他們的幾個肉體，和散在道旁的幾家泥屋及左面遠立着的教會堂，都是一類的東西，散漫零亂，中間沒有半點聯絡，也沒有半點生氣，當然更沒有一些兒的情感了。

"唉嘿，我也不知在這裏幹什麼?"

微吟倦了，我不知不覺便輕輕的長歎了一聲。慢慢的走去，腦裏的思想，只往昏黑的方面進行；我的頭愈俯愈下了。

——實在我的衰退之期，來得太早了。……像這樣一個人在郊外獨步的時候，若我的身子忽而能同一堆春雪遇着熱湯似的消化得乾乾淨淨，豈不很好麼?……回想起來，又覺得我過去二十餘年的生涯是很長的樣子，……我什麼事情沒有做過?……兒子也生了，女人也有了，書也念了，考也考過好幾次了，哭也哭過，笑也笑過，嫖賭吃著，心裏發怒，受人欺辱，種種事情，種種行為，我都經驗過了，我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過?……等一等，讓我再想一想看，究竟有沒有什麼沒有經驗過的事情了，……自家死還沒有死過，啊，還有還有，我高聲罵人的事情還不曾有過，譬如氣得不得了的時候，放大了喉嚨，把敵人大罵一場的事情。就是復仇復了的時候的快感，我還沒有感得過。……啊啊!還有還有，

監牢還不曾坐過，……唉，但是假使這些事情，都被我經驗過了，也有什麼？結果還不是一個空麼？……嘿嘿，嗯嗯。——

到了這裏，我的思想的連鎖又斷了。

袋裏無錢，心頭多恨，

這樣無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時始盡。

啊啊，貧苦是最大了災星，

富裕是最上的幸運。

微微的重新念着前詩，我抬起頭來一看，覺得太陽好像往西邊又落了一段，倒在右手路上的自己的影子，更長起來了。從後面來的幾乘人力車，也慢慢的趕過了我。一邊讓他們的路，一邊我聽取了坐車的人和車夫在那裏談話的幾句斷片。他們的話題，好像是關於女人的事情。啊啊，可羨的你們這幾個虛無主義者，你們大約是上前邊黃土坑去買快樂去的罷，我見了你們，倒想起我自家沒有以前的生趣來了。

一邊想一邊往西北的走去，不知不覺已走到了京綏鐵路的路線上。從此偏東北的再進幾

步，經過了白房子的地獄，便可順了通萬牲園的大道進西直門去的。蒼涼的暮色，從我的灰黃的周圍逼近起來，那傾斜的赤日，也一步一步的低垂下去了。大好的夕陽，留不多時，我自家以爲在瞑想裏沈沒得不久，而四邊的急景，却告訴我黃昏將至了。在這荒野裏的物體的影子，漸漸的散漫起來。不知從何處吹來的微風，也有些急促的樣子，帶着一種慘傷的寒意。後面蹶踺踺蹶的又來了一乘空的運貨馬車，一個披着光面皮裏子的車夫，默默的斜坐在前頭車板上喫煙，我忽而感覺得天寒歲暮，好像一個人飄泊在俄國鄉下。馬車去遠了，白房子的門外，有幾乘黑蓬的人力車停在那裏。車夫大約坐在踏脚板上休息，所以看不出他們的影子來。我避過了白房子的地獄，從一塊高墩上的地裏，打算走上通西直門的大道上去。從這高處向四邊一望，見了凋喪零亂排列在灰色幕上的野景，更使我感得了一種日暮的悲哀。

——唉唉，人生實在不知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歌歌哭哭,死死生生,……世界社會,兄弟朋友,妻子父母,還有戀愛,啊吓,戀愛,戀愛,戀愛,……還有金錢,……啊啊……

Armut ist die groesste Plage,
Reichtum ist das hoechste Gut.

好詩好詩!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s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ugh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好詩好詩!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我的錯雜的思想,又這樣的飄散開來了。天空高底,寒風鳥鳥的響了幾下。我俯倒了頭,從

往東北的走去，天就快黑了。

遼遠的城外河邊，有幾點燈火，看得出來；大約紫藍的天空裏，也有幾點疏星放起光來了吧？大道上斷續的有幾乘空馬車來往，車輪的踱踱踱踱的聲音，好像是空虛的人生的反響，在灰闇寂寞的空氣中散了。我過了大道，以幾點燈火作了目標，將走近西直門的時候，模糊隱約的我的腦裏，忽而起了一個霹靂。到這時候止，常在腦裏起伏的那些毫無系統的思想，都集中在一個中心點上，成了一個霹靂，顯現出來。

"我是一個眞正的零餘者！"

這就是霹靂的核心，另外的許多思想，不過是些附屬在這霹靂上的枝節而已。這樣的忽而發見了思想的中心點，以後我就用了科學的方法推想起來：

——我的確是一個零餘者，所以對於社會人世是完全沒有用的。a superfluous man! a useless man! superfluous! super-flous……證據呢？這是很容易證明的……。——

這時候，我的兩隻脚已經在西直門內的大街上運轉。四邊來往的人類，究竟比城外混雜得多。天也已經昏黑，道旁的幾家破店和小攤，都點上燈了。

——第一……我且從這處說起吧……第一我對於世界是完全沒有用的。……我這樣生在這裏，世界和世界上的人類，也不能受一點益處，反之，我死了，世界社會，也沒有一些兒損害，這是千真萬眞的。……第二，且說中國吧！對於這樣混亂的中國，我竟不能製造一個炸彈，殺死一個壞人。中國生我養我，有什麽用處呢？……再縮小一點，嗳，再縮小一點，第三，第三且說家庭吧！啊，對於我的家庭，我却是個少不得的人了。在外國念書的時候，已故的祖母聽見說我有病，就要哭得兩眼紅腫。就是半男性的母親，當我有一次醉死在朋友家裏的時候，也急得大哭起來。此外我的女人，我的小孩，當然是少我不得的！哈哈，還好還好，我還是個有用之人。——

想到了這裏，我的思想上又起了一個衝突。

前刻發現的那個思想上的䜕謎，幾乎可以取消的樣子，但遲疑了一會，我終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矛盾性。抬起頭來一看，我纔知道我的身體已被我搬在一條比較熱鬧的長街上行動。街路兩旁的燈火很多，來往的車輛也不少；人聲也很嘈雜，已經是眞正的黃昏時候了。

——像這樣的時候，若我的女人在北京，大約我總不會到市上來飄蕩的罷！在燈火底下，抱了自家的兒子，一邊吻吻他的小嘴，一邊和來往廚下忙碌的她問答幾句，踱來踱去，踱去踱來，多少快樂啊！啊啊，我對於我的女人，還是一個有用之人哩！不錯不錯，前一個疑問，還沒有解決，我究竟還是一個有用之人麼？——

這時候，我意識裏的一切周圍的印象，又消失了。我還是伏倒了頭，慢慢的在解決我的疑問：

——家庭，家庭，……第三，家庭，……讓我看，哦，啊，我對於家庭還是一個完全無用之人！……絲毫沒有功利主義的存心：完全沈溺於的

盲目之愛的我的祖母，已經死了。母親呢？……啊啊，我讀書學術，到了現在，還不能做出一點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就是這幾塊錢……。——

我那時候兩隻手却插在大氅的袋內，想到了這裏，兩隻手自然而然的向袋裏散放着的幾張鈔票捏了一捏。

——啊啊，就是這幾塊錢，還是昨天從母親那裏寄出來的，我對於母親有什麼用處呢？我對於家庭有什麼用處呢？我的女人，我不去娶她，總有人會去娶她的，我的小孩，我不生他，也有人會生他的，我完全是一個無用之人吓，我依舊一個無用之人吓！——

急轉直下的想到了這裏，我的胸前忽覺得有一塊鐵板壓着似的難過得很。我想放大了喉嚨，啊的大叫一聲，但是把嘴張了好幾次，喉頭終放不出音來。沒有方法，我只能放大了脚步，向前同跑也似的急進了幾步。這樣的不知走了幾分鐘，我看見一乘人力車跑上前來兜我的買賣。我不問皂白，跨上了車就坐定了。車夫問我

上什麼地方去，我用手向前指指，喉嚨只是和被熱鐵封鎖住的一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人力車向前的跑去，我只見許多燈火人類，和許多不能類列的物體，在我的兩旁旋轉。

"前進！前進！像這樣的前進罷！不要休止，不要停下來！"

我心裏一邊在這樣的希望，一邊卻在恨車夫跑得太慢。

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十一月初三

(一)

自己因爲和自己的女人同居的期間很短，所以每遇到心境有什麼變更波動的時節，第一個想起來的，總離不了她。想到人家的女人的時候，雖然也有，但是這大抵是以酒闌興動，或睡餘夢足時爲限，到了悲懷難遣，寂寞得同棺材裏的朽釘似的時候，第一個想起來的，總還是自家的女人，還是我的那個不能愛而又不得不愛的她。

今天也是這樣的呀！這樣的天氣，這樣的大風天氣，又況在這一個時候，這一個黃昏時候，若是我的女人在我的邊上，那麼我所愛吃的幾碗菜，和我所愛喝的那一種酒，一定會不太冷也不太熱的擺在我的面前，而她自家一定是因爲曉得我不喜歡和她見面的原因，要躲住廚下去，一邊她若知道我的煙又快完了，那麼必要暗暗裏托我所信用的年老的女底下人去買一罐我所愛吸的烟來，不聲不響的擱在我的手頭，……啊啊！這些瑣碎的事情，描寫起來，就是寫一千張原稿紙也寫不完，即使寫完了，對于現在的我，又有什麼補益？…… 我不說了，不願意再說了，總之現在我是四海一身，落落寞寞，同枯燥的電杆一樣，光澤澤的在塞風灰土裏冷顫。眼淚也沒有，悲嘆也沒有，稱心的事業，知己的朋友，一點兒也沒有，沒有沒有沒有……什麼也沒有，所有的就是一個空洞的心！同寒灰似的一個心！

這樣枯寂的我，按理應該完全化成一塊化石，兀兀的塞死一切情感，然而有時又會和常人

一樣;和幾年前的我一樣,覺得非常的生的悶太兒。

(二)

在眼睛開閉了幾次的中間,時光又匆匆的跑了速步。晚秋寥落的風情,又不知在什麼時候,換了個風雪徵途的殘年急景。我今天早晨,獨睡在寒冷的綿花被裏,看看窗外的朝陽,聽聽狹巷裏車輪碾冰凍泥路的聲音,忽而想起了'今夕是何年';'我與歲月,現在是怎麼一個關係'等事情來。不曉是'幸'呢還是'不幸'?向床前的那個月份牌一看,我忽發見了今天是陰曆的十一月初三。二十八年前的昨天,像我這樣的一個不生羽翼的兩脚動物,的確是不存在在這苦惱的世上的;而當時的這世間又的確比現在還要安泰快樂得多,究竟是'幸'呢還是'不幸'?我忽想起了今天是我的誕生日子!

一隻蝦蟆的誕生,不過是會說幾句話的一隻貓狗的誕生,在世界歷史上更不要提起,就

是在自家的家譜上，能不能登載上去，也是說不定的。一個小人物的誕生，究竟值得什麼？所以在過去的二十八年中間，沒有知識的時候，不用說了，就是有知識以後，我在我自家的誕生日裏，從來也沒有發生過什麼感想。那麼今天何以會注意到自家的生日上去的呢？這却是有原因的。

半個月前頭，N埠的一個小學教員A君，寄了一篇小說來給我，這篇小說的名稱，叫做'生日'。裏邊所描寫的是一位二十一歲的多情多感的青年，當他誕生之日，他胸裏的一腔鬱悶，只覺得無處可洩。又遇着這一天學校內全體放假，他既沒有女友，同事中又沒有和他談話解悶的人。滿懷了寂寞，他只好向街頭去踏走。無心中遇見了一位賣花的少女，他自家猜想自家，就想和這位少女談幾句知心的密話，而這位少女又那裏能夠了解他，所以他只好悶悶的回來。

我躺在床上，看了日曆，想起了這篇小說，同時又記起了十一月初三的我的生日，不消說這時候我的心裏，比那小說的主人公還要鬱悶，

還要無聊。

(三)

大約現在的一班絕無聊賴，年紀和我相上下的中年人，都應該有這一種脾氣：一天到晚，四六時中，總是自家內省的時候多，外展的時候少，自家責備自家的時候多，模仿那些偉人傑士的行為的時候少。愈是內省，愈覺得自家的無聊，愈是憤怒，而其結果，性格愈變得古怪，愈想幹那種隱遁的生涯，我的這一種內省病，和烟酒的嗜好一樣，只是一天一天的深沈起來，近來弄得連咳嗽一聲，都怕被人家知道，就是路上叫洋車的時候，也屏氣放很很幽。

今天早晨，千不該萬不該，總不該把那張日曆來看一眼的，因為自從我記起我自家的生日以後，本來心上常常縋在那裏的一塊鉛垂，忽而加了千百斤的重量。起床之後，漱完了口，吃完了早飯，本來不得不馬上就去學校上課的，然而心地像這樣灰闇的時候，就是上講堂去講也講

不出什麼來，所以只好打電話去請了假。

枯坐在家裏，更是無聊，打完電話，就跑出去想找一個地方好好兒的去快樂快樂。然而心靈的眼睛上，已經帶上了黄灰色的眼鏡的我，看出去世界上那裏還有一塊不是黄灰色的呢？

出了館門，在大街上跑來跑去的跑了兩遍，看見紙除了許多帶皮帽大刀的軍人以外，喩喩來往的都是些同我一樣毫無目的的兩脚走獸，有一排在棺材前頭吹打的行列，於煩忙短促的這午前一兩個鐘頭裏，在汽車馬車如龍如水的中間，竟同棺材一樣的慢慢兒在那兒蠢動。這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時吸引了我的三分注意，然而停住了脚一看，也覺得平淡無味，不得已我就進了一家酒館，

不曉在什麼地方聽見過的一位俄國的革命家說，我們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於皈依宗教，實行革命，痛飲酒精的三件事情中，總得揀一件幹幹，頭上的兩件，我都已沒有能力去幹了，那麼第三件對我最爲適宜，並且憂悶不深的時候，

我也常常用過這個手段，覺得很有效驗，不過今天是不行了，怎麽也不行了，我接連喝了幾壺白酒，一點兒也不醉。

（四）

十二點鐘打後，出了酒館，依舊是悶悶的尋往戲園中去。大街上狹巷裏的車鈴聲呼喚聲和不能歸類的雜遝的哄號聲，撲面的迎來。聽說這一次戰爭時，死了的人數總在五六萬人以上，爲這戰爭的原因，雖不上戰場上去，牽連而死的人，也有幾千，而這前門外的一角，太陽光的底下，涼風灰土的中間，熙來攘往的黄色人還是這樣的多。尤其是惹人家注意的，是許多許多戴皮帽著灰色黄色制服的兵士。我在大街旁的步道上，擦了一擦眼睛，被車馬人羣推來推去的越過了中街，便往東的尋上一家新開的戲園裏去。

買定了一個座兒，向我的周圍及二層三層樓一望，緊擠着的男女，五顏六色的綢緞皮毛，一時使我辨不出那一塊是人的肉那一塊是衣服

的材料來，"啊啊！"我不知不覺的心裏想了一下，"中國人還是有錢的，富的人還是不少，大約內亂總還可以繼續幾年。"

銅鑼大鼓的雷鳴，胡琴弦子的諧調，清脆高亮的肉聲和周圍的一種戲樂場中特有的醉人的空氣，平時對我非常有催眠魔力的這戲園裏的一切，今天也不行了，我的感受性完全消滅了。

喝了一壺茶，聽了幾句青衣獨唱的高音，我覺得自家的身體漸漸的和周圍遠隔了開來。又向四周環視了一遍，我索性自管自的沈入我的空想裏去了：

"啊啊！這裏不少的中年的男女，這些人若說他們個個都是快樂的，我也不敢相信。其中大約也有和我一樣的人在那裏。他們維其在人生的裏頭找不到安慰，所以才到這裏來的呀！臉上的笑容，強裝的媚態，那裏是真真的心的表白？若以外貌來論，那麼有誰識得破我是人類中最不幸最孤獨的一個？若講到衣服呢，那麼我的這件綿袍，也

不能顯示我的經濟拮据的狀態。我且慢慢的找吧！在這熱鬧場中找出一箇和我一樣的人來吧！……”

噹噹的一擊，把我的沈思的連續打斷了。向台上一望，看見一個綠臉紅鬚的人在那裏亂跳亂舞。因爲前後的情節接不上，看戲的興趣較前更沒有了，我就問看座的人要了帽子園牌，慢慢的走出場來。

“噯，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天已有大半天過去了，有使我快樂的可能的地方，我總算都已去過，到了此刻，我胸中抱着的仍是一個空洞的心，灰土似的一個心！…… 噢，還有什麼可以去的地方沒有？……”

俯了頭想到此地，我已走近了門口。嗆嗆的一擊，緞緞咯單的一擊，我正要走下台階來的時候，門前一輛黑漆的汽車裏，走下了一箇人來。我先看見了一雙狹長穿藍綢花緞鞋的女脚，把頭抬高了一點，我又看見了一件金圓花錦緑緞滚紅色的暖帮——斗蓬？一口鐘？女外套？——

若再把頭抬高幾分，馬上就可以看出一個粉白的臉子來，但心裏忽而想了一想：

"噢呵，又來了一隻零賣的活豬，"

我仍復把頭低了下去，繞過汽車的後面，慢慢的走出巷來。

（五）

太陽打斜了，空中浮罩着一層黃色的霞蓋，老住北京的人，知道這是大風襲來的預兆。我若有興致，袋裏的錢却也够我在胡同裏一宵的化費，但是但是這一種歡樂的麻醉力，能不能敵得過我現在的惰性，却是一個問題。走到正陽橋上，雇好了洋車，跑回家來的路上，我對於今天的一日，頗有依依不捨的神情，彷彿一回到家裏，就什麼事情也完了似的。

獨坐在洋車上，向來往的人叢裏往北的奔跑，我的舊習的那一種反省病，又自悼自傷的發起來了：

"若把這世界當作個舞臺，那麼這些來往的

行人，都是假裝的傻孟，而這個半死半生的我，也少不得是一個登場的傀儡。若以所演的角色而論，那麽自家的確是一個小丑的身分。爲陪襯青衣花旦，使她們的美妙的衣裳，粉白的臉子，與我相形之下，愈可見得出美來的小丑。爲增加人家的美處而存在的小丑。啊啊！我的不遇，我的醜陋，正是人家的幸運，人家的美妙吓！你這前生註定的小丑的身分喲，我想詛咒你，然而詛咒你，就是詛咒我自己吓！

我這個飄流不定的身子，若以物件來比擬，那麼我想再比中心點失掉了的半把剪刀相像的物件是沒有了，是的，中間的那一個螺花擠沒有的半把剪刀。這半把剪刀，物件雖是物件，然而因爲中心點已經失掉，用處是完全沒有的。啊啊！若有一個人能告訴我說：

"你的其他的半把剪刀是在某處，你的中心點是在某地。" 那麽我就是赴湯蹈火，也願

意去尋着牠們來，和牠們結合在一處。但是這中心點，這半把剪刀，大約是已經作了殉葬之物，已經不存在在這世上了吧！何以我尋了這許多年數，會一點兒消息也沒有的呢？

等一等，不對不對，這半把剪子的譬喩，有點不妥，我好像是想講愛情的樣子，難道我長到了這樣的年紀，還能同五六年前一樣"失戀呀！""無戀呀！""想戀呀！"的亂叫麼？不能的，不能的，自家是老了，不中用了，而……"

喀單彭的一響，洋車經過了一塊高低不平的地方，我的身子竟從車座子裏跳起來跳得有一尺多高。

"啊啊！可憐身病輕如葉，扶上金鞍馬不知，老了，衰弱了，消瘦了。就是以我這一個身體而論，也不配講什麼戀愛，算了吧，還是再回到前門胡同裏去鬧牠一晚罷，誰保得風塵中就找不出一個知己來？誰敢說以金

錢買來的不是戀愛?"

想到此地,我想叫車夫仍復拉我回前門去率性去化牠一晚的錢。

"喂!"我說,"你是那兒的車吓?"

"我是平則門裏兒的車,"

"你再拉我回去,拉我回前門去!"

"先生!我可不能拉。這是人家的車,四點鐘要繳車的,拉你回前門。可來不及了,先生!"

下車來再叫洋車,却是麻煩不過,所以我也沒有方法,只好由他往西北的拉回家來,然而我的心裏却很不平的在問:

"今天的一天,就此完了麼?這就算把我的生日度過了麼?"

(六)

洋車走近西四牌樓的時候,風沙漸漸的大起來了,太陽的光線,也變起顏色來了,午膳後天上看得出來的那一層黃塵階障,大約就此要

發生應驗了吧。但是由他刮風也好，下雨也好，我仍復這樣的抱了一個悶悶的心，跑回家去，是不甘心的，我還是出平則門去吧，上紅茅溝去探探那個姑娘的消息看吧！

（七）

去年秋天，我在上海想以文藝立身的計劃失敗之後，不得已承受了幾位同學的好意，勉強的逃到北京來。這正是楊槐榆樹，一天天的凋脫落葉，垂楊野草，一天天的萎黃下去的十月中旬，那時候我於敗退之餘，托身遠地，又逢了凋落的節季，蒼茫四顧，一點兒希望也沒有，一點兒生趣也沒有。每天從學校裏教書回來：若不生病，還能跑路的時候，不跑上幾位先輩的家裏去閒談，就跑出城外的山野去亂擠亂走，當時的我的心境，實在是太粗亂了，太悲涼了，所以一天到晚，我一刻也靜不下來，并且又因爲長期失眠，和在上海時的無節制的生活的結果，弄得感情非常脆弱，一受觸撥，就會同女人似的潸潸落

淚，記得有一次當一天晚來欲雪的日暮，我在介紹我到北京來的C君家裏吃晚飯，聽了C夫人用着上海口音講給我聽的幾句慰安我的話的時候，我竟烏烏的哭了起來，

那時候我的寸心的荒廢。實在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正在那箇時候，是到北京沒有滿一月的時候，有一天我因爲苦悶的結果，一晚沒有睡覺，如年的長夜，我守着時鐘滴答的擺動，看見窗外一層一層的明亮起來了，幾聲很輕很輕的鳥鵲聲響了。我不等家裏的底下人起來，就悄悄的開了門，跑上大街上去。路上一片濃霜如雪，到處都有一層薄冰凍着。呼一口氣，面前就凝着一道白霧。兩隻耳朵和鼻尖好像是被許多細針在那裏亂刺，平則門大街上，只鋪着一道淡而無力的初陽，兩旁的店舖，都還沒有開門，來往的行人車馬，一箇也沒有。老遠老遠，有一箇人在那裏行走，然而他究竟是向這一邊來的呢或是往那一邊去的？却看不出來。我因爲昨夜來的苦悶，還盤踞在胸中，所以想出城去，在沒有人聽

見看見的地方，去號泣一場，因此順脚就向西的走往平則門外，城外的幾家店舖，也還沒有起來。冰凍的大道上，我只遇見了幾乘獨輪的車。從城外的國道上折向南去，走不多遠，我就發見我自家已經置身在高低不平的黄沙田裏。田的前後，散播着一堆堆的荒塚。墳地沙田的中間，有幾處也有數叢葉子脱落的樹幹，在那裏承受朝陽，地上的濃霜，一粒一粒返射着陽光，也放發異樣的光彩的。幾顆楮樹，葉子還沒有脱盡的，時時也在把牠們的病葉，吐脱下來。在早晨的寂靜中，這幾張落葉的微音，聽起來好像是大地在嘆息。我在這些天然的野景裏，背了朝陽，儘向西南的曲徑，亂跑亂走。一片青天，覆蓋在我頭上，好像在那裏祝福，也好像在那裏嘲笑；

我行行前進，忽在我的前面發見了幾家很幽雅的白牆瓦屋參差不齊的這些瓦屋的前後，有許多不識名的林木枯幹，横壐在空中。這些房居林木，斷岸沙丘，都受着朝陽的烘染，縱横錯落的排列在那裏，一無不當，好像是出于名畫師

的手筆。順道走到了這幾家瓦屋的前頭，我在我的路旁高岸上，忽而又發現了一個在遠處看不出來的井架。在這井架旁立着汲水的，我看見了一個十五六歲的，衣服雖則沒有城內的上流婦女那麼華麗，却也很整潔時髦的女子。我走到高岸下她身旁的時候，不便抬起頭來看她，直到過去了五六步路，方纔停住了脚，回頭來看了個仔細。啊啊！朝陽裏照出來的這時候的她的側面，馬獨思娜，皮阿曲利斯，畢那利奈，我也不曉得叫她什麼才好！一雙眼睛，一雙瞳人很黑，睫毛很多的眼睛，在那裏注視水桶。大約是因爲聽了我忽而停住了脚步的緣故吧？這一雙黑晶晶的大眼，竟回過來向我看了一眼，肉色雖則很細白，然而她這一種細白，並不是同城內的煙花深處的女人一樣，毫不帶着病的色彩。還有那一條鼻梁哩！大約所謂'希臘式的'幾個字，就是指這一類的鼻梁而講的吧？從遠處看去，並不十分的高突，不過不曉怎麼的，總覺得是稜稜一角，正配壓她那一個略帶長方的臉子。我雖沒有細分

看見她的微笑；然而她那一張嘴，猶其是上下唇的二條很明顯的曲線，我想表現得最美的，當在她的微笑的時候。頭髮是一把往後梳的，背後拖着的是一條辮子。衣服的材料想不起來了，然而大袖短衫的樣子，却是很時髦的，顏色的確是淡青色。

我被她迷住了，站住後就走不開了。我看她把一小桶水，從井架旁帶回家去。我記得她將進門的時候，又朝轉來看了我一眼，而她的臉上好像是帶了一點微紅。她從門裏消失了以後，我在朝陽裏呆立了許多時。因爲西邊來了一個農夫，我就回轉脚尖，走到剛纔的那箇井架旁邊，從路旁爬上高岸，將她剛纔用過的那隻吊桶放下井去。我向井裏一望，頭一眼好像是見看她的容貌返射在井裏。再仔細看的時候，我纔知道是一圈明藍的天色。汲起了井水，先漱了口，我就把袋裏的手巻拿出來擦臉。雖則是井水，但我也覺得涼得很。等那西來的農夫從高岸下過去了，我就慢慢的走向她的那間屋子的門口去。門裏一有

堵照牆站着，所以看不見裏邊的動靜。這一所房屋係坐北朝南，沿了東邊的牆往北走去，牆上有二個玻璃窗，可以看得出來。這窗大約是東配房的窗，明淨雅緻得很。這時候太陽已經昇高了一點，我看見我自家的影子，夾了許多疎林的樹影，也倒射在牆上。空中忽而起了一陣馴鴿的飛聲，我纔把我的迷夢解脫，慢慢的從屋後的一條斜低下去的小路，走回到正道上來。這一天我究竟是什麽時候回家的，從那裏又跑上了什麽地方等事情，我現在想不起來了。

(八)

自從那一天以後，去年冬天竟日日有風沙淺雪，我雖屢次想再出城去找我那個不相識的女子，但終於沒有機會做到。

是今年的春初，也是一天雲淡風清的日子，樹木剛有一點嫩綠起來，不過葉子還沒有長成，看去還是晚秋的景象，我因爲有點微事，要去找農科大學裏的一位朋友。早晨十點多鐘，從平則

門口厖驢出去，走不上二十分鐘，趕驢的使我離開西行的大道，叉入了一條向西南的小路。這時候太陽已高，我覺得身上的羊皮袍子有點熱起來了，所以叫趕驢的牽住驢兒，想下驢來脫去一件衣服。趕驢的向前面指着說：

"前面是紅茅溝，我要上那兒的一家人家去一去，你在紅茅溝下來換衣服成不成？"

我向他指着的地方一看，看出了一處高墩，數叢樹木，和樹裏的幾家人家。再注意一看，我就看出路西墩上，東面的第一家，就是那間白牆的瓦屋，就是那個女孩進去的地方。

"咦，這地方叫紅茅溝麼？"

'是啊！"

"東面的那一家姓什麼？"

"姓宋。"

"幹什麼的？"

"是莊家，他家裏是很有錢的。"

我微笑了，想再問下去，但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所以就默默的過去。在那裏下驢之後，我看

見宋家門前的空地上，有一隻黑狗躺在陽光裏。門內門外，也沒有什麼動靜。前面井架旁，有兩個農婦在那裏汲水談天。

在農科大學吃了午飯，到前後的野塘小土堆中去玩了一回，大約是三點多鐘的時候，我只說想看看野景，故意車也不坐，驢也不騎，一個人慢慢的走回家來。過了釣魚台以東，野田裏有些農夫在那裏工作，然而太陽光下所看得出來的，還是黃色的沙田，墳堆，和許多參差不齊的枯樹與枯樹的黑影。

漸漸的走近紅茅溝了，我心裏忽而跳了起來，從正路上爬上高岸，將過宋家門口的時候，午前看見的那隻黑狗，向我迎吠了好幾聲。我謹謹慎慎的過了門口，又沿東邊往北走過第一個玻璃窗的時候，不知不覺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眼。啊啊！這幸福的一瞬間！她果然從窗裏也在對外面探看。可是她的眼睛，遇見了我的時候，她那可愛的臉子就電光似的躲藏下去了。啊啊！這幸福的一瞬間！在這夕陽晼晚的日暮，當這春意做

萌的時節，又是這四面無人的村野裏，居然竟會第二次遇見我這夢裏的青花，水中的明月，我想當這時候誰也應該艷羨我的吧！

這一次以後，我爲了種種事情，沒有再去找她的機會。她並不知道我是何許人，當然也不會來找我。而年光如水，今年一年又將暮了。

(九)

風愈刮愈大了，一陣陣的沙石，儘往車上撲來。斜陽的光線，也爲這些塵沙所障，帶着慘澹的黃色。我以圍脖包住了口鼻，只想車夫拉得快一點，好早一點到平則門，早一點出城，上紅茅溝去。好容易到了平則門，城洞裏的洋車驢馬一隻也沒有。空中鳥鳥的暴吼聲，一陣緊似一陣。沙石的亂飛，行人的稀少，天地的慘黃顏色，在慘黃的顏色裏看得出來的模糊隱約的城廓行人，好像是已經到了世界末日的樣子。我勉強的出了城門，一面與大風決鬭，一面向西前進了幾步。走到城濠橋上，我覺得這紅茅溝的探訪，終究是

去不成了，不知不覺，就迎着大風向西狂叫了好幾聲。嘴裏眼裏，飛進了許多沙石，而今天自早晨以來，常感着的這一種不可形容的悒鬱，好像是因此幾聲狂叫而減輕了幾分。在橋上想進不能進想退不願退的立了一會，我覺得怎麼也不能如此的折回家中。

"勇氣，要勇氣，放出勇氣來！"

我又朝轉了身子，把圍脖重新緊緊的包住口鼻，奮勇的前進了幾步。大風的方向轉換了，本來是從北偏西的吹的，現在變成了西風，正對我的面上撲掠而來。太陽的餘光，也似乎消失盡了，城外的空氣，本來是混着黃沙的空氣，一步一步的變成了黝黑。走過京綏路支線的鐵軌的時候，匆促的冬日，竟陰森的晚了。兩旁稀落的人家屋裏，也有一處兩處，已經點上燈的。頭上的烏烏的風勢，周圍的闇闇的空氣，行人不多的道旁市外的長街，和我自家的孤單的身體，合成了一塊，我好像是在地獄裏遊行。

背後幾輛裝貨的馬車來了，車輪每轉一轉，

地上就發出一種很沈悶的聲音來。我聽見這樣的悶音一次，胸前就震蕩一次。等車逼近我的身旁的時候，我好像是躺在地下，在受這些車馬的碾磨。

貨車過去了，天也完全黑下來了，我又慢慢的逆風行了幾百步，覺得風勢也忽而小了下去。張開眼睛來一看，黑黝黝的天上，竟有幾點明星在那裏搖動。我站住了脚，打開口鼻上的圍脖，拿手帕出來，將臉上的灰沙和鼻涕擦了一擦，我覺得四圍的情形，忽而變了。空中的黄沙，竟不留一點踪影，茫茫的天空中，西南角上，還有指甲痕似的一彎新月，掛在那裏，然而大風的餘波，還依然存在，一陣一陣，中間有幾分鐘間隔的冷風，還在吹着。像這樣的一陣風起，黑闇裏的樹葉息索息索的響一陣，我的面前也有一層白茫茫的灰土起來，但是這些冷風，這些灰土，並不像前幾刻鐘的那麼可怕了。

（十）

走到了九道廟前折入南行的小道，從我的左手的遠空中，忽而傳了一陣火車的車輪聲和汽笛聲過來。接着又來了一陣風，樹木又震動了一次，又一陣蕭蕭落葉的聲音。這一次風聲車輪聲過後，大地却完全靜默了，周圍斷絕了活着的物事，高低凹凸的道路上，只剩了我一個人的輕輕的脚步聲。暴風過後的沈寂，和冬夜黃昏的黑闇，忽而在我的腦裏吹進了一種恐怖的念頭，兩旁的墓田裏，好像有人在那裏爬出來的樣子。我舉頭一望，南邊天際，有幾點明星，西南的淡月影裏，有許多枯枝，横叉在空間。我鼓勵着自家的勇氣，硬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前去。但這時候，我心裏實在已經有點後悔起來。

到了紅羊潭，從後邊的小道走上了高墩，我看見宋家的東牆上的小窗，已經下了木板的窗戶，一點兒燈光也看不出來。在窗下凝神站住，我正想偷聽屋內動靜的時候，一陣犬吠聲，忽而迎上前來，同時有二三隻遠近的家犬，也在響應狂吠。我在牆下的黑影裏，不能久立，只好放大

了膽子，一步步走向南面的犬吠聲很多的方向，尋上高低下的正道上去。在正道上徘徊了一回，待犬吠聲殺了一點聲勢，我注意着向宋家門口望去，仍是看不出什麼動靜來。

這時候月亮已經下山了，天上的繁星，增了光輝，擎出在晴空裏的遠近的樹枝，一束一束的都帶起惡意來。倘未歇聲的涼風，又加了勢力，吹向我的臉上。我打了幾個冷痙，想哭又哭不出來，想跑又跑不了，只得向天呆看了一忽，慢慢的傳役尋了原路，走回寓所。

回到了我這孤冷的寓居，在一枝洋燭光的底下——因為電線已經被風吹斷，電燈滅了——一邊吸煙，一邊寫出來的，就是這一篇東西。在這時候，我的落寞的情懷，如何的在想念我的女人，如何的在羨慕一個安穩的家庭生活，又如何的覺着人生的無聊，我想就是世界上想像力最強的人，也描摹不出來，啊啊，我還要說他幹什麼！

一九二四年的誕生日作于北京

小春天氣

（一）

與筆硯疏遠以後，好像是經過了不少日數的樣子。我近來對於時間的觀念，一點兒也沒有了。總之案頭堆着的從南邊來的兩三封問我何以老不寫信的家信，可以作我久疏筆硯的明證。所以從頭計算起來，大約自我發表最後的一篇整個兒的文字到現在，總已有一年以上，而自我的右手五指，抛離紙筆以來，至少也得有兩三個月的光景。以天地之悠悠，而來較量這一年或三

個月的時間，大約總不過似駱駝身上的半截毫毛，但是由先天不足，後天虧損——這是我們中國醫生常說的話，我這樣的用在這裏，請大家不要笑我——的我說來，渺焉一身，寄住在這北風凉冷的皇城人海中間，受盡了種種欺凌侮辱。竟能安然無事的經過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却是一種摩西以後的最大奇蹟。

回想起來，這一年的歲月，實在是悠長得很呀！綿綿鐘鼓初長的秋夜，我當衆人睡盡的中宵，一個人在六尺方的臥房裏踏來踏去，想想我的女人，想想我的朋友，想想我的暗澹的前途。曾經燕燒了多少枝的短長煙捲？睡不着的時候，我一個人拿了蠟燭，幽脚幽手的跑上廚房去燒些風雞糟鴨來下酒的事情，也不止三次五次。而由現在回顧當時，那時候初到北京後的這種不安焦燥的神情，却祇似兒時的一場惡夢，相去好像已經有十幾年的樣子，你說這一年的歲月對我是長也不長？

這分外的覺得歲月悠長的事情，不僅是意

驗上的問題，實際上這一年來我的肉體精神兩方面都印上了這人家以爲很短而在我却是很長的時間的烙印。去年十月在黄浦江頭送我上船的幾位可憐的朋友，若在今年此刻，和我相遇於途中，大約他們看見了我，總祗是輕輕的送我一瞥，必定仍復不改常態地向前走去。（雖則我的心裏在私心默禱，使我遇見了他們，不要也不認識他們！）

這一年的中間，我的衰老的氣象，實在是太急速的侵襲到了，急速的，眞眞是很急速的。"白髮三千丈"一流的誇張的比喻，我們暫且不去用牠，就減之又減的打一個折扣來說罷，我在這一年中間，至少也的的確確的長了十歲年紀。牙齒也掉了，記憶力也消退了，對鏡子剃削鬍髭的早晨，每天都要很驚異地往後看一看，以爲鏡子裏返映出來的，是別一個站在我後面的沒有到四十歲的半老人。腰間的皮帶，儘是一個窟窿一個窟窿的往裏縮，後來現成的孔兒不够，却不得不重用鑽子來新開，現在已經開到第二個了。最使

我傷心的，是當人家欺凌我侮辱我的時節，往日很容易起來的那一種憤激之情，現在怎麼也鼓勵不起來。非但如此，當我受得受了最大的侮辱的時候，不曉從何處來的一種滑稽的感想，老要使我作會心的微笑。不消說年青時候的種種妄想，早已消磨得乾乾淨淨，現在我連自家的女人小孩的生存，和家中老母的健否等問題都想不起來，有時候上街去雇得着車，坐在車上，只想車夫走往向陽的地方去——因為我現在忽而怕起冷來了——慢一點兒走，好使我飽看些街上來往的行人和組成現代的大同世界的形形色色。看倦了，走倦了，跑回家來，只思弄一點美味的東西吃吃，並且一邊吃，一邊還要想出如何能够使這些美味的東西吃下去不會飽脹的方法來，因為我的牙齒不好，消化不良，美味的東西，老怕不能一天到晚不間斷的吃過去。

（二）

現在我們在這裏所享有的，是一年中間最

好不過的十月。江北江南，正是小春的時候。況且世界又是大同，東洋車，牛車，馬車上，一閃一閃在微風裏飄蕩的，都是些除五色旗外的世界各國的旗子。天色蒼蒼，又高又遠，不但我們大家酣歌笑舞的聲音，達不到天聽，就是我們的哀號狂泣，也和耶和華的耳朶，隔着蓬山幾千萬疊。生逢這樣的太平盛世，依理我也應該向長安的落日，遙進一杯祝頌南山的壽酒，但不曉怎麼的，我自昨天以來，明鏡似的心裏，又忽而起了一層翳障。

仰起頭來看看青天，空氣澄清得怕人，各處散射在那裏的陽光，又好像要對我說一句什麼可怕的話，但是因爲愛我憐我的緣故，不敢馬上說出來的樣子。腳底下鋪着擀不盡的落葉，忽而索落索落的響了一聲，待我低下頭來，向發出聲音來的地方望去，又看不出什麼動靜來了，這大約是我們庭後的那一顆大槐樹，又擺脫了一葉負擔了罷。正是午前十點鐘的光景，家裏的人，都出去了，我因爲孤零丁一個人在屋裏坐不住，

所以才跑到院子裏來的，然而在院子裏站了一忽，也覺得沒有什麼意思，昨晚來的那一點小小的憂鬱，仍復籠罩在我的心上。

當半年前，每天只是憂鬱的連續的時候，倒反而有一種餘裕來享樂這一種憂鬱，現在連快樂也享受不了的我的脆弱的身心，忽而沾染了這一層雖則是很淡很淡，但也好像是很深的憂鬱，只覺得坐立都是不安。沒有方法，我就把香煙連續的吸了好幾枝。

是神明的攝理呢？還是我的星命的佳會？正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門鈴兒響了。小朋友G君，背了水彩畫具畫架進來說：

"達夫，我想去郊外寫生，你也同我去郊外走走吧！"

G君年紀不滿二十，是一位很活潑的青年畫家，因為我也很喜歡看畫，所以他老上我這裏來和我講些關於作畫的事情。據他說，"今天天氣太好，坐在家裏，太對大自然不起，還是出去走走的好。"我換了衣服，一邊和他走出門來，一邊告

訴門房"中飯不來吃，叫大家不要等我"的時候，心裏所感得的喜悅，怎麼也形容不出來。

（三）

本來是沒有一定目的地的我們，到了路上，自然而然的走向西去，出了平則門。陽光不問城內城外，一例的很豐富的灑在那裏。城門附近的小攤兒上，在那裏攤開花生來的小販，大約是因爲他穿着的那件寬大的夾襖的原因罷，覺得也返映着一味秋氣。茶館裏的茶客，和路上來往的行人，在這樣和煦的太陽光裏，面上總脫不了一副貧陋的顏色，我看看這些人的樣子，心裏又有點不舒服起來了，所以就叫G君避開城外的大街沿城折往北去。夏天常來的這城下長堤上，今天來往的大車特別的少，道旁的楊柳，顏色也變了，影子也疎了。城河裏的淺水，依舊映着晴空，返射着日光，實際上和夏天並沒有什麼區別，但我覺得總有一種寂寥的感覺，浮在水面。抬頭看看對岸，遠近一排半凋的林木，縱橫交錯的列在

空中。大地的顏色，也不似夏日的蘢葱，地上的淺草都已枯盡，帶起淺黃色來了。法國教堂的屋頂，也好像失了勢力似的，在半凋的樹林中孤立在那裏。與夏天一樣的，只有一排西山連亘的峯巒。大約是今天空氣格外澄鮮的緣故罷，這排明褐色的屛障，覺得是近得多了，的確比平時近得多了。此外彌漫在空際的，只有明藍澄潔的空氣，悠久廣大的天空和飽滿的陽光，和暖的陽光。隔岸堤上，忽而走出了兩個著灰色制服的兵來。他們拖了兩個斜短的影子，默默的在向南的行走。我見了他們想起了前幾天平則門外的搶刼的事情，所以就對G君說：

"我看這裏太遼闊，取不下景來。我們還是進城去吧！上小館子去吃了午飯再說。"

G君踏來踏去的看了一會，對我笑着說：

"近來不曉怎麼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神秘的靈感，常常閃現在我的腦裏。今天是不成了，沒有帶顏料和油畫的傢伙來。"

他說着用手向遠處教堂一指，同時又接着

說：

"幾時我想畫畫教堂裏的宗教畫看。"

"那好得很啊！"

糊糊塗塗的這樣回答了一句，我就轉換方向，慢慢的走回到城裏來了。落後了幾步，他也背着畫具，慢慢的跟我走來。

（四）

喝了兩斤黃酒，吃得滿滿的一腹。我和G君坐在洋車上，被拉往陶然亭去的時候，太陽已經打斜了。本來是有點醉意，又被午後的陽光一烘，我坐在車上，眼睛覺得漸漸的朦朧起來。洋車走盡了粉房琉璃街，過了幾處高低不平的新開地，交入南下窪曠野的時候，我向右邊一望，只見幾列鱗鱗的屋瓦，半隱半現的在西邊一帶的疏林裏跳躍。天色依舊是蒼蒼無底，曠野裏的雜糧，也已割盡，四面望去，只是洪水似的午後的陽光，和遠遠躺在陽光裏的矮小的壇殿城池。我張了一張睡眼，向周圍望了一圈，忽笑向G君

說：

"秋氣滿天地，胡爲君遠行，這兩句唐詩眞有意思，要是今天是你去法國的日子，我在這裏餞你的行，那麼再比這兩句詩適當的句子怕是沒有了，哈哈……"

只喝了半小杯酒，臉上已漲得潮紅的G君也笑着對我說：

"唐詩不是這樣的兩句。你記錯了吧！"

兩人在車上笑說着，洋車已經走入了陶然亭近邊的蘆花叢裏，一片灰白的毫芒，無風也自已在那裏作浪。西邊天際有幾點靑山隱隱，好像在那裏笑着對我們點頭。下車的時候，我覺得支持不住了，就對G君說：

"我想上陶然亭去睡一覺，你在這裏耍吧！現在總不過兩點多鐘，我睡醒了再來找你。"

（五）

陶然亭的聽差的來搖我醒來的時候，西窗上已經射滿了紅色的殘陽。我洗了手臉，喝了二

碗清茶，從東面的台階上下來，看見陶然亭的黑影，已經越過了東邊的道路，遮滿了一大塊道路東面的蘆花水地。往北走去，只見前後左右，儘是茫茫一片的白色蘆花。西北抱冰堂一角，擴張着陰影，西側面的高處，滿掛了夕陽最後的餘光，在那裏催促農民的息作。穿過了香塚鸚鵡塚的土堆的東面，在一條淺水和蘆地的中間，我遠遠認出了G君的側面朝着斜陽的影子。從蘆花鋪滿的野路上將走近G君背後的時候，我忽而氣也吐不出來，向西的瞪目呆住了。這樣偉大的，這樣迷人的落日的遠景，我却從來還沒有看見過。太陽離山，大約不過盈尺的光景，點點的遙山，淡得比春初的嫩草，還要虛無縹渺。監獄裏的一架高亭，突出在許多有諧調的樹林的枝幹高頭。蘆根的淺水，滿浮着蘆花的絨穗，也不像毯絨，也不像銀河。蘆萍開處，忽映出一道細狹而金赤的陽光，高衝牛斗。同是在這返光裏飛墮的幾簇蘆絨，半邊是紅，半邊是白。我向西呆看了幾分鐘，又回頭向東北三面環眺了幾分鐘，

忽而把什麽都忘掉了，連我自家的身體都忘掉了。

上前走了幾步，在灰闇中我看見G君的兩手，正在忙動。我叫了一聲，G君頭也不朝轉來，很急促的對我說：

"你來，你來，來看我的傑作！"

我走近前去一看，他畫架上，懸在那裏，正在上色的，並不是夕陽，也不是蘆花，畫的中間，向右斜曲的，却是一條顏色很沈滯的大道。道旁是一處陰森的墓地，墓地的背後，有許多灰黑凋殘的古木，橫叉在空間。枯木林中，半彎下弦的殘月，剛昇起來，冰冷的月光，模糊隱約的照出了一隻停在墓地樹枝上的貓頭鷹的半身。顏色雖則還沒有上全，然而一道逼人的冷氣，從這幅未完的畫面直向觀者的臉上噴來。我簇緊了眉峯，對這畫面靜看了幾分鐘，抬起頭來正想說話的時候，忽得太陽已經完全下山了，四面的薄暮的光景也比一刻前促迫了。尤其是使我驚恐的，是我抬起頭來的時候，在我們的西北的墓地裏，

也有一個很淡很淡的黑影，動了一動。我默默的停了一會，驚心定後，再朝轉頭來看東邊天上的時候，却見了一痕初五六的新月，懸掛在空中。又停了一會，把驚恐之心，按捺了下去，我纔慢慢的對G君說：

"這張小畫，的確是你的傑作，未完的傑作。太晚了，快快起來，我們走罷！我覺得冷得很。"我話沒有講完，又對他那張畫看了一眼，打了一個冷痙，忽而覺得毛髮都竦竪了起來，同時自昨天來在我胸中盤踞着的那種莫名其妙的憂鬱，又籠罩上我的心來了。

G君含了滿足的微笑，儘在那裏閉了一隻眼睛——這是他的脾氣——細看他那未完的傑作。我催了他好幾次，他纔起來收拾畫具。我們二人慢慢的走回家來的時候，他也好像倦了，不願意講話，我也為那種憂鬱所侵襲，不想開口。兩人默默的走到燈火熒熒的民房很多的地方，G君方開口問說：

"這一張畫的題目，我想叫他'殘秋的日暮'，

你說好不好?"

"畫上的表現,豈不是半夜的景象麽? 何以叫日暮呢?"

他聽了我這句話,又含了神秘的微笑說:

"這就是今天早晨我和你談的神秘的靈感啊!我畫的畫,老喜歡依畫畫時候的情感節季來命題,畫面和畫題合不合,我是不管的."

"那麽,'殘秋的日暮'也覺得太衰颯了。况且現在已經入了十月,十月小陽春,那裏是什麼殘秋呢?"

"那麽我這張畫就叫作'小春'吧!"

這時候我們已經走進了一條熱鬧的橫街,兩人各雇着洋車,分手回來的時候,上弦的新月,也已起來得很高了。我一個人搖來搖去的被拉回家來,路上經過了許多無人來往的烏黑的僻巷。僻巷的空地道上,縱橫倒在那裏的,只是些房屋和電桿的黑影。從燈火輝煌的大街,忽而轉入這樣僻靜的地方的時候,誰也會發生一種奇怪的感覺出來。我在這初月微明的天蓋下,看看四

顏，也忽而好像是遇見了什麼似的，心裏的那一種莫名其妙的憂鬱，更深起來了。

(一九二四)十三年舊曆十月初七日

薄　奠

（上）

一天晴朗的春天的午後，我因為天氣太好，坐在家裏，覺得悶不過，吃過了較遲的午飯，帶了幾個零用錢，就跑出外面去逛去。北京的晴空，顏色的確與南方的蒼穹不同。在南方無論如何晴快的日子，天上總有一縷薄薄的纖雲飛着，並且天空的藍色，總帶着一道很淡很淡的白味，北京的晴空卻不是如此，天色一碧到底，你站在地上對天注視一會，身上好像能生出兩翼翅膀

來，就要一搨一擺的飛上空中去的樣子。這可是單指不起風的時候而講，若一起風，則人在天空下眼睛都睜不開，更說不到晴空的顏色如何了。那一天的午後，空氣非常澄靜，天色眞青得可憐，我在街上夾在那些快樂的北京人士中間，披了一身和暖的陽光，不知不覺，竟走到了前門外最熱鬧的一條街上。踏進了一家賣燈籠的店裏，買了幾張奇妙的小畫，重新回上大街緩步的時候，我忽而聽出了一陣中國戲園特有的那種原始的鑼鼓聲音來。我的兩隻脚就受了這聲音的牽引，自然而然的踏了進去。聽戲聽到了第三齣，外面忽而起了烏烏的大風，戲園的屋頂也有些兒搖動。戲散之後，推來讓去的走出戲園，撲面就來了一陣風沙。我眼睛閉了一忽，走上大街來雇車，車夫都要我七角六角大洋，不肯按照規矩折價。那時候天踐則還沒有黑，但因爲風沙飛滿在空中，所以沈沈的大地上，已經現出了黃昏前的急景。店家的電燈，也都已上火，大街上汽車馬車洋車擠塞在一處。一種車鈴聲叫喚聲，弄不知從

何處來的許多雜音，做在那裏奏錯亂的交響樂。大約是因爲夜宴的時刻逼近，車上的男子，定是去赴宴會，奇裝的女子，想來是去陪席的。

一則因爲大風，二則因爲正是一天中間北京人士最繁忙的時刻，所以我雇車竟雇不着；一直的走到了前門大街。爲了上舉的兩種原因，洋車夫強索昂價，原是常有的事情，我因零用錢化完，袋裏只有四五十枚銅子，不能應他們的要求 所以就下了決心，想一直走到西單牌樓再雇車回家。走下了正陽橋邊的步道，被一輛南行的汽車噴滿了一身灰土，我的決心，又動搖起來，答舍糊糊的向道旁停着的一輛洋車問了一句，"喂！四十枚拉巡捕廳兒胡同拉不拉？"洋車夫竟恭恭敬敬的向我點了點頭說：

"坐上罷！先生！"

坐上了車，被他向北的拉去，那麼大的風沙，竟打不上我的臉來，我知道那時候起的是南風了。我不坐洋車則已，若坐洋車的時候，總要和洋車夫談閒話，想以我的言語來緩和他的勞

獨之苦，因爲平時我們走路，若有一個朋友，和我們閒談着走，覺得不費力些。我從自己的這種經驗着想，老是在實行淺薄的社會主義，一邊高踞在車上，一邊向前面和牛馬一樣在奔走的我的同胞攀談些無頭無尾的話。這一天，我本來不想開口，但看看他的彎曲的背脊，聽聽他嘿嘿的急喘，終覺得心裏難受，所以輕輕的對他說：

"我倒不忙，你慢慢的走吧，你是那兒的車？"

"我是巡捕廳胡同西口的車。"

"你在那兒住家吓？"

"就在那南順城街的北口，巡捕廳胡同的拐角兒上。"

"老天爺不知怎麽的，每天刮這麽大的風。"

"是啊！我們拉車的也苦，你們坐車的老爺們也不快活，這樣的大風天氣，眞眞是招怪吓！"

這樣的一路講，一路被他拉到我寄住的寓舍門口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下車之後我數銅

子給他，他却和我說起客氣話來，他一邊拿出了一條黑黝黝的手巾來擦頭上身上的汗，一邊笑着說：

"您帶着吧，我們是街坊，還拿錢麼？"

被他這樣的一說，我倒覺得難爲情了，所以雖祇應該給他四十枚銅子的，而到這時候却不得不把盡我所有的四十八枚銅子都給了他。他道了謝，拉着空車在灰黑的道上向西邊他的家裏走去，我呆呆的目送了他一程，心裏却在空想他的家庭。——他走回家去，他的女人必定遠遠的聞聲就跑出來接他。把車斗裏的銅子拿出，將車交還了車行，他回到自己屋裏來打一盆水洗洗手臉，吸幾口煙，他就可在洋燈下和他的妻子享受很健康的夜膳。若他有興致，大約還要喝一二個銅子白甘。喝了微醉，講些東西南北的廢話，他就以抱了，他的女人小孩，鑽進被去酣睡這種酣睡。大約是他們勞働階級的唯一的享樂。—

"啊啊！……"

空想到了此地，我的感傷病又發了。

"啊啊！可憐我兩年來沒有睡過一個整整的全夜！這倒還可以說是因病所致，但是我的遠隔在三千里外的女人小孩，又爲了什麽，不能和我在一塊享樂吃苦呢？難道我們是應該永遠隔離的麽？難道這也是病麽？……總之是我不好，是我沒有能力養活妻子，啊啊，你這車夫，你還向我道謝，被我憐憫的車夫，我不如你吓，我不如你！"

我在門口灰闇的空氣裏呆呆的立了一回，忽而想起了自家的身世，就不知不覺的心酸起來，紅潤的眼睛，被我所依賴的主人看見，是不大好的，因此我就復從門口走了下來，遠遠的跟那洋車走了一段。跟牠轉了灣，看那車夫進了胡同拐角上的一間破衙的矮屋，我又走上平則門大街去跑了一程，等天黑了，纔走回家來吃晚飯。

自從這一回後，我和他的洋車，竟有了緣分接連的坐了好幾次。他和我也漸漸的熟起來了。

（中）

平則門外，有一道城河。河道雖比不上朝陽門外的運河那麼寬，但春秋雨霽，綠水粼粼，也儘夠浮着錦帆，乘風南下。兩岸的垂楊古道，倒影入河水中間，也大有板渚隨堤的風味。河邊隙地，長成一片綠蕪，晚來時候，老有閒人在那裏調鷹放馬。太陽將落未落之際，站在這城河中間的渡船上，往北望去，看得出西直門的城樓，似煙似霧的，溶化成金碧的顏色，飄颺在兩岸垂楊夾着的河水高頭。春秋佳日，向晚的時候，你若一箇人上城河邊上來走走，好像是在看後期印象派的風景畫，幾乎能使你忘記是身在紅塵十丈的北京城外。西山數不盡的諸峯，又如笑如眠，帶着紫蒼的暮色，靜躺在綠蔭起伏的春野西邊，你若叫一聲，好像是這些遠山，都能慢慢的走上你身邊來的樣子。西直門外又有幾處養鵝鴨的莊園，所以每天午後，城河裏老有一對一對的白鵝在那裏游泳。夕陽最後的殘照，從楊柳陰中

透出一兩條光線來，射在這些浮動的白鵝背上時，愈能顯得這幅風景的活潑鮮靈，別饒風致。我一個人渺焉一身，寄住在人海的皇城裏，衷心鬱鬱，老感着無聊。無聊之極，不是從城的西北跑往城南，上戲園茶樓，娼寮酒館，去夾在許多快樂的同類中間，忘却我自家的存在，和他們一樣的學習醉生夢死，便獨自一個跑出平則門外，去享受這本地的風光。玉泉山的幽靜，大覺寺的深邃，並不是對我沒有魔力，不過一年有三百五十九日窮的我，斷沒有餘錢，去領略牠們的高尚的清景。五月中旬的有一天午後，我又無端感着了一種悲憤，本想上城南的快樂地方，去尋些慰安的，但袋裏連幾個車錢也沒有了，所以只好走出平則門外，去坐在楊柳陰中，盡量地呼吸呼吸西山的爽氣。我守着西天的顏色，從濃藍變成淡紫，一忽兒天的的四圍又染得深紅了，遠遠的法國教會堂的屋頂和許多綠樹梢頭，剎那間返射了一陣赤赭的殘光，一忽兒空氣就變得澄蒼靜肅，視野內招喚我注意的物體，什麼也沒有了。四周，

的物影，漸漸散亂起來，我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無意識地滴了幾滴眼淚，就慢慢的眞是非常緩慢，好像在夢裏遊行似的，走回家來。進平則門往南一拐，就是南順城街，南順城街路東的第一條胡同便是巡捕廳胡同。我走到胡同的西口，正要進胡同的時候，忽而從角上的一間破屋裏漏出了幾聲大聲來。這聲音我覺得熟得很，少微用了一點心力，回想了一想，我馬上就記起那個身材瘦長，臉色黝黑，常拉我上南城去的車夫來。我站住靜聽了一會，聽得他好像在和人拌嘴。我坐過他許多次數的車，他的脾氣是很好的，所以聽到他在和人拌嘴，心裏很覺得奇怪。看他的樣子，好像有五十多歲的光景，但他自己說今年只有四十二歲。他平常非常沈默寡言，不過你和他說話的時候，他却總來回答你一句兩句。他身材本來很高，但是不曉是因爲社會的壓迫呢，還是因爲他天生的病症，背脊却是彎着，看去好像不十分高。他臉上浮着的一種謹愼的勞働者特有的表情，我怎麼也形容不出來，他好

像是在默認他的被社會虐待的存在是應該的樣子，又好像在這沈默的忍苦中間，表示他的無限的反抗，和不斷的掙扎的樣子。總之他那一種沈默忍受的態度，使人家見了便能生出無限的感慨來。況且是和他社會的地位相去無幾，而受的虐待又比他更甚的我，平常坐他的車，和他談話的時候，總要感着一種抑鬱不平的氣，橫上心來，而這種抑鬱不平之氣，他也無處去發洩，我也無處去發洩，只好默默的悶受着，即使悶受不過，最多亦祇能向天長嘯一聲。有一天我在前門外喝醉了酒，往一家相識的人家去和衣睡了半夜，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弦月上昇的時刻了。我從韓家潭雇車雇到西單牌樓，在西單牌樓，換車的時候，又遇見了他。半夜酒醒，從灰白死寂，除了一乘兩乘汽車飛過，捲起一陣灰來，此外別無動靜的長街上，慢慢被拖回家來，這種悲哀的情調，已儘夠我消受的了，況又遇着了他，一路上聽了他許多不堪再聽的話……他說這箇年頭兒簡直教人生存不得。他說洋價漲了一個兩箇銅子，

而煤米油鹽，都要各漲一倍：他說洋車出租的東家，眞會挑剔，一根骨子彎了一點，一箇小釘不見了，就要賠許多錢。他說他一天到晚拉車，拉來的幾箇錢還不够供洋車租主的絞榨，皮帶破了，弓子彎了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說他的女人不會治家，老要白化錢。他說他的大小孩今年八歲，二小孩今年三歲了。……我默默的坐在車上，看看天上慘淡的星月，經過了幾條灰黑靜寂的狹巷，細聽着他的一條條的訴說，覺得這些苦楚，都不是他一箇人的苦楚。我眞想跳下車來，同他抱頭痛哭一場，但是我著在身上的一件竹布長衫，和盤在腦裏的一堆教育的繩距，把我的直率的情感縛住了。自從那一晚以後，我心裏存了一種怕與他相見的心思，所以和他不見了半箇多月。這一天日暮，我自平則門走回家來，聽了他在和人吵鬧的聲音，心裏就起了一種自責的心思，好像是不應該躱避開這箇可憐的朋友，至半月之久的樣子。我靜聽了一忽，纔知道他吵鬧的對手，是他的女人。一時心情觸他的悲慘的

聲音所挑動，我竟不待回思，一脚就踏進了他住的那所破屋．他的住房，只有一間小屋，小屋的一半，却被一箇大炕占據了去。在外邊天色雖還沒有十分闇黑，但在他那矮小的屋內，早巳黑影沈沈，辨不出物體來。他一手挿在腰裏，一手指着炕上縮成一堆，坐在那裏的一箇婦人，一聲兩聲的在那裏數罵．兩箇小孩，爬在炕的裏邊，我一進去時，只見他自家一箇站着的背影，他的女子和小孩，都看不出來。後來招呼了他，向他手指着的地方看去，纔看出了一箇女人，又站了一忽，我的眼睛在黑闇裏經慣了，重復看出了他的兩箇小孩。我進去叫了他一聲，問他爲什麽要這樣的動氣，他就把手一指，指着炕沿上的那女人說：

“這臭東西把我辛辛苦苦積下來的三塊多錢，一下子就化了。去買了這些細屍體的布來，……”

說着他用脚一踢，地上果然滚了一包白色的布出來。他一邊向我問了些寒暄話，一邊就簇

緊了眉頭說：

"我的心思，她們一點兒也不曉得，我要積這幾塊錢幹什麼？我不過想自家去買一輛舊車來拉，可以免掉那車行的租錢呀！天氣熱了，我們窮人，就是光着脊肋兒，也有什麼要緊？她却要去買這些白洋布來做衣服。你說可氣不可氣啊？"

我聽了心裏雖則也爲他難受，但口上只好安慰他說：

"做衣服倒也是要緊的，積幾個錢，是很容易的事情，你但須忍耐着，三四塊錢是不難再積起來的。"

我說完了話，忽而在沈沈的靜寂中，從坑沿上聽出了幾聲暗泣的聲音來。這時候我若袋裏有錢，一定要全部拿出來給他，請他息怒。但是我身邊一摸，却摸不着一個銅銀的貨幣。呆呆的站着，心裏打算了一會，我覺得終究沒有方法好想。正在着惱的時候，我裏邊小褂袋裏嘀嘀響着的一個銀表的針步聲，忽而敲動了我的耳膜。我

知道若在此時，當面把這銀表拿出來給他，他是一定不肯受的。遲疑了一會，我想出了一箇主意，乘他不注意的時候，悄悄的把表拿了出來。和他講着些慰勸他的話，一邊我走上前去了一步，順手把表擱在一張半破的桌上。隨後又和他交換了幾句言語，我就走出來了。我出到了門外，走進胡同，心裏感得的一種沈悶，比午後上城外去的時候更甚了。我只恨我自家太無能力，太沒有勇氣。我仰天看看，在深沈的天空裏，只看出了幾顆星來。

第二天的早晨，我剛起床，正在那裏刷牙的時候，聽見門外有人打門。出去一看，就看見他拉着車站在門口。他問了我一聲好，手向車斗裏一摸，就把那箇表拿出來問我說：

"先生這是你的吧！你昨晚上掉下的吧！"

我聽了臉上紅了一紅，馬上就說：

"這不是我的，我並沒有掉表。"

他連說了幾聲奇怪，把那表的來歷說了一陣，見我堅不肯認，就也沒有方法，收起了表，慢

慢的拉着空車向東走去。

(下)

夏至以後，北京接連下了半個多月的雨，我因爲一天晚上，沒有蓋被睡覺，惹了一場很重的病，直到了二禮拜前，才得起床。起床後第三天的午後，我看看久雨新霽，天氣很好，就拿了一根手杖，踏出門去。因爲這是病後第一次的出門，所以出了門就走往西邊，依舊想到我平時所愛的平則門外的河邊去閒行。走過那胡同角上的破屋的時候，我只看見門口立了一羣人，在那裏看熱鬧。屋內有人在低聲啜泣。我以爲那拉車的又在和他的女人吵鬧了，所以也就走了過去，去看熱鬧，一邊我心裏却暗暗的想着：

"今天若他們再因金錢而爭吵，我却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因爲那時候我家裏寄出來爲我作醫藥費的錢還沒有用完，皮包裏還有幾張五塊錢的鈔票紮紮着，我踏近前去一看；破屋裏並沒有拉車的

影子，只有他的女人坐在炕沿上哭，一個小一點的小孩，坐在地上他母親的脚跟前，也在陪着她哭。看了一會，我終摸不着頭腦，不曉得她爲什麼要哭。和我一塊兒站着的人，有的唧唧的在那裏嘆息，有的也拿出手巾來在擦眼淚說"可憐哪，可憐哪！"我向一個立在我旁邊的中年婦人問了一番，纔知道她的男人，前幾天在南下窪的大水裏淹死了。死了之後，她還不曉得，直到第二天的旁晚，由拉車的同伴，認出了他的相貌，纔跑回來告訴她。她和她的兩個兒子，得了此信，冒雨走上南橫街南邊的屍場去一看，大哭了一陣，她自己也跳在附近的一個水池裏，經她兒子的呼救，附近的居民，費了許多氣力，纔把她撈救上來。後來由那地方的慈善家，出了錢把她的男人埋葬完畢，且給了她三十觔窩票，八十吊銅子，送她回來。回來之後，她白天晚上，只是哭，已經哭了好幾天了。我聽了這一番消息，看了這一場光景，心裏只是難受，同一兩個月前頭，半夜從前門回來，坐在她男人的車上，聽他的訴說

時一樣　覺得這樣光景，決不是她一箇人的。我忽而想起了我的可憐的女人，又想起了我的和那在地上哭的小孩一樣大的龍兒，也覺得眼睛裏熱起來，癢起來了。我心裏正在難受，忽而從人叢裏擠來了一箇八九歲的小孩赤足袒胸的跑了進來。他小手裏拿了幾箇銅子蹈手蹈脚的對她說：

"媽，你瞧，這是人家給我的。"

看熱鬧的人，看了他那小臉上的嚴肅的表情，和他那小手的滑稽的樣子，有幾箇笑着走了，只有兩箇以手巾擦着眼淚的老婦人，還站在那裏，我看看周圍的人數少了，就也踏了進去問她說：

"你還認得我麽？"

她舉起紅腫的眼睛來，對我看了一眼，點了一點頭，仍復伏倒頭去在哀哀的哭着。我想叫她不哭，但是看看她的情形，覺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默默的站着，眼睛看見她的瘦削的雙肩一起一縮的在抽動。我這樣的靜立了三五分鐘，

門外又忽而擠了許多人擁來看我。我覺得被他們看得不耐煩了，就走出了一步對他們說：

“你們看什麼熱鬧？人家死了人在這裏哭，你們有什麼好看？”

那八歲的孩子，看我心裏發了惱，就走上門口，把一扇破門關上了，咯丹一響，屋裏忽而暗了起來。他的哭着的母親，好像也為這變化所驚動，一時止住哭聲，擡起眼來看他的孩子和離門不遠呆立着的我。我乘此機會，就勸她說：

“看養孩子要緊，你老是哭也不是道理，我若可以帮你的忙，我總沒有不為你出力的。”

她聽了這話，一邊啜泣，一邊斷斷續續的說：

“我……我……别的都不怪，我……只……只怪他何以死了那麼快。也……也不知他……他是自家沈河的呢？還是……”

她說了這一句又哭起來了。我沒有方法，就從袋裏拿出了皮包，取了一張五塊錢的鈔票遞給她說：

"這雖然不多，你拿着用吧！"

她聽了這話，又止住了哭，啜泣着對我說：

"我……我們……是不要錢用，只……只是他……他死得……死得太可憐了。……他……他活着的時候，老……老想自己買一輛車，但是……但是這心願兒終究沒有達到。……前天我我到冥衣舖去定一部紙糊的洋車，想燒給他，那一家掌櫃的要我六塊多錢，我沒有定下來。你……你老爺心好，請你請你老爺去買一輛好好的紙車來燒給他吧！"

說完她又哭了。我聽了這一段話，心裏愈覺得難受，呆呆的立了一忽，只好把剛纔的那張鈔票收起，一邊對她說：

"你別哭了吧！他是我的朋友，那紙糊的洋車，我明天一定去買了來，和你一塊去燒到他的墳前去。"

又對兩個小孩說了幾句話，我就打開門走了出來。我從來沒有辦過喪事，所以尋來尋去，

總尋不出一家冥衣舖來定那紙糊的洋車。後來直到四牌樓附近，我定了一家，付了他錢，要他趕緊爲我糊一輛車。

二天之後，那紙洋車輛好了，却巧天氣也不下雨，我早早吃了午飯，就雇了四輛洋車，同她及兩個小孩一道去上她男人的墳。車過順治門內大街的時候，因爲我前面的一乘人力車上祇載着一輛紙糊的很美麗的洋車和兩包錠子，大街上來往的紅男綠女只是凝目的在看我和我後面車上的那個眼睛哭得紅腫，衣服襤褸的中年人婦。我被衆人的目光鞭撻不過，心裏起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反抗和詛咒的毒念，只想放大了喉嚨向着那些紅男綠女和汽車中的貴人狠命的叫罵着說：

"猪狗！畜生！你們看什麼？我的朋友，這可憐的拉車者是爲你們所逼死的呀！你們還看什麼？"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四日作於北京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今天的風沙實在太大了，中午吃飯之後，我因為還要去教書，所以沒有許多工夫，和你談天。我坐在車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飛進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後四點鐘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紅圈，還沒有褪盡。恐怕同學們見了要笑說我，所以於上課堂之先，我從高窗口在日光大風裏把一雙眼睛曝晒了許多時。我今天上你那公寓裏來看了你那一副樣子，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現在我想趁着這大家已經睡寂了的幾點鐘工

夫，把我要說的話，寫一點在紙上。

平素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上我這裏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爲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於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過的朋友的厚恩起見，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這幾天來天氣變得很冷，我老想買一件外套，但終於沒有買成。猶其是使我羞惱的，因爲恰逢此刻，我和同學們所讀的書裏，正有一篇俄國郭哥兒著的嘲弄像我們一類人的小說"外套"。現在我的經濟狀態，比從前並沒有什麽寬裕，從數目上講起來，反而比從前要少——因爲現在我不能向家裏去要錢化，每月的教書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煙酒的賬，也要開銷二十多塊。我曾經立過幾次對天的深誓，想把這一筆糜費戒省下來，但愈是沒有錢的時候，愈想喝酒吸煙。向你

講這一番苦話，並不是因爲怕你要問我借錢，先事預防，我不過欲以我的身體來做一個證據，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校畢業的資格來糊口的你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引誘你到北京來的，是一個國立大學畢業的頭銜，你告訴我說：你的心裏，總想在國立大學弄到畢業，畢業以後至少生計問題總可以解決。現在學校都已考完，你一個國立大學也進不去，接濟你的資斧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搖動，無錢寄你，你去投奔你同縣而且帶有親屬的大慈善家H，H不納，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個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樣窮的我，在這時候這樣的狀態之下，你還要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大學教育'，'念書'，我眞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簡單愚直，也却是一樣的可驚可異。現在你已經是變成了中性，——个去勢的文人了，有許多事情，譬如說高尙一點的，去當土匪，卑微一點的，去拉洋車等事情，你已經是幹不了的

了，難道你還嫌不足，還要想穿幾年長袍，做幾篇白話詩，短篇小說，達到你的全去勢的目的麽？大學畢業，大學畢業以後就可以有飯吃，你這一種定理，是那一本書上翻來的？

像你這樣一箇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麪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他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麽？

現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裏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嗶嘰舊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箇禮，問他們一箇人要一箇名片來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大半，就可以積起一大堆的什麽學士，什麽博士來，你若再行一箇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裏找事情的。"他們是什麽？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吓。你能和他一樣的有錢讀書麽？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馬褂嗶嘰洋服麽？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錢，你能保得住你畢業的

時候，事情會來找你麼？

大學畢業生坐汽車，吸大煙，一擲千金的人原是有的．然而他們都是爲新上台的大老經手減價買賤的人，都是大刀鎗在後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幾個什麼長在他們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點說，他們至少也都是爬烏龜鑽狗洞的人，你要有他們那麼的後援，或他們那麼的烏龜本領，狗本領，那麼你就是大學畢業，何嘗不可以吃飯？

我說了這半天，不過想把你的求學讀書，大學畢業的迷夢打破而已。現在爲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幹幹．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看護男，門房，旅館火車菜館的伙記，因爲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是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最上的上策，於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製造炸彈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

半年不換的樓底裏的腐泥來調合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罷！我也不知道

比較上可以做得到，並且也不失爲中策的，我看還是弄幾箇旅費，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見過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來，第一天相持對哭一天，第二天因爲哭了傷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裏睡去一天，既可以休養，又可以省幾粒米下來熬稀粥。第三天以後，你和你的母親妹妹，若沒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緊緊的擠在一處，體熱互助的結果，同冬天雪夜的羣羊一樣，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凍傷，若沒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點的時候，不妨把年老的母親交付給你妹妹的身體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後去掘一點草根樹根來煮湯吃。草根樹根裏也有澱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時候，常把洪楊亂日，她老人家嘗過的這滋味說給我聽，我所以知道，現在我既沒有餘錢，可以贈你，就把這秘方相傳，作箇我們兩位窮漢，在京華塵土裏相遇的紀念吧！若說草根樹根，也被你們的督軍省長師

長議員知事掘完，你無論走往何處再也找不出一塊一截來的時候，那麽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戲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說給你的老母親小妹妹聽聽，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鐘中間，你們三箇昏亂的腦子裏，總可以大事鋪張的享樂一回。

但是我聽你說，你的故鄉連年兵燹，房屋田產都已毁盡，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來音信不通，并且現在回湖南的火車不開，就是有路費也回去不得，何况沒有路費呢？

上策不行，次上中策也不行，現在我為你實在是沒有什麽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兩箇下策來對你講吧！

第一，現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並且聽說取得極寬，上是五十歲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歲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應募之後，馬上開赴前敵，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地界，雖然不能說是為國效忠，也可以算得是為招你的那箇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裏，

好得多麼?況且萬一不開往前敵,或雖開往前敵而不打死的時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現在的這種純潔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現在想進大學讀書一樣的精神來宣傳你的理想,難保你所屬的一師一旅,不爲你所感化。這是下策的第一個。

第二,這才是眞眞的下策了!你現在不是祇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於沒有勇氣自殺麼?你的沒有能力做土匪,沒有能力拉洋車,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裏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幹的時候一定是幹得到的。這是什麼事情呢?啊啊,我眞不願意說出來——我並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說我唆使你做賊,啊呀,不願意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偸竊呀!

無論什麼人的無論什麼東西,只教你偸得着,儘管偸吧!偸到了,不被發覺,那麼就可以把這你偸自他,他搶自第三人的,在現在的社會裏稱爲贓物,在將來進步了的社會裏,當然是要分

歸你有的東西，拿到當舖——我雖然不能爲你介紹職業，但是像這樣的當舖，却可以爲你介紹幾家——裏去換錢用。萬一發覺了呢？也沒有什麼。第一你坐坐監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獄裏的飯，雖然沒有今天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裏的那麼好，但是飯錢是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麼什麼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梟首示衆的時候，那麼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是他來代你執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爲這樣的活在世上，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

我寫到這裏，覺得沒有話再可以和你說了，最後我且來告訴你一種實習的方法吧！

你若要實行上舉的第二下策，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鄉的親戚老H家裏，你可以先去試一試看。因爲他的那些堆積在那裏的富財，不過是方法手段不同罷了，實際上也是和你一樣的偷來搶來的。再若你懾于他的慈和的笑裏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試，那麼不妨上我這裏來作個破題兒試試。我晚上臥房的

門常是不關，進出很便。不過有一件缺點，就是我這裏沒有什麽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書，却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劑催眠藥，早些睡下，因爲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 還有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一點，不要因爲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二時

煙　影

（一）

每天想回去，想回去，但一則因爲咳血咳得厲害，怕一動就要發生意外；二則因爲幾箇稿費總不敷分配的原因，終於在上海的一間破落人家的前樓裏住下了的文樸，這一天午後，又無情無緒地在秋陽和暖，灰土低翔的康腦脫路上試他的孤獨的漫步。

以節季而論，這時候晚秋早已過去，閏年的十月，若在北方，早該是冰凍天寒，朔風狂雪在

橫施暴力的時候，而這江南一角，依舊是秋光澄莉，日暖風和，就是道旁的兩排阿葛西亞，樹葉也還沒有脫盡，四面空地裏的雜草，也不過顏色有點枯黃，別緻的人家的籬落，還有幾處青色，在那裏迎送斜陽哩！

然而時間的痕跡，終於看得出來，道路兩旁的別墅前頭的白楊綠竹；漸離塵市，漸漸增加起來的隙地上的衰草斜陽；和路上來往的幾個行人身上的服飾，無一點不在表現殘秋的凋落。文樸慢慢地向西走去，轉了幾個灣，看看兩旁新築的別莊式的洋房漸漸稀少起來了，就想回轉腳步，尋出原來的路來，走回家去。

回頭轉來，從一條很窄狹的兩邊有一丈來高的竹籬夾住的小路穿過，又走上一條斜通東西的大道上的時候，前面遠遠的忽而飛來了一乘蛋白色的新式小汽車。文樸拿出手帕來掩住口鼻，把身子打側，穩穩的站在路旁，想讓汽車過去，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那乘汽車，突然的在離他五六尺路的地方停住了。同時從車座上

"噢，老文，你在這裏幹什麼?"的叫了一聲，文樸平時走路——尤其是在田野裏散步——的時候，總和夢遊病者一樣，眼睛凝視着前面的空處，注意力全部內向，被吸收在漫無聯絡的空想中間；視野裏非有印象特別深刻的對象，譬如很美麗的自然風景，極雅緻的建築或十分妖艷的異性之類，斷不能喚醒他的幻夢，所以這一回忽而聽到了汽車裏的呼聲，文樸倒喫了一驚，把他半日來的一條思索的線路打斷了。

"噢!你也在上海麼?幾時出京的?"

文樸的清瘦的面上同時現出了驚異和欣喜的神情，含了一臉枯寂的微笑，急遽地問了一聲；馬上搶上前去，伸出手來捏他朋友的一隻套着皮手套的右手。

"你怎麼也到上海來了呢? 聽說你在××，幾時到這裏的?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文樸被他朋友一問，問得臉上有點紅熱起來。因爲他這一次在××大學教書，係受了兩三箇被人收買了的學生的攻擊，同逃也似的跑到

上海來的。到上海之後，他本來想馬上回北京去，但事不湊巧，年年不息的內戰，又在津浦沿線勃發了。姦淫擄掠，放火殺人，那些匪不像匪，兵不像兵的東西，惡毒性成，不肯放一箇老百姓，平安地行旅過路。平日裏講話不謹慎的文樸，若冒了烽鏑，往北進行，這時候不免爲亂兵所殺。本來生死的問題，由文樸眼裏看來，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一樣的死，他却希望死在一箇美人的懷裏，或者也應該於月白風清的中夜，死在波光容與的海上。被這些比禽獸還不如的中國軍人來砍殺，他以爲還不如被一條毒蛇來咬死的時候，更光榮些。因此被他的在上海的幾位窮朋友一勸，他也就貓貓虎虎的住下了。現在受了他半年餘不見的老友這一問，提醒了他目下的進退兩難的境況，且使他回想起了一箇月前頭，幾箇兇惡的學生趕他的情形，他心裏又覺得害羞，又覺得難過，所以只是默默的笑着，不回答一句話。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脾氣，所以也不等他的回話，就匆促地繼續問他說；

"你近來身體怎麼樣？怎麼半年多一點不見，竟瘦得這一個樣兒？我看你的背脊也有點駝了。噢，老文，兩三年前的你的豪酒的元氣，上那裏去了？"

文樸聽了他老友的這一番責備不像責備，慰問不像慰問的說話，心裏愈是難過，喉舌愈覺得乾硬了。舉起了一雙潮潤的眼睛，呆看着他朋友的很壯健的臉色，他只好仍舊維持着他那一臉悲涼的微笑，默默地不作一聲。他的朋友，把車門開了，讓他進去同坐，他只是搖搖頭，不肯進去。到後來，他的朋友沒有方法，就只好把車擱在道旁，跳下來和他走了一段，作了些懷舊之談，漸漸地引他談到他現在的經濟狀況上去。文樸起初還不肯說，經他朋友屢次三番的盤詰，他總把"現在一時橫豎不能北上，但很想乘此機會回浙江的故里去休養休養；可是他的經濟狀況，又不許可"的話說了。他的朋友還沒有把這一段話聽完之先，就很不經意地從褲子袋裏摸出了一個香煙盒子來獻給他看：

"你看這盒子怎麽樣?"

一邊說着，一邊他就開了盒子，拿了一枝香煙出來。隨即把子盒蓋上，遞給文樸之後，他又從另外的褲脚袋裏摸出一個石油火盒來點火吸煙。文樸看了這銀質鑲金的煙盒，心裏倒也很覺得可愛，但從吐血的那一天起，因爲怕咳，不十分吸煙，所以空空把玩了一回，並不開起蓋子拿煙來吸，又把這盒子交還了他的朋友。他朋友對他笑了一笑，向天噴了一口靑煙，輕輕地對他說：

"這煙盒你該認得吧？是密斯李送我的。現在她已經嫁了，我留在這裏，倒反加添我的煩惱，請你爲我保留幾天，等下次見面的時候，你再還我。"

文樸手裏拿了煙盒，和他朋友一邊談話，一邊走向汽車停着的地方去。他的朋友因爲午後有一位外國小姐招他去吃茶，所以於這時候一個人坐汽車出來的。外國小姐的住宅，去此地也不遠了。到了汽車旁邊，他朋友又強要文樸和他一塊兒去，文樸執意不肯，他的朋友也就上車向

前開了。開了兩步他朋友又止住了車，回頭來叫文樸說：

"煙盒的夾層裏，還有幾張票子在那裏，請你先用——"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汽車却突突的飛奔了過去。文樸呆呆的向西站住了脚，只見夕陽影裏起了一層透明灰白的飛塵，汽車的響聲漸漸地幽下去，汽車的影子也漸漸地小下去了。

（二）

文樸的朋友，本來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畢業生，回國以後，就在北京××銀行當會計主任。朋友的父親，也是民國以來，許多總長中間的一個。在北京的時候，文樸常和他上胡同裏去玩，因此二人的交情，一時也很親密。不過文樸自出京上××城以來，半年多和他還沒有通過一封信。這一次忽漫相逢，在夕陽晚晚的途中，又在人事常遷的海上，照理文樸應該是十分的喜悅，至少也應該和他在這十里洋場裏大喝大鬧

的玩幾天的，但是既貧且病的文樸，目下實在沒有這樣的興致了。

文樸慢慢地走近寓所的時候，短促的冬日，已將墜下山去了，西邊的天上，散滿了紅霞。他寓所附近的街巷裏，也滿擠着了些從學校裏回來的小孩和許多從××書局裏散出來的貧智識的工人。天空中起了寒風，從他的脚下，吹起了些泊拉丹奴斯的敗葉和幾陣灰土來，文樸的心裏，不知不覺的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就在街上的寒風裏站住了。過了一會，看見對面油酒店裏上了電燈，他也就輕輕的摸上他租在那裏的那間前樓來，想倒在牀上，安息一下，可是四面散放在那裏的許多破舊的書籍，和遠處不知何處飛來的一陣嘈雜的市聲，使他不住地回憶到少年時候的他故里的景像上去。把懷中的錶表拿出來一看，去六點鐘倘有三刻多鐘，又於無意之中，把他朋友留給他的紙盒打開來看時，夾層裏，果然有五十餘元的紙幣插在裏頭。他的平穩的腦裏忽而波動起來了。不待第二次的思索，他

就從床上站了起來，換了幾件衣服，匆促下樓，
雇車跑上滬寧火車站去趕乘杭州夜快車去。

(三)

在刻版的時間裏夜快車到了杭州，又照刻版的樣子下了客店，第二天的旁午，文樸的清影，便在倒溯錢塘江而上的小汽船上逍遙了。

富春江的山水，實在是天下無雙的妙景。要是中國人能夠稍爲有點氣魄，不是年年爭鬭互殺，那麼恐怕瑞士一國的買賣，要被這杭州一帶的居民奪盡。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風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幾十里，逆流而上的錢塘江富春江上的風光，纔是天下的絕景哩！嚴子陵的所以不出來做官的原因，一半雖因爲他的夫人比陰麗華還要美些，然而一大半也許因爲這富春江的山水，使他看不起富貴神仙的緣故。

一江秋水，依舊是澄藍澈底。兩岸的秋山，依舊在嫋娜迎人。蒼江幾曲，就有幾簇蘆叢，幾灣村落，在那裏點綴。你坐在輪船艙裏，只須抬

一抬頭，兩面就有江岸烏桕樹的紅葉和去天不遠的青山向你招呼。

到上海之後，吐血吐了一箇多月，豪氣消磨殆盡，連伸一箇懶腰都怕背脊骨脫損的文樸，忽而身入了這箇比圖畫還優美的境地，也覺得胸前有點生氣回復轉來了。

他斜靠着欄杆，舉頭看看靜肅的長空，又放眼看看四面山上的濃淡的摺痕，更向清清的江水裏吐了幾口帶血的濃痰，就覺得當年初從外國回來的時候的興致，又勃然發作了。但是這一種童心的來復，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到了船將要近他的故里的時候，他的心境，又忽而灰頹了起來。他想起了幾百年來的傳習緊圍着的他的家庭，想起了年老好管閑事的他的母親，想起了鄉親的種種麻煩的糾葛，就不覺打了幾個寒噤，把頭接連向左右搖了好幾次。

小汽船停了幾處，江上的風景，也換了幾回，他的在遠地的時候，總日夜在想念，而身體一到，就要使他生出恐怖和厭惡出來的故鄉，近

在目前了。汽笛叫了一聲，轉過山嘴，就看得見許多縱橫錯落緊疊着的黑瓦白牆的房屋，沿江岸圍聚在那裏。計算起來，這城裏大約也有三四千家人家的光景。沿江岸一帶，樣子和二三十年前一樣，無論那一塊石頭，那一間小屋，文樸都還認得。雖則是正午已過，然而這小縣城裏，彷彿也有幾家遲起的人家，有幾處午飯的炊烟，還在晴空裏繚繞。

文樸臉上，仍復是含了悲涼的微笑，在慢慢的跟着了下船的許多人，走上碼頭，走回家去。文樸的家，本來就離船碼頭不遠，他走到了家，從後門開了進去，只有他的一位被舊式婚姻所害，和他的哥哥永不同居的嫂嫂，坐在廚房前的偏旁起坐室裏做針線。

"啊！三叔，你回來了麼？"

她見了文樸，就這樣帶着驚喜的叫了起來，文樸對她只是笑笑，略點了一點頭，輕咳了幾聲，他我開始問嫂嫂說："我娘呢？"

"上新屋去監工去了。"她一邊答應，一邊就

站起來往廚下去燒茶和點心去。文樸坐着的這間起坐室，本來就在廚房前頭，只隔了一道有門的薄板壁，所以他嫂嫂雖在起火燒茶，同時也可和文樸接談。文樸從他嫂嫂的口中，得聽了許多家裏的新造房屋等近事，一邊也將他自己這幾個月的生活，和病狀慢慢的報告了出來。

"北京的三嬸，好麼？"

這係指去年剛搬出去住在北京的文樸的女人說的，她們妯娌兩個，從去年不見以後，相隔也差不多有一年了。文樸聽了他嫂嫂的這一問，忽而驚震了一下。因爲他自從××大學被逐，逃到上海之後，足有兩個多月，還沒有接到他女人的一封信過。他想到了在北京的一家的開銷，和許久沒有餞匯回去的事情，面上竟現出了一層慘澹的表情來。幸而他嫂嫂在廚下，看不出他的面色，所以停了一會，他纔把國內戰爭劇烈，信息不通的事情說了。

半天的興奮，使文樸於喝了幾口茶，吃了一點點心之後，感到了疲倦，就想上樓去睡去。那

樓房本來是他和他女人還住在家裏的時候的臥室。結婚也在這一間房裏結的。他成年的飄流在外頭，他的女人活守着空閨，白天侍候他的母親，晚上一個人在燈下抱了小孩洒淚的痕跡，在灰黑的牆壁上，拼敗的器具上，和龐大的木牀上，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文樸看看這些舊日經他女人用過的器具，和壁上還掛在那裏的一張她的照相，心裏就突然的酸了起來。他癡坐在牀沿上，儘在呆看着前面的玻璃窗外的午後的陽光，把睡魔也驅走了。他覺得和他那可憐的女人是永也不能再見，而這一間空房，彷彿是她死後還沒有人進來過的樣子。一層冷寞的情懷和一種沈悶的雰圍氣，重重的壓上他的心來了。

(四)

文樸在那間臥房裏呆呆的坐在那裏出神，不曉得經了好久，他纔聽見樓下彷彿是他母親回來的樣子，嫂嫂在告訴她說：

"三叔回來了，睡在樓上。"

文樸聽了，倒把心定了一定，嘆了一口氣，就從他的淒切的回憶世界裏醒了過來。上面裝着了他特有的那種悲涼的笑容，他就向樓下叫了一聲"娘！"這時候他纔知道冬天的一日已經向晚，房內有點黝黑起來了。

走下了樓，洗了手臉，還沒有坐下，他母親就問他這一回有沒有錢帶回來。他聽了又笑了一笑對她說：

"錢倒是有的，可是還存在銀行裏。"

"那麼可以去取的呀！"

"這錢麼，只有人家好取，而我自家是取不動的，哈哈……"

文樸強裝的笑了半面，看看他母親的神氣不對，就沉默了下去。

晚飯的時候，文樸和他的母親，在洋燈下對酌。他替母親斟上了幾杯酒之後，她的脾氣又發了。

"樸吓樸，你自家想想看，我年紀也老了……你在外邊掙錢掙得很多，我那裏看見你

有一箇錢拿回來過？……你自己也要做父母的，倘使你培植了一箇兒女，到了掙錢的時候把你丟開，你心裏好過不好過？……你爸爸死的時候……你還只是軟頭貓那麽的一隻！……你這一種情節這一種情節大約大約總不在那裏回想想看的吧！……”

文樸還只是含了微笑，一聲也不響，低了頭，拚命的在喝酒，一邊看見他母親的酒杯乾了，他就替她斟上。她一邊喝，一邊講的話更加多起來了：

“樸吓樸，我還有幾年好活？人有幾箇六十歲？……你……你有對你老婆的百分之一的心對待我，怕老天爺還要保佑你多掙幾箇錢哩！……”

文樸這時候酒也已經有點醉了，臉上的笑容，漸漸的收斂了起來，臉色也有點青起來了。他額上的一條青筋漲了出來，兩邊額上連着太陽窩的幾條筋，儘在那裏抽動。他母親還在繼續她的數說：

"僕吓僕，你的兒子，可以不必要他去讀書的，……我在痛你吓，我怕你將來把兒子培植大了之後，也和我一樣的吃苦吓！……你的女人……"

文樸聽見她提起了他的女人來，心裏也無端的起了一種悲感，彷彿在和他對酌的，並不是他的母親，她所數說的，也並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只覺得面前有一個人在那裏說，世上有怎樣怎樣的一個男人和怎樣怎樣的一個女人，在那裏受怎樣怎樣的生離之苦。將這一對男女受苦的情形，確鑿的在心眼上刻畫了一回，他忽而嘩的一聲哭了出來。被自家的哭聲驚醒了醉夢，他便舉目看了他母親一眼。從珠簾似的眼淚裏看過去，他只見了許多從淚珠裏反映出來的燈火，和一張小小的，縐紋很多的母親的歪了的臉。他覺得他的老母，好像也受了酒的薰蒸，在那裏哭泣。從坐位裏站了起來，輕輕走上他母親的身邊，他把一隻手按在她的肩上，一隻手拍着她的背，含了淚聲，斷續地勸慰她說：

“娘！好啦，……好啦，飯……飯冷了，……您吃飯，……您……您吃飯吧！……”

這時候他們屋外的狹巷裏，正有一箇更夫走過，在梆柝聲裏，文樸聽見銅鑼鏜鏜的敲了兩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一個人在途上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個。頻年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回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麽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轉來的時候，自家就想起了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者的夢想"的頭上的幾句話：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

隣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

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然而當年的感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箇兒子，而我自己哩，連一箇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都還抓不住！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為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迭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凶疾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箇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歷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是跳得忙亂，從蒼茫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為在大衆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那裏有

說一句話的餘裕?

受苦的時間,的確脫煞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那敢提一句話?可憐這兩箇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黑的黝暗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湊集在一條線上,這路的交叉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箇紅字。

妻兒因爲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住北京當時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教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間渺小的住宅。夫妻兩箇,日日和龍兒伴樂,閑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陰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閑適。

秋風吹葉落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爲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住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

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裏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剎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天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爲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便祗說要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幾聲。啊啊，這幾聲的呼喚，是我在這世上聽到的他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逃往上海。接續便染了病，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纔返北京。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個填債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這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我

的女人，也和我分擔着十字架的重負，祇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體，早已在妙光閣的廣誼園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歷端午節的午時絕命的時候止，中間經過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裏，却乖順得非常。叫他吃藥，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候，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爲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的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的？"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那兒會死的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說，他的談吐，絕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

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乘馬車，馬車裏坐着一個帶灰白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丟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叫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爲我去年離京時所帶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前，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死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說："爸爸怎麼不家來吓？爸爸怎麼不家來吓？"他娘說慰了半天，他還儘是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個人在外面流蕩，致使他那小小的靈心，常有望遠思親之痛。

去年六月，搬住什刹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爲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也是因爲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能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要這樣的早死，我就是典當強劫，也應該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的無邪的慾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他不起，實在是我太無容人

之益了。

我女人說，猶死的前五天，在病院裏，叫了幾夜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響了，停一會兒，就又再叫起來．到了舊歷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氣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肯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眼角上，就迸流下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龍！你若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你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的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的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他聽了這一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歷端午節的午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終於斷氣了。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

我于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剎海的寓宅，打門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抬頭一看，纔見了一張告示郵差送信的白紙條。

自從龍兒生病以後連日連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那裏經得起最後的這一箇打擊？自己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的淚眼，又那裏能够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爲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剎海的住宅去住牠一兩箇月。

搬回去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媽送他的，因爲他自家燒破了一箇窟窿，他還哭過好幾次來的。

其次，便是上房裏磚上的幾堆燒紙錢的痕跡！當他下殮時燒的。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顆棗樹，去年採取葡萄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我摘取一顆，丟入了他的大褂斗

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顆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候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人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墜棗之聲。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舖裏買了許多冥府的鈔票，預備去燒送給他。直到到了妙光閣的廣誼園墳地門前，她方從嗚咽裏清醒過來，說："這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車轉來，到琉璃廠去買了些有孔的紙錢。她在墳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票燒化的時候，却叫着說：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了的時候再用。要買什麼，你先拿這一堆錢去用吧！"

這一天在他的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纔回家來。臨走的時候，他娘還哭叫着說：

"龍！龍！你一箇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麽？龍！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罷！你怎麽不想回來了呢？你怎麽夢也不來托一箇呢？"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中旬，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想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爲怕見到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卻盡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件夾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裏睡午覺，她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着襪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裏，并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面找尋什麽。找尋不着，呆立了一會，她忽然放聲哭了起來，并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完之後，她纔告訴我說，在半醒半睡的中間，她聽見"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硬的說

"的確是龍回來了。"

北京的朋友親戚，爲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同去，因爲去年的六月，我們無論上那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

這一回南方來催我就道的信，過於懈促，出發之前，我覺得還有一件大事情沒有做了。

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爲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個星期。出發之前，又因了種種瑣事，不能抽出空來，再上龍兒的墓地裏去探望一回。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上車的時候，我心裏儘是酸一陣痛一陣的在想念這一件恨事。有好幾次想和她說出來，教她于兩三日後再往妙光閣去探望一趟，但見了她的憔悴盡的顏色，和苦忍住的悽楚，又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個人，只是孤零丁的一個人。在這裏繼續此上中

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在上海旅館內